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王風箋題

丁立誠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王風箋題

吳慶坻署

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marks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序一

國風之別音訓半屬方言盲左之傳春秋時徵謠諺是以宏儒通俗羽翼羣經樂府解題本原六義又况地稱首善習尚紛華積累者殆及千齡淪夷者忽驚一日翠華巡幸未知反正何時鶴羽襪襪空憶春明有夢苟疏楮墨竟渺雲煙此丁修甫中翰王風百章所由作也夫其述舊事紀逸聞標題則璧合珠聯鑄語則瓊霏玉屑固已言皆有物旨不離宗矣而撫事淋漓借題抒寫詞兼風刺筆挾霜嚴豈曼倩談諧自饒醞藉比坡公笑罵更擅情文其沈痛處幾使人不忍卒讀又何其深切而著明也嗟乎問遺跡於開元不堪回首弔故宮之禾黍誰生厲階王風之作蓋於班賦西都庾哀南國浣花北斗之吟夢華東京之錄諸體格外別具機杼以風人之

筆寓春秋之思世有解人必當心折又豈特遊戲云乎
哉光緒庚子十月仁和程宗裕

序二

吾鄉丁修甫前輩撰王風百首辭意精妙暗寓時事蓋有感於庚子拳變而作也其題兩兩相耦中有故實而未必盡人皆知晴窗多暇發願爲之箋注輒以昔在京師所聞者筆之於篇於所不知則質之年丈吳子修提學慶坻而提學又以轉詢之楊芷姓觀察鍾義震在廷大令同年鈞者錄以見畀百首故實始得一一完具覽之者得毋有白髮宮人開天閒話之感想乎宣統辛亥七月錢塘徐珂仲可撰於長沙寓廬

題辭

音流百轉歌耶哭耶心懼百憂戮耶辱耶百喙爭鳴其
黨豈洛耶蜀耶百感交集其人爲臣耶僕耶一唱而自
爲百和其澤畔之吟長沙之慟漸離之筑耶一舉而頓
成百廢地奚止百里蹙人尙可百身贖耶蒼天蒼天此
何人哉吾其忍百回讀耶光緒庚子十月餘杭孫樹禮

王風箋題

錢塘 丁立誠 撰

錢塘 徐珂 箋

頒恩詔

朝廷有大慶如登極萬壽大婚皆有恩詔頒發各省推恩臣民典至重也其文字與頒詔禮節詳見會典通禮二書詔至各省由督撫恭錄原文印於黃紙揭之通衢謂之騰黃

午門金雞口銜詔天上宣恩光照耀遐陬僻壤看騰黃
四六駢文老腔調三旬萬壽恩汪洋普天同慶開道場
道場壇奉八卦教六龍飛出雲中翔詔書罪己下太行

遞國書

外交通例各國遣使互駐都城初次覲見駐在

國之元首必呈遞國書自是即得享有公使之權利若不幸而兩國絕交行最後之通牒即世所稱哀的美敦書者則彼此所駐公使均須下旗回國吾國海禁既開東西洋各國之公使先後至華計日本俄羅斯英吉利奧斯馬加法蘭西德意志瑞典挪威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意大利美利堅祕魯巴西墨西哥凡十八國公使呈遞國書時上御殿受之初在承光殿後改文華殿光緒壬寅德宗奉孝欽后自西安回鑾又進而改於乾清宮矣

海外通商十四國國書重譯押簽墨公使呈遞有定儀脫帽鞠躬不履闕土地實欲情義虛遞來哀的美敦書二十四點鐘期限下期升殿爭須臾被留不惜千金軀

捨佛豆

京城僧俗宣佛號者有拈豆念佛之風每一豆誦佛號一聲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謂爲結緣人家亦多效之云起於如來命目連捷也

一聲佛號一粒豆煮粥濟貧度昏晝中原可采後世緣拄腹撐腸佛保佑如何撒豆幻成兵白刃可蹈神不驚家家催備得勝餅鼓腹捨死輕其生我佛不管人世爭賜神糕

坤寧宮祭神之糕以糯米爲之祭畢頒賜內廷各大臣曰神糕克食者滿語以恩澤爲克什凡頒賜之食物出自上恩者皆謂之克什卽賜肴一桌及餅餌果品皆然非專以餅餌爲克食也

尊有胙肉親克食神糕一盤貴無極祭餘優禮養老臣
拜君之賜飽君德三晉小米連雲黃在其板屋夜未央
漢家豆粥紹光武減膳罷設餽餽房道迎簞食與壺漿
進黃魚

黃魚卽石首魚北人呼之曰黃花魚當京奉鐵
路未通時歲三四月有之其初自天津至京時
必先由崇文門稅局進御大內市中始得售賣
然亦居爲奇貨價至昂貴非富貴者不易染指
中人之家偶得一餛者烹而食之輒以詫人曰
吾今日食黃花魚也

黃花魚備上方供四月津沽飛騎送黃旗報進崇文門
買夏筵方佐春甕北門可憐池魚殃金鰲玉螭秋風涼
樂府魚枯過河泣羨煞張翰莼鱸鄉衆維魚矣年豐穰

洗白象

象皆暹羅所貢置象房於京師以居之房在宣武門內西城下象房橋側屬內務府之馴象所所爲明洪武八年所建國朝因之象以先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上每視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游齧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畢入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如常其在象房也有人有入觀者能以鼻作簫箎銅鼓聲以娛之觀者持錢畀象奴如命獻技然必俛象奴俟其所出錢已滿象奴意而後揚鼻搖首嗚嗚作聲有病時耳中出油俗謂之曰山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內洗之王文簡公士禎嘗有

洗象行同未光初僅有六七頭不二三年盡矣
白象俸食三品祿旌仗導行玉河浴都城士女飽看來
赤日炎炎正初伏日蹙百里國不支龐然自大痛莫知
西人虐謔若警覺一洗積習仁政施以齒焚身悔已遲
大教習

進士釋褐得授翰林院庶吉士卽肄業於庶常
館教授者爲起家翰苑之大學士尚書其差名
爲教習庶吉士月課以賦一詩一爲程又派翰
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分教之故俗有大教習小
教習之稱

庶常到館課程立授受始基大教習紅氈白帖相見儀
輩有前後非品級大學堂開教習來普通學藝風氣開
文經武緯中西習撥亂反正皆奇才富有貴爲何爲哉

小傳臚

科舉時代殿試後宣制唱名謂之傳臚二甲第
一名進士卽曰傳臚沿明之舊也進士之殿試
卷由讀卷大臣公閱定之以前十本進呈睿覽
所有貢士齊集聽宣惟前十名得先行引見以
其在皇帝升殿傳臚之第一日故俗謂之曰小
傳臚

傳臚鼎甲先引見春風得意金華殿天威咫尺顏不違
簪花歸第瓊林宴書名淡墨綠頭籤高遠相隔堂與廉
西國君臣略各分上下議院詢謀僉中道準酌寬與嚴
尋會館

同省同府同縣之人旅居異地集合團體建設
館舍謂之會館歲時會集藉以聯絡鄉誼其貧

病或失業不能自存者賜卹之或兼設公共墳墓殯房以待有喪者都會商埠皆有之而京師尤多省府州縣所在皆有虎坊橋湖廣會館爲獨著凡以鄉會試及覲見引見入都者皆可各就其原籍之館居焉歲推京官一人經理館事謂之值年館中僕役曰長班居之者惟出資令館役供膳而已外省人之初至京者人地生疏輒預託人覓之

遠來舍館不能定暫此宿宿而信信既來則安問主人各以其鄉認同郡東城根有高麗居參貂互市寬征輸而今自主稱與國宜改使署高門閭同歸於燼成荒墟

宿直房

直待也直宿曰直直宿之房曰直房京朝官皆

居私邸職務既畢曹部一空惟留一司官在署
值宿謂之值夜班朝房中則有大臣輪流直宿
者

九霄月傍夜入直瑣院王言渙綸緯六部滿漢左右司
掌印鈐朱主稿筆滬瀆忽傳拍賣場一紐銀印遺錦囊
標識權重十七磅典守何人各部郎佩帶鑰匙垂身旁
唱庫門

歲十二月禮部有唱庫門之典戒百官也然與
戶部之所謂唱庫門者異 戶部有銀庫額設
庫役四十人曰庫丁亦曰庫兵三年而易以旗
人充之每屆點充時滿尚書及其左右皆有規
費輒六七千金費既納滿尚書乃高坐堂皇唱
名而點之庫丁跪謝而出開庫之日爲堂期月

九次合加班之堂期計之凡十餘次每一丁月可三四次當值出入累千萬無不有所竊三年役滿除行賄及保鏢費外尚餘三四萬金堂期入庫四時均赤身面公案魚貫而入取官製衣褲著之運銀疲乏可出而小憩其復入也仍裸而至公案前張兩臂露兩脅胯亦微彎更開口作聲以示全體無夾帶也然所藏之銀在肛門中人不及察且出入時必有一人搜其身而高唱曰無弊俗謂之曰唱庫門

禮部大樂庫門唱臘月演習不敢曠詞旨諄然戒百官協律分班繞仙仗教堂依舊七日開贊美天主聲如雷一唱百和趨若鶩毀禮滅樂殊可哀高歌一曲黃金臺撥街水

京師塵土極細色微赭故有軟紅之稱晚近創辦警政倣上海灑水車之法就各區域分派巡役昇桶儲水以器潑之日必二次無處不徧然用力勞費不若馬駕水車之利便也若光緒庚子以前惟東西城大街之各官廳旁設置水桶由看街兵以長杓取水灑之於路而已

六街塵捲大風起街卒長飄撥溝水職司灑道同雨師衣上防沾莫停趾西人駕車馬如龍滿注鐵匱吸皮筒後轅千孔水噴瀑隨車雨施非從風拙者勞苦巧者工

走天橋

天橋在京師正陽門南里許地宏敞趁墟之賈遐邇畢至承平時京師士大夫多有天橋酒樓之作至於晚近則歲遇春秋佳日及仲夏之遊

南頂者輒經此謂之走天橋婦女於元夕乘月
走天橋以爲宜男之兆則沿明代舊俗也

正陽門外天橋坦棋盤街頭月華滿人來午後倒趕城
王道平平歸緩緩無情流水桑乾河秋風荆棘生銅駝
御路猶存遠人過灞岸時聞折柳歌朝雨輕塵離別何

上海淀

海淀在京城西北卽暢春園頤和三園所在
之處亦稱海甸咸豐以前每歲之夏上喜園居
大小各官之入直者輒以晨往都人謂往某處
曰上某處故曰上海淀光緒朝孝欽后駐蹕頤
和園時亦如之

水聚爲海淺爲淀玉泉百折回復漩離宮高起萬壽山
春人遠眺酣春醺鯨魚跋浪海上來兵氣捲盡金銀臺

金鰲負山鎮西嶽劫灰洗出昆明開曲江春望如蓬萊

游廠甸

京師正陽門南有琉璃廠元代爲海王村以其地有琉璃窯故名自明以來卽爲書肆薈萃之處而所謂廠甸者則在琉璃廠中間路北歲以正月初一日至十六日游人紛集舉國若狂謂之進廠甸進游也市集於初五日開始百貨駢集士夫之嗜古董者婦女之愛珠翠者皆於是求之

官窰監督放衙晏土高積山廣成甸上元佳節看燈來
歸去游人拾遺鈿妖彗一掃災文昌琉璃易碎境悲涼
孫公園子幾焦土將作西夷跑馬場麻姑彈指成滄桑

下戲園

劇場曰戲園京師之戲劇甲於全國知音者而故不徒以行頭爲尚而專重音律不曰觀戲多曰聽戲職是故也戲園之著名者以十數聽戲者入園曰下而不曰上此所以有下戲園二字之稱也

登場袍笏演雜劇曰涉名園不速客劉家科白梅家歌翻然而下奪芳席朝局兒戲混賢奸城北徐公未息肩從古下臺真不易空中大笑翦頭仙場上誰爭一著先

趕廟會

廟會者陳百貨於廟以待顧客歲有定期歷年不改北方通行之俗也京師尤盛謂之曰趕廟會以趨之若鶩狀其趕趁也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迤西大街曰東廟其期爲每月之九十護國

寺在四牌樓迤北曰西廟其期爲每月之七八
土地廟在宣武門外下斜街其期爲每月之三
東嶽廟在齊化門外大街路北其期爲每月初
一日十五日又三月初一日至二十八日黃寺
在德勝門外大關迤東路北黑寺在德勝門外
大關迤西路北其期均爲每年正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五日廠甸在正陽門外琉璃廠中間路
北曹老公觀在西直門內路北其期均爲每年
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
城隍廟街其期爲五月初一日至初六日西頂
在海淀藍甸廠東頭其期爲四月初一日至十
五日南頂在永定門外義學之南其期爲五月
初一日至十五日中頂在右安門草橋其期爲

六月初一日北頂在德勝門內路東其期爲五月初一日至初六日

旬日一輪四廟會以有易無趨牙僧五都物聚取諸宮隆福城中市稱最神拳忽會如有神奉神以廟藏其身奈何朝市兩不保不義不和真無因如來微笑金剛嗔登窰臺

窰臺在京師宣武門外陶然亭榆樹林之東高三丈餘蘆葦青葱一望無際其地曰南下窪而在右安門內者其初亦窰址後則爲土阜耳建寺於上有僧居焉內城男女以其地高敞喜登之今久廢

壘土成臺高百級訪古人登古磚拾黑窰廠在南下窪喚作瑤臺美名襲登高南望陣雲屯格林礮擊門頭村

蓮臺清淨擾魔劫西山八寺今幾存翦紙宜招月下魂

買黑市

京師宣武門外迤南大街有小市每日晨雞初唱時地攤林立人以其不燃燈燭憑暗中摸索也故又名之曰黑市購者可隨意還價其物真者少贗者多優者少劣者多雖云貿易實作偽耳貪小利者輒趨就之稍不措意卽得贗者劣者然亦有以數百錢而得美裘以數十金而得惡衣者蓋皆穿窬之輩夜盜夜售賣者買者均未詳審其物也若乾嘉間之黑市則在德勝門外崇文門外二處

三更黑市到天曉紙燈熒熒人擾擾遍地布席百物陳告爾買者莫貪小漁翁利得鷸蚌爭殺人越貨白日行

更思夜識金銀氣無底欲壑殊難盈飲羊殺雞猶太平
開臭溝

京師街市溝渠以管理溝渠河道大臣總轄之
而俗稱街道廳之巡御史實董其事歲一濬之
謂之曰開臭溝例在二三月至四月而畢開時
惡臭觸鼻行人卻避經其旁者偶不慎卽有覆
車折足之禍時人爲之語曰臭溝開舉子來會
墨出臭溝塞則指會試之年而言也

九逵溝洫經界正溝水鬱蒸民疫病歲歲三月處處開
街道廳來布時令都城不守我何尤殺人如麻血水流
弱者爲燐毅爲厲曉月悲嘯哀蘆溝賢愚千古貉一邱
派糧差

坐糧廳爲戶部倉場衙門特派之差例必一滿

一漢以各部司員充之內閣中書間亦預派駐
通州掌驗收漕糧轉石壩土壩水陸之運司通
濟庫之出納凡北河之淺滯率其屬而挑濬之
京通神倉一十七滿漢坐糧派差出倉胥如鼠慣竊糧
侍郎侍御治無術江浙白糧海運來紫竹林外高山堆
西人戰守作土塹礮火猛烈堅難摧運糧使者南船回
集水會

京師內外城皆有水會以救火也備救火諸器
商店各出一二人以兵馬司指揮主之有火警
則馳往撲救卽南方之所謂水龍會也

高義水會某某集鉦鼓鈴掣救災急一星火發炎崑岡
遍地土焦遍地濕忽驚卦象值離宮大柵闌前返照紅
水會駕龍袖手立藥房保險捲融風如何十里天街空

貼報紙

北人祀狐惟謹或且建專祠以奉之有疾病則致禱適然一而愈輒以黃紙書某大仙真靈字樣揭於市壁藉以申謝謂之貼報紙

大仙爺爺真露極千紙萬紙報紙貼坐守香金者何人此恩不報天誅滅徐老道士掌元都有法護身鬼畫符與鬼爲鄰鬼讎報以死殉國捐髮膚不愧三清門下徒

糊頂棚

京都裱糊之工甲於通國尤妙者爲屋宇自承塵至四壁糊以紙卽能一色瑩潔謂之四白落地梁棟凹凸皆隨形而曲折紙之花紋平直如一線不稍參差都人呼承塵爲頂棚卽屋之上層也

幔天蓋地遮眼術一味糊塗能事畢虛室生白滿壁花
仰屋不愁少顏色朽腐變化技亦神搭漿善學蘇州人
軍機本有漿糊號但顧頂上珊瑚珍非守舊黨非維新
敲冰盞

夏日京師市中有設攤賣冰者輒以兩銅盞顛

倒擊之其聲鏗鏗然

翻雲覆雨調冰手相擊丁丁和銅斗梅湯解暑濺齒牙
喚賣街頭味適口冰消瓦解十團營鹽梅相業空有聲
果然大家喫一盞千年老冰成水精童謠成讖聞而驚
抱沙鍋

京師乞丐之行於市也輒持沙鍋以盛所得之
殘羹冷炙冬日至晚則熾火於中以禦寒

袒裼裸裎寒澈骨手抱沙鍋走行乞酒樓紅白紙片飛

速叫相公催請客沙鍋門啓人無家無家乞食飢寒加
君子猿鶴飛躍去爾輩小人真蟲沙打破沙鍋休咨嗟

闖門子

闖門子之本義都人謂偷兒之伺隙入人家者
也後以之喻冶游者蓋京師娼寮之上等者雖
不相識亦可任便入門實行選色若不當意則
甫入卽出頃刻歷十餘家不以爲異闖有窺覘
之義俗語所謂瞎闖者是也

籠燈亂闖冶遊子買笑倡樓不知止入門下馬氣如虹
嬌藏屋中招過市春風小弄胭脂香桃花門外人何方
美人帳下列歌舞及袖襟衣墮馬妝悔不浮梁早嫁商
飛座兒

京師士大夫喜狎優伶戲園酒樓雛伶遇相識

者輒入座致聲寒暄數語謂之曰飛座兒誠有
翻若驚鴻矯若游龍之概也

雄蜂小蝶兩相偶百花開遍韓潭口隔座飛來三日香
同醉花前金谷酒楊花飛去覆白蘋別是一家四海春
可憐北海座上客已作南冠憔悴人空想九霄一愴神
送香火

京師乞丐每以寺廟神前燼餘之香爇火而持
之逐車以行欲易一錢也男女皆有之老婦尤
多輒問曰客欲吸煙乎乘車者每以吸煙之便
多喜施之

龍鍾老婦立車左乞一文錢送香火短烟插子吸幾筒
解悶消愁跨轅坐王孫路隅變姓名賜第火後居馬棚
神竿已倒冷香火拾取車薪土竈烹門懸白旗聊救生

聽鼓詞

鼓子詞雜劇歌詞也北宋人趙德麟述會真記事凡蝶戀花詞十闋又別爲二曲作起結近世有鼓兒詞殆襲斯名惟其詞雅俗不同耳京師之鼓兒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創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別內城士大夫多擅場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光緒時已寂焉無聞所用樂器小鼓一具佐以三絃貴族婦女喜聽之

支棚坐聽鼓八角談笑風生音煩數三搥緊接十不閒
悲者使歡夢者覺津門戰鼓動地敲三鼓而衰兩將逃
十八子死河西務輿尸亂涉流滔滔東人鼓角風怒號
跳槽頭

獸之飲食器曰槽其形長方以木爲之馬日就之飲食久則就其所習不輕易也後以喻狎客之別尋所歡者曰跳槽不獨京師也各處皆有之

同槽本可容二馬不安其分跳出序人心不定將毋同未甘伏櫪血流赭如潮海馬空羣來亂裹入隊騷鬣摧芻豆滿槽敢爭奪忍飢轅下嘶鳴哀撥去羴膾尋枯莩

站市口

京師之御者自備驢車日至通衢大道憩於胡同口以待過客之賃坐有定處都人謂之曰站口兒車

空車招人市口站站有次第不敢僥市價畫一未肯廉終日酣眠亦無憾武衛軍散市爲空捉車西走飄斷蓬

御者幸脫保身命長鞭手執如漁翁富不可求行送窮

聽紅錄

京師鄉會試之年出榜前一日有以中式者之姓名次第錄出揭示於琉璃廠火神廟或觀音閣俾人往觀觀者給以京錢千文即可移寫謂之曰聽紅錄蓋由貢院傳遞而出積習相沿莫能禁也

闈中填榜闈外聽紅錄飛來五名姓某省得半某省全到晚聽還幾名剩興會滅教黨羽分著錄秘密人不聞無罪牽連濫刑戮同年丁卯咸能文二人菜市遭車斤反黃腔

二黃腔者始於湖北之黃陂黃岡而京調源於漢調漢調源於二黃融以京腔世所稱爲京二

黃者是也後有進爲反調二黃者抑揚抗墜其
音節彌足感人俗謂之反二黃

黃陂黃岡二黃調善反其腔更絕妙登臺一唱百轉音
臺下如雷萬人叫都人好尙西秦腔膈膈膊膊敲手柳
抗喉高歌頗哀厲十三日名世無雙前歌後舞來曲江
認錢票

錢票爲紙幣之一種宋已有之曰錢引蓋以鐵
錢太重而改用交子也京師所行用者至少之
數爲當十錢一弔一弔卽一千合制錢一百文
數之僅四十八文實以一當二也兌換之處自
銀錢肆外有錢桌無論何店錢票皆可通用若
有票之可疑者給以當十錢一文彼加一印於
上卽非贗本否則不能通用謂之認錢票

九八京錢若干弔一紙模糊花押妙真偽難分認畢真
原店何須遠相照通商銀行效匯豐鈔票十萬劫一空
存者有券亦無用人情紙薄如秋風一文逼死猶英雄
唱估衣

估販貨之人也估量價值也北方之設肆鬻衣
者曰估衣店或謂估宜作故以其所售舊者爲
多也估衣店之門外支布棚以一人持衣抖晾
高呼價值一人應之俾過客聞而往觀謂之唱
估衣南方之所謂喝包者是也

豈曰無衣安且吉布棚高唱價畫一服之不衷身之災
不驚於市令嚴慄垂衣堯舜端九重賡歌黼黻昭山龍
前年欲令易服色事縱未成禍已鍾衣裳會衰興兵戎

放花盒

花盒爲煙火之一種京都人家寺觀恆於元宵前後有放花盒之舉觀者如堵牆

一綫盤盒百花放紫燄熒熒左右望春聲爆竹鬧元宵
十景新翻好花樣車輪毒礮綠烟迷開花落地人如泥
可憐千里青青草將軍跋扈令不齊恨未郿隄然其臍

搖煤毬

北方乏薪炭富貴貧賤之家莫不用煤有以碎煤雜黃土和以水置柳筐中搖簸成球暴而燃之者曰搖煤毬

西山煤子黑小醜負送煤球柳條斗黃土水和篩上搖
此技彈丸妙脫手黑如英屬印度兵後膛礮彈飛流星
轟山裂石碎成塊如球亂擲城爲傾駱駝架礮隨聯營
賒早點

買物而緩償其價曰賒米麥所製之物不以時食者謂之點心早點晨所食之點心也都人之早點通常爲油條燒餅鬻之者恆於晨挈筐盛之游行巷陌而貧家購買其家之無現金鬻者輒以粉筆記其逐日所售錢數於牆月杪收之環樣油條盤樣餅日送清晨不嫌冷無錢償爾聊暫賒粉畫牆陰自記省國家洋債千萬多九十九年期限挖華洋文押字簽定飢不擇食無如何四分默誦燒餅歌

寫春聯

除夕以紅紙書吉語揭於門謂之春聯實原本於孟蜀之桃符板其後不用板而代以紙謂之春聯蓋始於明也各省皆有之京師尤盛商店人家之門楣有耀皆賴此耳每屆歲闌輒有文

人墨客設席道左對客揮毫者其所揭櫟之商標曰香墨春聯

春生一管書麟筆迎喜門前映旭日萬家正朔一番新
帝德皇恩協元吉西人尚白不尚紅長至十日一歲終
門門單扇禁招貼聯絡藤蘿花木叢春聲時報德律風
供兔爺

中秋夜京師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繪一兔如人立俗呼爲兔兒爺者是也薄暮陳瓜果於庭男女肅拜及日焚之又有搏泥爲兔形如金甲神將而惟長其耳者兒童爭買之亦號之曰兔兒爺

兔兒爺供中秋節調粉塗泥昭象設翻毛月餅大如盤
明月庭心斗香爇今年遇閏兩中秋輒紅準備前後游

逃入月中不敢出廣寒三窟真良謀天狗墜地空搜求

養鷓子

京師游手好閒之輩率以養鳥自娛黃頭百靈
畫眉繡眼鐵嘴蠟嘴之外有養鷓子者而俗以
鷓子爲無用之尤故又稱無所事事者爲頑鷓

鷹

魯連人呼黃鷓子排難解紛輕生死豢養此輩羽翼成
弱肉強食鬧於市碧眼黃鬚善打生毛羽摧落魂夢驚
爾愛人養不自保五百男子隨田橫徒恃血氣英雄爭

換告條

官文書中有告示一種乃對於人民之宣告張
貼於道路俾衆咸知者也京師有所謂告條者
頗類告示以其紙狹而長故曰告條京朝官私

宅之大門外輒張之首句爲本部示諭云云又
有方紙四則禁止喧嘩毋許作踐一應人等如
違送究等字官吏部者易以文職官員私宅免
見一應公文衙門投遞官兵部者易文職爲武
職官都察院者易以文武二字善謔者以兩條
喻婦女之纏足布以四塊喻男子之包脚布然
此皆司官以下之所有年例一易謂之換告條
三品以上則無之蓋以爵秩旣崇遐邇聞名固
不必自炫也

兩條四塊門前示僧道無緣莫遄至鬧而成市靜張羅
一年一度換標識聽者藐藐告諄諄大書迴避仍見人
老師父竟闖然入假公濟私驅教民回家孑然餘一身
辦團拜

有互相慶賀之事相聚而拜謂之團拜宋已有之朱子嘗曰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對拜則有拜不著處是也此風京外皆有之而京師尤盛蓋凡爲京官者恆集其同僚同年同鄉以爲團拜其時必設筵聚飲或且演劇一切事宜輒以會館中之值年一二人承辦之

定期團拜傳單請提調戲筵事井井師生契誼賓主情濟濟衣冠惠然肯教師鄉里民爲團虎尾鞭舉兒戲觀拜盟入會覓酒食桓侯蒞壇神桓桓香烟雲升真不蟠把鐵球

以銅爲圓球其中有簧一手轉之聲錚錚然蓋老人藉以調和血脈也京師有之

皂衣袒胸辮鬆髮手轉雙球氣勃發彷彿弄丸楚宜僚

北方之強性嗜殺西人打彈憑一竿以彈擊彈雙間單大者如瓜雙手捧十三柱倒無遮攔石屏記數洋文看

拋石鎖

鑿石爲鎖重二三十斤至六七十斤京師有之強有力之少年每暇輒至廣場互相拋擲以爲樂殆桀石超距之遺風歟

琢石成鎖長一尺廣場人立如梭擲此往彼來手眼精同羣相戲同科力北門銷鑰問何人天驚石破傾城闐此力不知幾匹馬隻手竟可擎千鈞鎖院拋棄生風塵

飛過海

自捐納盛行弊竇百出吏胥輒高下其手以取利有所謂飛過海者則指選缺而言官吏選缺以各種花樣相間而得如車輪之轉動謂之輪

子必輪選到班方可得缺其急欲得者可由吏胥爲之設計越輪而得之俗稱之曰飛過海蓋以譬人之渡海而不以舟如鳥之飛也

官憑文書吏憑賄案鑄如山不能改高下其手簽選輪頃刻成仙飛過海到省期限一紙憑何人宦海彼岸登能通洋務尙西學不辱君命出使稱載寶而朝爵秩升包趕程

汽船汽車未通以前行旅之遵陸入都者恆多曠日持久之苦然若有急事則千里長途可駕驟車戴星而行數日卽達俗謂之曰包趕程

行百里者半九十早鐘晚宿歷都邑兼程包定破站行登車就道星火急日暮途遠可奈何宮眷紛雜車騎馭一程趕過居庸道三晉表裏跨山河駐蹕三日勞者歌

上衙門

京朝官之入署辦公者午前曰早衙門午後曰晚衙門以氣候之寒暑定之堂司各官依時而往謂之上衙門

門前小馬短道報袞袞羣公畫諾妙部院寺監衙門多主稿監印分期到東城轟倒使署牆知機請假思回鄉門開冷落無人到鴉鵲庭前爭食忙窮愁渴睡閒茶房燒樓庫

樓庫冥器也以紙爲之藏紙鏹於中京師人家之有喪者每於出殯前一日延僧諷經焚化樓庫戚友集而送之謂之送庫

冥器尙紙物無數金山銀山滿樓庫陽衰陰盛以火燒送窮文罷招魂賦戶部元寶如山高鎮庫一寶不動搖

西兵輦盡數千億空庫無用一炬燒氣散黃標與紫標

上茶館

茶館飲茶之所也卽茶寮一曰茶坊光緒庚子以前京師茶館不多而陋大率列長棹於廳事茗飲者自備茶葉以次列坐坐既定出當十錢一文買其水且有挈壺以往者館中亦售餅餌捲餅大嚼提壺飲並坐橫肱雜流品清晨邀客且烹茶人聲鳥聲衆喧甚內城白肉深溝羊包辦南席東麟堂熊掌與魚我所欲燒鴨首推便宜坊弱筆自慚錄夢梁

捨火房

火房燃火取煖之室也京師冬日氣候嚴寒乞丐輒就火房以居日納當十錢一文其不納者則慈善事業之所捨者也

朔風凜烈凍欲死羣聚火房乞人子好行其善樂趨炎
帝澤如春王政始一火燒盡大柵欄誰人恤災心力殫
土窟殭臥半生死巷無居人求乞難轉瞬秋風生早寒

代驗看

捐納各官之不必引見者輒至端門迤北東出
之闕左門下聽候王公大臣驗看蓋立法本意
原須驗其是否本人也驗看時自誦履歷三句
一姓名二一年歲三籍貫然京師金店每以代人
捐官爲業上兌領照之事既代任之而又代應
驗看每屆期輒令夥伴前往冒名而頂替焉由
本人出銀四兩酬之蓋惟以同鄉京官之印結
爲重矣

策名識認細考按闕左門下來驗看大臣認結不認人

李代桃僵慣欺謾八比難盡搜俊英鄉舉里選又不行公然替代費四兩雙膝暫屈口唱名除非照相留真形候投供

文職之候選者自道以至未入流皆有之銓選有期必先入都至吏部投遞親供不到者扣選然亦具文也託人替代者爲大多數

吏部候缺未選到月月投供姓名報偶到本班缺不肥上下其手多計較而今扈從功班超部章已失部辦逃清供呈遞行在所南巡北典權誰操直省候補多閒曹排大槓

用以起重之桿類曰槓字書無此字疑卽扛字之訛京師喪家出殯例用人輦之亦謂之槓率三十二人其多至六十四人者曰大槓凡大槓

必於前一日陳於通衢謂之晾槓

執紼挽歌路曲折前門大街大槓設丹旄前導靈輶行
三十六人昇成列千人萬人爲國殤無棺無槨委道旁
至無情者惟水火渺無蹤跡歸鴻荒掘地猶爲葬者藏
下輓棚

京師之剃頭店俗謂之棚其市招有燈下剃頭
朝陽取耳字樣中有年少剃工之兼爲鬘童者
曰輓棚子

整容風氣尙小史藏垢納污輓棚子堆兵坊吏賄例輸
高揭朝陽標取耳東人翦髮學西裝從此國家能自強
守舊千鈞繫一髮此輩善刀乘時藏虯髯有客走晉陽
進銅人

凡大祀皇帝必先期齋戒三日一日不等而齋

戒之前三日例由禮部進呈銅人供設於乾清
門外

銅人拱立道士服相對凜然正心目齋戒承祭一日前
黃亭擡入齋宮宿如珠秋露七月天盤傾暗泣金銅仙
有如治病味醫理持之更危扶更顛空對銅人筋穴編
拜火判

歲中元京師各廟必陳設火戲其資以點綴鐙
景者有火判蓋卽黃泥所塑之鬼判官也高可
徑丈其中枵然空其口耳燃以煤火燄炎炎鬚
舌奮張殊可嚇人

花燈夜明香不散家家出游拜火判善惡在簿出入權
出世衙門充掌案看爾有火自燒身無火冷落便不神
可憐兵燹圖籍毀六部老例成灰塵泥塑不動踞要津

看京報

京師有以報房爲業者以每日諭旨及京外奏摺抄而刊印徧送官商謂之京報字跡漫漶紙質薄劣閱者月費京錢四千準以制錢則爲四百文

欵斜煤印黃紙面日日報君備聞見曰俞曰咈堂廉親如草上風綫傳電教堂報毀若不聞激怒海上來聯軍大師兄又報大捷阻兵莫妙鐵路焚上下相蒙爲忠勤
演官跋

演官跋一作演貫跋滿語也又曰布庫漢語曰撲虎以二人相撲爲戲卽古之角觝演此者體多肥而短裸上體衣袴襖互相角勝月之二六九日在大佛寺操演分頭二三等得補兵額皇

帝閱之有優賞

一月九期來撲虎大佛寺前人羶聚滿洲語曰演官跤俗不尙文專講武八旗健隊神虎營親王大閱訓練精暴虎憑河臨事懼未敢尙勇兵交爭書生虎觀空談兵朝南頂

南頂爲都城四頂之一與西頂皆稱極盛祀碧霞元君歲五月初一日進香者絡繹不絕輒以葦席藉地雜坐轟飲而招妓侑觴者亦有之

涼水河上市集鬧中有碧霞元君廟土人進香南頂來避暑餘情樂漁釣行人怕過馬駒橋車軌融鐵車輪焦元君不問教邪正但愛香蠟人來朝劫火上捲南風燒

逛西山

西山翠微山也亦名小清涼衆山連接山名甚

多總名曰西山在順天府宛平縣西二十里卽西黃村之西每大雪初霽積素凝華天然入畫爲京都八景之一曰西山霽雪山有名刹八俗稱爲八大處每歲之秋貴人多遊之

都門之西山不少香山塔聳碧雲表戒壇古松潭柘泉十日句留逛不了各邦雕剿土匪來十室九空無貨財西山徧地薇與蕨夷齊不顧如草萊救濟善會書告哀

頑兒票

頑兒票者非優伶而演劇之人不取資曰票班曰票友曰客串曰清客皆是也與日本之所謂素人者相類康熙以前京外多有之雍乾士夫則相戒演劇下逮光宣此風又盛於京師不獨縉紳子弟卽署閒曹之粉墨登場繪影繪聲也

且見之於親貴矣

師古注票爲輕疾年少頑兒本多術粉墨登場亦偶然
走狗鬪雞交狎暱供奉六品賜內廷淡妝濃抹殊忘形
出身世族號清客真個頑兒當正經大食幻術來奇伶
落子班

京師天津之唱蓮花落者謂之唱落子北音讀
落如勞上聲猶南方之花鼓戲也其人大率爲
妙齡女子登場度曲實於妓女外別樹一幟聚
族而居者曰落子班

胡琴鼓板紛然起男女同歌詞鄙俚市人喚作落子班
舞扇婆娑音靡靡鋼琴機軸操土風手按足踏成商宮
以此樂客寓敬意接吻握手情相融跳筵對舞歌三終

租吉屋

京師之以屋出租者紅紙書字揭槩於門必曰吉屋召賃無論何人皆可往租其有所擇者則有貴旗免問貴教免問字樣旗者滿洲蒙古漢軍之旗人也教者基督教徒也若鄉會科場之年貢院左右人家輒書秋元吉寓狀元吉寓等字以廣招徠

除凶宅外屋皆吉賃得數間環堵室何陋之有君子居添人進口加爵秩遙聞八段分踞城不識和議何時成將來租界倘畫定吉祥止止重昇平催租休敗吟詩情

跑快車

京師車夫帽綴長纓足履快鞋身束短襖而御輪如飛有風擺荷葉一炷香之名並有曰雙飛燕者挺身直走不許回頭是卽跑快車者之所

爲也以游南頂者爲最盛大抵於天橋一帶跑
之則以其地空曠車行至此可以長驅鬪捷雖
敗轅脫輻不顧也

雙擺荷葉小垂手十三太保快車走輦紅不起飛電馳
一鞭趕城日沒西無端彈雨藥霧昏宮車夜出德勝門
望望貫市七十里鑾儀侍從幾輩存六龍御天九五尊
送甜水

京師爲鹹地故井水多苦不能供飲僅資浣濯
之用惟西北一帶之井味多甜東南則甚少凡
汲井之人設高架以轆轤繫藤桶而轉之一上
一下用以取水日以小車載之致送人家按月
取資謂之曰送甜水居人飲而甘之輒亦曰甜
泉源分來甜與苦甜者宜茶活火煮桔槔曰轉水飛升

送遍千門與萬戶地雷震烈東華門大小甜水井眼渾
一莊荒了宗藩邸飲水難忘知遇恩五世舊澤應猶存

看懸山

善果寺在京師彰義門內宣武門外大街路北
其二門內兩廊下有懸山上懸之石有三四百
斤年久不墜繪以彩色石隙之上層嵌以神仙
中層爲僧侶有禪經看經靜坐及打包行路諸
式廟宇橋梁因形勢曲折而點綴之各盡其妙
每歲六月六日晾經時游人往觀謂之看懸山

彰義門裏善果寺兩壁懸山有奇致巧匠莫是楊惠之
地獄天宮分位置高山仰止思賢人鴻毛泰山同一身
填泥實草被衣繡安如磐石皆庸臣懸空夏雲奇峯新

辨秋審

各省死罪人犯每歲審擬分情實緩急可矜三
項由督撫咨報刑部八月刑部會同九卿各官
詳核分擬請旨裁定其情實人犯裁定時有予
免免之別予免者立即施刑免者暫緩施
刑謂之秋審大典也部中司員惟提調坐辦得
與於此禮月令仲夏之月百官靜事毋刑孟秋
之月戮有罪嚴斷刑秋審之制猶古意也

刑部大典辦秋審宥三殺三交相凜出生入死恩減條
比例三千太繁甚失律謀逆龔與徐提牢典守慎起居
皇恩不勾留性命公然出柙歸田廬試問是誰之過歟

諷冬經

京師各寺例於冬十月懸牌門外曰冬季諷經
祝國祐民

禪門日日經可諷豈是三冬方足用打鬼大法瑜珈儀
存亡兩利受齋供可憐天壤有王郎翦髮浮海逃東洋
楞嚴牽綫誦不得偏袒右臂成啞羊竄歸寄跡嘉禾鄉
生火炕

北方居民室中皆有火炕蓋以上土爲牀而空其
下以發火者入門脫屨而登跽坐於上夜卽以
薦臥具其製和土雜磚石爲之幅寬五六尺三
面連牆倚南牖之下以取光前通坎道炙炭取
暖若貧家則於旁端爲竈旣炊食卽烘炕老幼
男女聚處其上京師亦然室之向不論東西南
北炕必近前榮入冬燒煤謂之生火炕貧家居
僅一塵衾枕之外卽街巷婦女安坐坑上市販
者至湯餅肴藪傳食於窗牖中或竟日不作屐

屢之炊然炎火蒸融輒令人筋脈弛緩腦氣昏
沈後以喉病多由此起遂不復爲

閉塞成冬冰始壯萬戶千家火生炕十月西山煤價高
高枕無憂人挾纊秋來敵勢兵連橫席不暇煖火速行
禁軍疏衛尙衣散燕然山下催登程誰拂征塵報五更

坐冰牀

冰牀盛行於北方卽冰車也一名凌牀又名托
牀俗呼爲冰排子亦曰拖牀其形方而長如牀
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
取其滑而利行也以繩曳之人坐其上二人撐
篙以行捷於飛騎京師亦有之隨地可雇價甚
廉撐者例備皮襖一襲無客時卽白衣以禦寒
有客則使客席之而坐

鑿冰沖沖一之日並坐匡牀人促膝玉河如玉冰上行
行人晏息往來疾礮車轟陷西北隅執冰釋甲皆公徒
願勵抱冰勾踐志臥薪嘗膽師良謨還我南海冰嬉圖

換冷布

冷布經緯極疏之布也作深綠色紅者亦有之
夏日用以糊窗通風透明且辟蚊蚋京師士大夫
夫家多用之朱竹垞曝書亭集有冷布聯句

高梁棚架遮炎暑綠窗如煙有人語風塵遙隔碧紗籠
臺榭高明樂居處夕烽一日飛紅燈綺戶雕櫳赤燄騰
藍布行衣灰布甲能惡衣服輕羅綾函關紫氣如雲蒸

拉空鐘

空鐘一曰空中亦曰空竹京師小兒之玩具也
十月以後卽有之剗木中空盪以瀝青或以竹

爲之卓地如仰鐘而以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繩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卻竹勒左卻轟而疾轉聲清越以長製徑寸至八九寸每遇廟集輒有善此技者以繩抖擻拋起數丈之高仍以繩承接演習各種身段

截竹雙筒貫一柱以綫拉空手飛舞出聲若鐘搖空中徒供兒童遊戲聚圍城期定幾點鐘時刻算準不落空銅角銅鼓奏西樂吹聲嗚嗚敲逢逢金鐘罩亦逃無蹤

賃唐花

京師風俗每屆冬日輒掘坑塹以窖花謂之唐花又名堂花蓋冬時土中氣煖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各半也一至臘月市上卽有牡丹梅桃探春諸花出售巨室新年廳事陳設殆滿其博

節者則向花局賃之訂期換送絕不爽約

牡丹碧桃臘月放造花顛倒花兒匠下策可知用火攻租賃消寒作供帳明知世界原空花臨時依舊香色誇國家取士略實行文章組織騰雲霞春風轉瞬成泥沙

打響竹

以巨竹細劈之爲千縷所以驅蠅也京師人家多有之曰打響竹

營營青蠅小人集響竹亂搖日不給水桶偶竭竹廉開顛倒黑白紛然入何不附驥千里程窗鑽故紙了餘生適從何來遽集此讒人高張賢無名魁柄倒持身家輕

防小絡

翦絡謂竊取人之佩帶等物者見明會典京師人呼曰小絡又曰小李絡亦作攜則音轉之訛

也說文緯十縷爲絳翦絳謂斷其繫物之條也
世每誤書絳爲柳如唐皋詩爭奈京城翦柳多
是也

妙手空空號小綵不翼而飛不脛走行人防之不勝防
竊玉竊弓誰典守教民恃教欺平時拳民今而得反之
土匪乘機肆攘奪白手攫取人莫知盜亦有道蹠是師
傳長班

京師有細人之服務公家供使令効奔走類似
奴僕者衙署會館皆有之曰長班又以鄉會試
之科分而別之例如屬於辛卯鄉榜者稱辛卯
長班屬於壬辰會榜者稱壬辰長班凡同年有
宴會慶弔之事皆可召之使來令送知單傳者
召也

通風報信爲人役竟作長班祖遺籍傳來事事無不知
手執知單禮紅白六部星散夜值班任他案例堆如山
老爺不來小馬去消息已斷梯空攀扃從班聯恨老孱

戳包兒

燕趙佳麗自昔著稱筮仕京朝者輒於京師納
妾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爲豐臺賣花翁女
卽其例也然京師五方雜處狡獪成風以婦女
爲市者往往有戳包兒之伎倆蓋凡置妾者初
就其家審之西施王嬙不啻也及入門則無鹽
嫫母矣且或信宿棲止盜其所有而逸謂之拏
殃兒猶南方之放白鴿也

南人謂之放白鴿暫許雙栖繞三匝北人謂之戳包兒
雲雨無端乍離合從此包兒包不牢擄去海上安能逃

天吳紫鳳兩顛倒與鹹水妹相聯鑣包兒打結黏魚膠

請分子

分子者構成一體之各箇體如言國民爲國家之分子家人爲一家之分子是也而京師俗諺於交際之送禮亦曰分子惟讀音爲附問切耳有曰請分子者殆猶古者釀金之遺意蓋凡遇慶弔諸事有人爲之具名提倡繕發知單令會館長班分送親友而積少成多亦成鉅款

同官同鄉請分子兩弔四弔分彼此爲奠爲祝爲告幫五百飯資先去矣都門流落君莫哀急濟會人鬪資財從古長安居不易再到長安好運來重請分子原應該送寒衣

歲十月朔日京師紙坊輒翦五色紙作男女衣

長尺有咫曰寒衣以售於人有疏印緘識其姓氏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於門佐之以紙錢曰送寒衣以祀先也

親故將期抱餘痛紙衣成襲未寒送寒到君身衣到無告我除非託魂夢死者已矣生者存八月飛雪被短褲南方不知北寒早一襲衣折一兩銀何日歡騰挾纊温
敲年鼓

以鐵爲圈以木爲柄柄繫鐵環圈冒以皮擊之
擊擊然名太平鼓卽年鼓也與南方普通所稱年鑼鼓之年鼓異京師臘月有之兒童之所樂也海寧朱聲元貢生鏗嘗有詩詠之曰六街擊擊鼓聲徹蠢者以動句者茁其聲剛勁氣激揚綴以錚錚幾環鐵瓦腔革面古製移鍊鐵糊紙

憑膠漆非鼗非鼓號曰鼓金聲革聲齊奏之紙
作皮膚鐵爲骨下擬斗柄上滿月羣星在掌光
搖搖耳畔蟄雷爭奮越曾聽臘鼓知春生况復
土鼓迎時鳴羯鼓催花石鼓獵那及社鼓興耕
氓太平鼓擊擊且走握之以左擊以右一闕鞭
過短箠聲幾番高下小兒手初疑方響梨園敲
旋兼中節銅丸拋繁音颯颯砉然止倏爾濤籟
喧堂坳竭來舞手復蹈足日作嘔啞太平曲何
如擊壤康衢中助汝含哺同鼓腹

錚錚雙環鑿鑿鼓臘月街頭擊且舞時節嘉平景太平
白雨青山有新譜壯哉聶帥真知兵手戮拳匪殊分明
天津一戰鼓聲死西人談論猶心驚神威天上成雷霆

鬧壤壤

京師孟春小兒女多翦綵爲花或草蟲以插首
曰鬧嚷嚷蓋卽宋柳永詞之所謂鬧蛾兒也

蜻蜓胡蝶釵頭颭花氣薰人露珠閃新妝喚作鬧穰穰
靜女也隨習尙染西女好簪白鷺毛翩翩帽影增風標
靈蛇百疊縮高髻丫頭花面遮紅綃雕鞍橫跨同麋麋
打拔拔

京師兒童有以打拔拔爲戲者以長數寸之木
製之狀如棗核置於地別以木擊之一擊令起
隨一擊令遠以近爲負

堯民擊壤久不作寸木打地小兒樂其聲拔拔音節諧
天籟人籟滿村落楊村蔡村居民家礮車轟地低成窪
衛軍團練與拳匪血肉糜爛黃塵遮明年楊柳生新芽
塾街土

京師街道類多崎嶇不平且常有坎窞故當乘輿之將出也預由沿街官廳飭令夫役以黃土填墊蓋卽古之所謂黃道也

黃土墊平翠華過過後天街仍坎珂出警入蹕靜傳籌坦坦風來塵不簸天子下殿走懷來薊門風雨行徘徊馱轎侍從貝子坐窗帷不起飛塵埃野人與塊宏九垓

摸門釘

京師婦女以夜出游至正陽門手摸門上所著之釘謂可得佳婿兆宜男然順康間已有此風惟必在元宵意謂可以被除不祥謂之走百病用意不同耳

門釘如乳暗觸指摸得今宵心自喜歸來定占男子祥
不管城隍管牀第暗中摸索如有憑生子生孫丁冊增

最怕西法定人稅兵起家羽檄徵礮彈釘射城先登

遊二牖

京師鮮煙水之樂有之惟昆明湖十刹海及距東便門二里惠通河之二牖耳然昆明湖例禁行舟十刹海僅有踏藕小船而二牖遂爲游人薈萃之所每歲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游人之居內城者則自齊化門外登舟至東便門易舟前往居外城者則自東便門外登舟前往謂之遊二牖牖有小肆可沽飲

叢蘆戰風聲獵獵驢作緯夫鷗是鴨方舟容與賓主歡風景江南大通牖決堤淹敵兵法誇若涉大水無津涯泉源易竭海容納十日不雨堅流沙車轍渡河成修蛇

會五城

京師外城分爲五曰東南西北中五城滿漢御史分治之俗稱之曰巡城都老爺其屬有兵馬司正副指揮若有緝捕盜賊之事則由步軍統領衙門會同辦理

五城兵馬司緝捕會同八旗分甲駐梭巡更有堆子兵律令森嚴惟保護保護使署頗費心彈雨花落槍成林兀然洋樓六十日困獸出柙仍難擒此意索解無知音
點蒿燈

京師兒童於七月望每以巨本之蒿植於庭上繫香而燃之謂之點蒿燈

蒿子燈然千萬點城南夜碧鬼燐燄荷燈更放泡子河盂蘭會貲僧伽斂兵輪球上電氣燈百里遠視西月升

煮蒿九廟罷享祀背燈大典相因仍蒿宮端拱當中興
跳竹馬

竹馬爲兒童遊戲之具折竹以騎之而代馬也
晉桓溫少時嘗與殷浩同乘之晚近以來盛行
於京師蓋以竹爲骨糊於上肖馬形首尾備具
而以繩束於腰躍而前進故謂之曰跳竹馬

兒童兒戲跳竹馬火伴燈宵樂春社老佛含笑催賜金
銀鏤馬頭擲盈把羅刹鐵騎陣如雲何人汗馬策高勳
應有效靈泥馬渡不啻池州崔府君驥子龍孫玉牒文
欠京債

官吏有京債之累始於唐而歷宋元明末爲甚
同光時猶未絕也皆告貸於山右人所設之票
號耳蓋京朝官多清貧不得不向之舉債以立

門戶給饗及外轉而始償之雖困於重利不顧也亦有月選官在京日久一日得缺貸於票號以之償旅食之債充赴任之費者則必由票號薦一夥友隨之到任月受薪資而此夥坐食不事事惟月收其本利匯遞都中而已其往也實監督其財政也

重利倒扣是京債欠債還錢本難怪同行坐索出京來西老兒中好買賣銀號四恆一旦傾鑪房搶盡券不行貨悖而入亦悖出一筆勾銷本利清道勝買辦操奇贏買路錢

高子皋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今人出喪柩行之道於前拋金銀紙錢名曰買路錢即買道之遺意也見留青日札沿至於今南北皆有之京

師爲盛蓋當舉殯之日以一人前行手弓而彈
紙錢其富貴之家則以秫稽紮方架寬五六尺
高六七尺徧粘以紙錢至起大槓時舉火焚之
弮弓一斷噴出紙錢無數隨風高飛上薄雲漢
誠大觀也

紙錢飛空白胡蝶方相前驅拋疊疊到死猶歌行路難
有錢使鬼能安貼鴻溝畫斷敵軍營此疆爾界途縱橫
買得護照任出入無虞無詐通交情非錢人鬼皆難行
走百病

正月十六日之夜京師婦女結隊出游祈免災
咎前一人持香辟人凡有橋處相率以過名曰
走百病

婦女結隊滿街走佳節元宵莫孤負腰脚特健百病消

媚娜風神道旁柳大兵而後疫癘多壯者四散離鄉歌
弱小難走轉溝壑行不得也啼哥哥入天足會奈爾何

擺雙臺

狎客假妓寮置酒以讌客謂之擺臺面卽肆筵
設席之意也若以一席爲未足而兩席並舉謂
之擺雙臺此風始於蘇州之女閭光緒中葉南
妓入都者漸盛京師遂有此風未幾而優伶之
下處亦效之

不讓房間催擺酒一喝雙臺客驚走酸風怒捲聯十臺
旭日曛曛人不偶東人敢戰爭前鋒死者不惜終成功
策勳歸飲樂復樂礮臺連奪偏師攻西人因少轉雍容

聽趕三

京師名丑之以有白有唱莊諧兼行著稱於時

者前有楊三胖後有劉趕三趕三敏於口出片語能使四座歡其扮闖山之周鼎查鬪之娑羅院皆能盡掃陳言獨標真諦有周郎癖者相遇輒互語曰日來亦聽趕三乎光緒戊戌孝欽后垂簾訓政一日趕三入內演戲飾皇帝將據座忽弔場而言曰汝看吾爲假皇帝尚得坐彼爲真皇帝者長日侍立又何嘗坐耶趕三於崑曲徽調皆能之居常一驢一笠往來城市中唱探親和罵時卽以其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往往以口給取憎而性至木強屢辱不改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屢矣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悔漸謹飭每出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或喝問之輒下騎去頂

上所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敬對曰小的劉
赶三

頸長頭颯鬚眉活身跨黑衛斜街出都人指點劉赶三
而況來聽滑稽舌三郎郎當蜀道行黃幡綽解車鈴聲
梨園子弟竟星散凝碧池殉雷海青彈詞忍再龜年聽
游燕九

京師西便門外迤西二里許有白雲觀爲巨刹
花木甚多祀元之邱真人其開廟之期爲元日
至二十日真人名處機號長春子金皇統戊辰
正月十九日生觀卽元之長春宮也都人以是
日致漿祠下而游人紛集男女雜沓走馬蒲博
謂之燕九節亦曰闍九或曰闍邱或曰宴邱又
謂之曰會神仙蓋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縉

紳或化士女或化乞丐於是羽士十百結坐松下糞一遇之至宮監之所以亦多往游者則以真人昔嘗自宮也

邱真人奉白雲觀大會人來快游玩歲歲燕九真仙臨有緣遇之凡骨換紅十字會善女人藥粉霜白研珠塵聞聲救度戰士苦露滴藥水人回春重建病院洋樓新

龍擡頭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京師人士呼之曰龍擡頭是日所食之餅曰龍鱗餅所食之麵曰龍鬚麵閩人且停止針線則謂恐損龍目也

二月二日好時節老龍擡頭雷破蟄彷彿五月分龍期大雨時行徧原隰嗚呼龍頭屬老成書院殉節圉圍生死非其地生自出是非顛倒無公評南陽高臥宜躬耕

馬生角

史記注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自是遂有馬生角之諺今尚沿之

燕人善呪不作準其角澱澱生來牝可惜白衣太子丹
七首無功壯士隕似馬非馬羸非羸千乘萬騎背且馱
破碎山河馬一角北方爭鬪南方和猶唱天馬來朝歌
七香散

京師街衢不潔夏日尤甚人皆掩鼻而過或攜藥肆所售之七香散於身時時嗅以鼻謂能辟穢實則鼻竅大開惡臭入腹轉至有礙衛生人不知也

爭名奪利心憤懣萬應通靈七香散此身一踏軟紅塵

素衣化緇莫能澣剛毅木訥原近仁懷者其行足喪身
通靈達竅救不得良藥有負千金珍國醫著手難回春
萬人迷

萬人迷者光緒中葉京師之名妓也佚其真姓名其人初隸旗籍被其叔鬻之於某都統家爲婢與僕私通事覺皆被逐萬乃語僕曰爾我當自審所處坐食僵死矣吾聞南城妓院有百順班其掌班者甚良善將往依之語畢卽驅車往投鬻身焉得價四百金卽取百金與僕曰以此爲訣乃出三百金飾妝閣購器物陳設華麗數日而名大噪雖貌不驚人而工內媚術且長身天足英采煥發神於肆應故能使見者眼熱暈者心醉旋遷山海班內務府郎中海某以暈萬

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麇集海匿於萬所萬語
之曰吾曾以身許君君見容否如諾今日卽至
君宅債事當爲君了之海大喜萬卽代海出千
金交搗卽從之歸旋爲料量債事以其餘購田
宅越數年海之富倍於昔矣

打是歡喜罵是愛萬人心迷無定在情人眼裏出西施
尤物動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魔迷而不悟可奈何
萬人同歸極樂國非女戎亦傾山河先機誰早驚南柯

王風箋題終

跋

先兄小槐籀吟稿經同里吳君補松選定後擬更拾其
集外者多種壽諸梨棗王風一卷亦其一也先兄客京
師久前後公車凡九上賓朋詩酒之暇輒鉤稽其遺聞
軼事以及里閭瓌俗比附纂紀悉成韻語往往于世風
之變易朝政之得失不免有所感觸寓諷于規怨而不
怒有小雅離騷之旨焉詩既成人爭誦之有謀爲某行
者先兄固期期以爲不可因就正于俞曲園師師復書
曰憂時感事語涉過激且藏篋中毋遽問世東坡他事
可學詩案不可學也爲言如此事遂中輟嗟乎文網周
密之世易觸忌諱危行言遜理固然歟孰知瞬息十餘
年間一二文人伸眉抵掌大放厥詞以視茲編所陳其
旨婉其辭文今日之所謂毫毛無足重輕者當時固長

慮却顧兢兢而不敢問之世此不足以增今昔之感而
并以見文章光氣鬱而終發有不可以廟滅者在哉先
兄尙有江干雜詠東河新權歌永嘉三百詠永嘉金石
百詠諸卷皆足以存一方之掌故備史氏之搜錄已付
寫官可剗剔癸丑夏五第立中謹跋

自序

倭禍初起，絃誦都息，杜門悲憤，遂有國恥詩話之作，始雅片之役，著國恥之所始，訖淞滬之戰，痛國難之未已，輯舊詩材，達百數十種，釐爲四卷，及倭陷東南，此事遂廢；三十年冬，上海故租借地亦淪寇手，余方流寓，不能脫去，家人懼禍，以此書及他稿納承塵中，去歲強寇乞降，河山光復，始出之，已朽蠹泰半，棄置敝篋久矣；今年秋，友人有自蓉來索觀者，余曰，大恥已洒，且上躋強國之林，國恥云云，殆非國人所樂聞，友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倭雖去，而繼倭以興者，亦大有在，此其一，國恥稠疊，今雪倭恥而已，他猶未盡也，此其二，雪恥而忘恥，其禍甚於無恥，吳越之事粲然已，此其三，則君書正今日之急務也，且自來詩話，只平鶯詩歌而已，多陳陳相因，其細已甚，甚或假以標榜，掎擊異已，尤失古人說詩之旨，子能化腐朽爲神奇，借鼓舞鏗鏘之節，申臥薪嘗膽之心，不翅一國恥史也，實往古所未有，此尤拙所心折，而亟宜刊布者也，予無以應；錫山處士王印亢元，聞而善之，將以剞劂問世，爰略加補苴，併爲三卷，書其緣起及友朋問答之辭弁其首，至盧溝事變以後，則別爲抗戰詩話，茲不及云。

民國三十五年雙十節嘉興王遽常仲父記於滬西明兩廡

國恥詩話卷一

嘉興王蘧常著
無錫王亢元刊

吾國近百年來，恥痕稠疊，實肇於遜清道光二十一年英人鴉片之役，措施失當，內外因循，遂啓外人覬覦之漸，成協以謀我之局，履霜堅冰，賢者嘆焉，故本書以鴉片之役始。廣東爲英人貿易鴉片最盛之區，朝廷雖屢申禁令，然以沿海官衙，貪利納賄，輸入仍逐年激增，至道光元年，湖廣總督阮文達公復奏請禁止，實爲此役之嚆矢，及林文忠公督湖廣，欽使查辦實施杜絕貿易之策，而巨變以起，是時中朝黨論紛歧，和戰不一，加以承平日久，兵事窳敗，遂至華離四碎，不可收拾，然使文忠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亦何至於此也，悲哉；魯通父孝廉庚子歲有讀史雜感五首，詠其事云，鐵艦雲驅滿上游，建牙吹角動高秋，三千組練巖犀弩，一夜風烟散火牛，絕域威名驚小范，中朝黨論送維州，虎門鷺島孤懸地，坐甲從容待連籌，又云，立仗蕭蕭老驃驎，忽聞鳴鳳在朝陽，空傳天語褒殊錫，無復廷爭守御床，戰鼓悲涼旄節落，星軺留滯海城荒，長沙稍喜能流涕，寂寞青蒲望報章，又云，條支萬國大荒西，職貢經年道不迷，旅拒公然爭互市，廟謨終與講招携，大軍解甲供牢禮，小縣徵丁習鼓

聲，聖世只須勤內治，旋教瀛海盡航梯，又云，征蠻部曲數楊羅，今日誰當馬伏波，楚國三
男生絕少，將軍十萬辦原多，奇謀競搏中行說，猛士爭求曳落河，幕府紛紛滿朝傑，急應親
奮魯陽戈，又云，圖山門外見旌旗，鐵甕城頭成鼓悲，夜色橫江狐吹火，軍聲滿地鵲移枝，
中原徵調空千里，北固登臨又一時，獨倚蒼茫看海色，樓船如馬日東馳；至辛丑，海疆事益
壞，孝廉復有重有感八首云，清酒黃龍約屢譎，珠江海日橫戈，全開門戶容蛇豕，漫握韜
鈴布鶴鵝，燕將不聞誅騎劫，趙人猶是愛廉頗，征南曲淒涼在，忍聽臨江節士歌，又云，
披髮何人訴上蒼，孤舟百戰久低昂，前軍力盡宵泗水，幕府謀深坐裏糧，握節魂歸雲冉冉，
鬢灰風疾海茫茫，神光金甲分明見，嘆血銜須下大荒，又云，張公苦意絕天驕，忽報呼韓款
聖朝，便遣頻陽老王翦，豈宜絕域棄班超，跼齋事業心紆折，射虎河山氣寂寥，珍重玉關天
萬里，西風大樹日蕭蕭，又云，白哲通侯畫戟維，黃扉假節黑頭公，銀槍世領親軍使，鐵券家
傳汗馬功，弓矢臨邊恩數異，金繒誤國古今同，如何更賣盧龍塞，從此東南鎖鑰空，又云，五
羊城外趙陀營，百處風聲草木驚，仗鉞將軍喧就逮，秉鞭王子靜專征，螭頭妙選千金士，虎
節新徵十道兵，見說珠崖近乘勝，前驅幾日斬長鯨，又云，龍領弓高拜故侯，羽林精銳下黃
頭，料兵荆楚遙傳箭，輓粟洪饒急唱籌，江轉千盤連鐵索，山圍五管似金甌，英謀老算今
何在，一夕烽烟滿目愁，又云，古網羅錯事有無，金雞纔下痛慈烏，關中儲侍思劉晏，塞上風雲

避邛都，麻經臨戎天滲濟，下將出匣氣盤紆，斬蛟殺虎威名在，祇待從容展壯圖，又云南州使者建雙旌，萬里相呼載酒行，本以文章期報國，翻令書劍學從征，倉皇發策丹心炯，慷慨登陣白髮生，草檄飛書枚乘事，獨能無意向功名，

自注單地山師視學粵東凡三書召與同行以親老辭先生後以失職長假歸

前後凡十一

首，於此役始末敘述甚明，比附史事，亦皆確當，無媿詩史；孝廉尙有三公篇，尤精鍊，三公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靖節公謙，贈太子太師大學士王文恪公鼎，浙江巡撫劉公毓珂，有小序云，裕公致命死，王公憂死，東南岌岌，劉公拮据而已，又抱病幾死，懷賢憂國，情見乎詞，詠裕公云，裕公忠臣後，正氣何堂堂，起家謝閭閻，致主繇文章，東南大藩地，實領財賦疆，士女鑿筮等，溝洫流稻粱，昏昏寶珠域，僊僊歌舞場，感歎風俗頹，嫉邪森剗腸，意待五蠹除，坐使萬民康，淳風未迴斡，醜夷紛陸梁，舟山棄其甲，虎門嗟排牆，流涕拜表行，前驅心飛揚，昔我有先臣，戰血漂大荒，主憂臣則死，投袂親戎行，一呼百夫奮，再呼千帆張，流沫誓三軍，天水久低昂，斥堠日謹嚴，間諜亦有方，捉鬼剝其皮，斷筋續馬韉，羣鬼哭澈天，海水爲沸湯，初攻昌國城，三帥同時戕，再戰招寶山，軍門氣凋傷，公時乘輿出，下馬泮宮旁，豐碑糜日月，大字標流芳，永痛誠勇公，血淚終承眶，軍門單馬來，登城語倉皇，揮手謝軍門，百口不得將，君與此賊生，我與此城亡，嗚乎英靈姿，鐵立色不僵，皇情久震悼，羣議猶披猖，安得陳此詞，稽首陳太常，裕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

人，一等誠勇公義烈公班第曾孫，義烈公殉阿穆爾撤納之難，故起云云；孝廉文集有書裕靖節公死節事略一文，其略云公起家兩司，巡撫江南，所至有威，東南事起，公駐節寶山，夷不敢犯，屬伊相以罪廢，天子命公督兩江，充欽差大臣，屬以東事，公聞命赴嘉興調度，而廣東和議屢敗，最後以銀大萬千餘爲城下之盟，飽而去，公知不足恃，守益嚴，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廈門失守，得報，集兵鎮海，躬率文武僚屬，刑牲釀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爲不備，罹茲瘡毒，今聞其乃揚颺起旋，卷衆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衆，相機援應，且虜數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貳，幕府四世三公，勳烈不沫，受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當是時鎮海守兵數千，隸麾下者惟親兵及徐州兵，而提標兵隸提督，提督者，余步雲也，公與步雲約，分險而駐軍，公遣知府黃冕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自夷入中國。戰則懸紅旗，和則白旗，變易耳目，以猜我師，至是公巡師登城，見招寶山之旗有異，懷而未發，而步雲果稱疾不行禮，怏怏懷兩端，步雲者，用鄉勇起家，勦川楚等賊，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自以久歷行陳，頗易公，公治軍嚴，夷在廣東時，謠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聞之曰，虜謂我不能爾邪，遂捉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而誅步雲，以牽制公，公之誓師也，道經學宮，池旁石刻百字甚偉，

而心動，私念脫不測，尸我於此矣，歸則不語左右，已而夷分兵寇盛巖石浦，遣將擊走之。八月十二日，夷犯定海，先登自竹山門，總兵葛雲飛禦之於半塘土城，破其巨艦，明日，復進竹山門，明日攻曉峯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卻之，是日晚虜據五奎山，十六日入吉祥門，夜戰火其舟，十七日夷三道並進，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首當其鋒，衆皆殊死戰，頗有所摧敗，而大鯨掩至，我軍連戰六晝夜，士卒饑疲，虜皮梯登岸，越嶺勢如風雨，於是海風大作，濤奔山湧，文報斷絕，三帥同時畢命，軍中奪氣，公以定海既陷，虜必揚鯨深入，益激厲將士，憑城固守，而鎮海單弱，援軍未集，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二十一年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戰則不及言，今欲有言，凡軍中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德峻承祧，喪葬之費，取給而已，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皆去西城數里外，觀吾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有也，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爲，勦之，二十六日，夷凌晨而軍，公登城督戰，親援桴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有所謁，不答去，旋復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兒女情，君固不免，然忠義事大，既語步雲而急戰，自辰至未，所殺傷過半，而招寶山兵遽潰

散，威遠城失守，金鷄之卒擾亂，公所遣黃冕，不能軍，麾而退，夷乘勝盞午，礮火雨下，延燒民屋，守兵皆散，公徒步下城西，北面叩頭，奮身入泮池，有呼救公者，聲未絕而逃，千總馬瑞鵬曰，公之奴，凌喜之聲也，泗水而出公，公昏頓，縛一小肩輿，健卒負之，步而從，於是夷人以十萬金購公尸甚急，蕩莫奔甯波，明日易舟奔餘姚，而息尙屬，僕余升者，追及登舟而號，少頃目微胸，猶述城上語一二，不可辨，卅行五里而公死矣，後五日，渡江，貌如生，劉中丞斂之而瞑，見者莫不悲異，而余步雲以二十六日晡退保甯波，果以公死說於夷，夷繇是益輕中國，明年五月遂寇寶山，掠上海，據京口，以犯金陵，朝廷始歸咎步雲，逮捕至京師，斬於西市；可爲此詩注脚，薛叔耘御史裕靖節公殉難記言剝皮斷筋事尤詳，云有一英人曰嗚哩，以舳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韉，呼號三日而後死，故孝廉詩曰斷筋續馬韉也，詠王公云，皇朝二百載，養士餘幾人，大哉蒲城公，隻手迴天鈞，立朝重山岳，上殿驚星辰，當時中書筆，肺附專經綸，雖無伴食嫌，終謝韓攄親，賴其樸誠極，每叨恩遇頻，嶺海有棄甲，梁宋無安鱗，中原千里土，化爲荆與榛，被命紫閣下，持節黃河津，道逢侯官公，荷畝來天垠，傲屋風雨夕，露立冰雪晨，司空三尺籍，水衡百萬緡，銖兩鎮支節，尺寸籌芟薪，嗚乎兩賢續，萬古留河漚，公功未克敘，侯官出玉門，是時龍蛇鬥，虹蜺遶城闕，歸朝奏事畢，廷對升紫宸，流涕守御

床，聖意久逡巡，古來格天業，結念期精異，齋戒坐小閣，萬言倏然伸，一請罪大帥，一請責樞臣，語多氣激烈，反側聲酸吞，蕭蕭起草亭，耿耿燈火昏，一死豈溝瀆，留感天聽尊，天尊聽斯卑，公死無兒孫，哀贈何足榮，所貴公論存，旣旣史簡節，精白無緇磷，我欲賦大招，雷電交天關，剖心告百爾，此義難具陳，案公有子官編修，孫三人，而曰無兒孫者，初公臨塞祥符黃河決口，林文忠已被貶，亦赴工效力，公一見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諫之，及還朝，力薦林公之賢，爲穆彰阿所扼，公大憤，終不獲申其說，歸而效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此詩中已敘述甚明，是時新城陳孚恩，爲軍機章京，穆相素所寵任，方早朝，公獨未至，孚恩心動，急詣公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孚恩至，命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開，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公門人張文毅公芾亦至，亦穆相所厚，相與共勸編修，編修從之，竟以暴疾聞，見薛庸齋文集，編修不能成父志，故孝廉云云，所以深貶之也。詞劉公云，中丞齊魯士，屹立氣嶄絕，臥病臨安城，千里固積鐵，重值甬東敗，晝圍日曉馳，元帥天上來，驕盛貴莫匹，所將多禁卒，虎皮冒羊質，動止須闌白，豈得無肘掣，義律固詭譎，僕鼎尤恍惚，乍浦逮餘姚，千驥常撒捩，砲火瀉空來，晴千鷗飛

血，義勇先倒戈，大將莽奔驟，關隘歎不閉，公怒目皆裂，抽刀斷江流，分寸不得越，氣阻昌國濤，令肅錢塘月，大義責主帥，小心詰奸黠，聞范破膽寒。據岳力阻折，以茲西湖波，晴光蕩城闕，每恨貪功徒，上章苦論列，宸聽頗虛納，物議堅莫奪，嚴譴兩依違，公論未昭雪，伊昔侯官公，謫戍事倉卒，蕭條行李來，握手兩決絕，解贈五百金，箱篋立空竭，金甌正完固，寶劍豈折缺，反念玉關人，萬里犯炎熱，隕涕下黃河，到海聲幽咽，去住兩忠賢

夢魂永怛怛，持論嚴正，皆詩史也。

詔詩所謂王子此所謂元帥皆謂奕經詳下

虎門之陷，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死焉，其事尤悲痛，燕山徐綱伯維城有詩弔之云，天蒼涼，海於邑，撤戍兵，延虜入，延虜奈何，和衷主和，不和奈何，迅奪天戈，哀哉督臣主和議，提臣忠勇氣蓋世，忠勇蓋世督臣忌，亟撤重兵置死地，置之死地空請援，縱鯨跋浪驚高天，戰必不勝驗左券，然後卒成和局如所言，嗚呼，督臣之罪不容誅，阿徇大抵由中樞，桓桓提臣真丈夫，力戰致命無踟躕，逆勝椒以紅氍毹，欽其毅烈猶嗟吁，鼓吹送歸南海隅，督臣視之心倘愧，悔由愧生愆或蓋，不惟不愧意且快，喪心病狂國事壞，二臣忠奸著中外，忠奸且著千萬代，咄嗟哉，虎門雄關乃不守，不守堅守劉隻手，於是督臣界地香港遂為夷虜有，見天韻樓詩存，魯通父孝廉重有感一二兩首，亦弔關公而作，（見前）第二首沈鬱蒼涼，靈氣恍惚，最為生色，前軍力盡宵泗水，幕府謀深坐裏糧，兩句即綱伯一詩之意，納之

十四字中，尤覺微而婉，洵詩中之春秋矣，相傳公死節後，屢著靈異，一日大風作，瀕海人見一大纛幢揚帆而上，舵樓中坐一金甲神，仿佛公也，海神白馬，其感激人心有如此，孝廉握節魂歸雲冉冉，颺灰風疾海茫茫，神光金甲分明見，噴血銜須下大荒，卽謂是也，公字仲因，一字滋圃，江甯山陽人，起家行伍，容貌如常人，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口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綱伯所謂督臣，通父所謂幕府，蓋指琦善，公居虎門之六年，而禁烟事起，林文忠公以罪去，前直隸總督琦善代之，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與衍，易盤踞，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英人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琦善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遼緩，寇不報命而急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不下萬人，又民兵數萬，而琦善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而已，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寇進攻威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勵哭請師，合城文武皆方求，琦善置不問，公遂戰歿，時二月六日也，通甫有關忠節公家傳，甚詳，忠節，公諡也。

庸人誤國養寇，自古痛之，然未有無恥如今日所謂不抵抗者，因憶鴉片之役，亦有類此，而尚不敢公然以此爲搗藥，然其爲禍已可觀矣，悲哉，廣東沿海墩臺，曰沙角，大角，

虎門，橫擋，烏浦，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棋布星羅，林文忠到粵，即相度地勢，互爲聲援，內河復加木椿鐵鎖，載石沈船，奏移高廉道駐澳門，守以重兵，雖百英夷亦無能爲役，迨道光二十年琦善來代，預存不欲戰之心，英兵至虎門，則急撤烏浦，至烏浦二沙尾，則急撤嶺德省河兵，舊防盡墜，英始縱恣，琦善初索英人烟費銀一千萬兩，領事義律允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爲英有，並索寧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琦善惶懼，奉約惟謹，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請援置不應，羣情憤激，而莫可如何，有匿名題壁詩云，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漏卮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賂謂煙費也。

初林文忠公至粵焚煙土，總督鄧公廷楨曾有高陽臺詞紀其事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煙，膏膩銅盤，枉猜繡闥閑眠，九微夜爇星星火，誤瑤牕，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貨天錢，星槎却到牽牛渚，嘆十三樓上，暝色淒然，望斷紅牆，青鸞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顆珠圓，指滄波，細雨歸帆，明月空舷，以鴉片鴛粟煙膏等字，一一嵌入，絕無斧鑿痕，頗見匠心，而十三行之喪氣，各洋舶之索然歸去，尤爲形容盡致，十三行者，李調元南越筆記云，廣州城南設有十三行，蓋商人設以攬中外交易之柄，猶內地之牙行，商人重利，鴉片尤爲大宗，先僅七家，後分爲十三，最著爲番禺潘振承之同文行，而南

海葉延勳伍秉鑑，亦爲俊俊者；後鄧公與文忠皆戍邊，道出嘉峪關，文忠有詩四律，勁氣直達，音節高朗，其四云，一騎纔過卽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漣，棄繯人去誰能識，投筆成功老亦還，奪得燕支顏色冷，唱殘楊柳鬢毛斑，我來別有征途感，不爲衰齡盼賜環，言婉而意哀，其隱痛蓋有不能言者矣，後鄧公先文忠一年賜環，文忠送之以詩，有云，岐路又岐空有感，客中送客轉無言，鄧公和此韻云，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俱爲一時傳誦，雖非國恥，而與此役有關，類出於此。

林文忠公以十九年十二月奉命總督兩廣，亟繕守備，並請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省嚴防各海口，英擾粵自二十年二月至五月，終不得志，遂於九月改擾浙江，我以疏防，遽陷定海，老成之言不用，大局遂壞，文忠反以此獲罪去，清社之屋，中國之不振，實兆於此矣，故定海之陷，中外形勢轉捩之一大樞也，是役我定海知縣姚公懷祥，總兵張公朝發死之，姚某伯孝廉有長歌記其事，歌云，趙君案謂趙裕熙置酒忽不樂，醉掣匕首揮白雲，胸中舊事匿真史，謂當借我長篇陳，今宵大雪天陰陰，瘦猿作筑烏爲琴，商聲離案疑離字之誤杳和千籟，有鬼旁涕悲其音，當歲庚子夏六月，喝日千巒燦林樾，孤城海上浮一丸，罔兩前來索山骨，擣虛或似龍驤軍，樓船走穀天爲氣，請兵告急拒不發，一朝壞我將誰云，二十七艦平旋潮，亂呼鸞鑿金距趨，遊魂經島豺狼忍，側目中原意氣驕，承平已久兵力孱，刀鈍不厲弓難彎，糧無儲蓄縣官苦，職有

司守將軍難，將軍獨轍當堅壁，縣官倉皇倒持戟，約戰難寬三日期，萬姓存亡爭一息，女着

自注時紳士勸張公入城，連陳公嚴止云是香職也

邱山

列炬南門關，羨藜樞木傳車轅，將軍擊馬堵衝道，兀立不動如邱山，可動身不動，微命鴻毛國恩重，驚森壓屋孤木持，經霧埋雷一星竦，連環鎖甲霜冉飄，將軍立馬東崖高，屯郡貔貅正傳宴，眼看逝水流滔滔，斯時縣官巡民市，十戶荒涼九逃徙，存者誓爲一臂當，敢以偷生速公死，忽傳鈴騎絕城來，城門不鑰轟然開，火鴉落砦大旗折，雷聲捲地聞哭哀，將軍死矣民則那，四城鼎沸訛言多，前兵已潰後不繼，將軍未死還如何，將軍未死創已深，民爲裹血聲嗚咽，堂堂天子命之帥，詎宜生就蠻夷禽，將軍廉廩識大義，民挾將軍授之騎，南門路塞馳北門，誰料將軍受民餌，社狐倉鼠無一存，灑地但有新血痕，天魔種子夜叉相，汗如魚氣蒸渾渾，存者欲出不得出，出者闕門不敢入，未死徒爲將軍悲，一死還爲縣官泣，將軍囚赴轅門識，腐革無完足寸齒，將軍不死大帥生，誰許將軍舌能辯，北面稽首烟草中，縣官就死何從容，杜鵑喉澀泪出骨，赤山炎氣方熾熾，我歌至此心腑摧，縣官良吏非庸才，爲臣不易久紳佩，自注五日前尚在書院，課士以爲臣不易命題見危而授無疑猜，高墳古柏風吹折，下有清池凜寒雪，自注城北同歸城爲明魯王諸臣嚴葬，慮下有梵宮池姚公殉節於此昔日羣公有同志，今日縣官是孤節，高軒食肉多組纓，天地私汝成一

名，可憐烽火初驚夜，猶與諸生講六經，縣官已矣且弗論，將軍不死還何言，一時鐵鑄六州錯，遂拖黃泉萬古冤，天門巖嶮難呼枉，遍野荆榛蜜羅網，尸居不識海淺深，反珥雕翎受勳

賞，將軍不死還死創，桐棺草斂秋風涼，海風東浙潛蛟遯，海月南閩淒雁翔，縣官亦是閩中產，苦共將軍竭心眼，春秋功罪無倖逃，同見先皇復何報，趙君醉醒吾歌終，大雪爲止羣山空，起看溟渤天同遠，側聽旬砵水又風，青天茫茫億萬里，書我長歌擲諸水，東水澄清天日高，始信魚龍多譎詭；案兩公殉難事，載籍不詳，得此可補史闕，張公被賣，詩意絕痛，情已無所徵考矣。

英人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再陷定海，吾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皆死之，而王總兵死尤烈，朱伯韓觀察有詩紀其事，題曰王剛節公家傳書後，剛節總兵諡，家傳梅伯言郎中作也，詩云，皇帝廿一載，逆夷寇邊陲，定海城再陷，三總兵死之，其一鄭國鴻，其一葛雲飛，公死尤慘烈，寸磔無完屍，親軍數十騎，糜戰同燼灰，先是裕制軍，仗鉞往督師，余督爲犄角，三鎮爲指揮，要害議分守，險難安敢辭，甬東僻海陬，鋒刃苦新罹，流亡招未復，怪鷗嘯蒿藜，荒郭背崖碧，曉峯何嶽崎，竹山障其南，仄徑窮烟霏，兵法忌阻隘，技擊無所施，峨峨九安門，獨力誰能支，公率壽州兵，帳下多健兒，列柵據峯坳，彼虜潛來闕，我兵壁壘堅，無從抵其蠟，賊退攻竹山，巨礮轟奔雷，乘勢破曉峯，城角忽崩摧，公適急赴援，事已不可爲，鄧帥斷右臂，裹創強撐撐，張目猶呼公，陽陽如平時，葛陷賊陳間，血肉膏涂泥，或云沒入海，舉火欲設奇，一酋自後至，剗刃裂其臍，惟時海色昏，頽雲壓荒陂，公棄

所乘馬，短兵奮突圍，前隊既淪亡，後斷勢漸危，相持已七日，援兵無一來，公死復何憾，公名日星垂，昔年戰渾河，奮搗鞭羌夷，平搖蠻苗疆，奪螫居前麾，鯨鯢坐可屠，何論鼠與狸，命將惜非人，錯置乖機宜，傳聞祭藤日，公潛語所私，吾已辦一死，此行必不歸，大帥奔寧波，招寶旋傾頽，同一委溝瀆，可憐損國威，颶風吹怒濤，沿海半瘡痍，老弱儒道旁，婦孺走且嘍，稍喜劉中丞，鎮定安遺黎，用兵今兩年，吾皇日嗟咨，既苦經書絀，又虞民力疲，專闢成空名，文吏習罔欺，寇至軍已逃，兵多餉空糜，頗聞陳將軍，戰歿江之湄，歸元面如生，大名與公齊，世論泥成敗，事後多詆諆，若公等數輩，使建大將旗，進可殲凶鋒，退必堅藩籬，何必哈隱憂，歲幣爲羈縻，國家重武略，忠義懷前徽，死事例議卹，優典極寵綏，謚公以剛節，祀公有專祠，公名曰錫朋，傳者宣城梅，我爲補所遺，長歌告子悲，敘述密綴，於委蛇滄蕩中，鬱風雷之聲，斯爲可貴；

附梅伯言王剛節公家傳英夷擾海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

咸借之公諱錫朋字機慎順天府懷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回原城守營游擊遷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携至回莊戰疾力矢瘞其營營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擊賊阻渾河沿河大軍圍道渡河進擊什葛斯城進圍收英吉沙集爾羌和圖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苗民亂湖南慶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燬之黃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孫亦煥勳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冲獲其會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擊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務又從定蓮花汛冷水冲金竹根桃花冲紅泥田各寨及排後務亦就禽服運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闕改壽春鎮總兵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公定回強知名及平糶功居最營成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人不利趙教之可兩今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

門鄭國鴻駐竹山門嘉雲飛駐曉峯該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納爭門公衆且謀所報
及身自盡殺數百人賊至益多擲短兵陷陳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敵亦
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寨者不出門於庭門馬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每所遇每所自
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維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諡卹建專詞子承泗賜都尉此外尚有
朱副將戰歿他鎮兵遂潰詩以哀之一首，老兵嘆一首，寫主帥良意憤事，歷歷如續，可知是役
之敗，非在將之不能戰，兵之不能用，器之不能利，而在主帥之非其人，牛鑑之法，葉廷琛
之愚，余步雲之狡，奕山奕經之無用，皆可爲嘆息流涕者矣，而三鎮之敗，裕靖節雖一死，
猶不能蔽其失援之辜也，或曰乞援爲大風雨所阻，非不援也；詠朱副將云，將軍名挂其姓
朱，膽大如斗腰圍粗，願縛降王等鮫奴，臨陳獨騎生馬駒，寧波三鎮新失利，大帥倉皇欲走
避，公橫一矛踞帳前，此輩跳踉那足畏，我有勁軍人五百，自當一隊往殺賊，大兒善射身七
尺，小兒英英虎頭額，紅毛叫嘯總戎走，峨峨舟山棄不守，鎗急弓折萬人呼，裹瘡再戰血積
糊，公拔禱刀自刺死，大兒相繼斃一矢，小者創甚臥草中，賊斫不死留孤忠，是時我兵鳥獸
散，月黑漫漫天不旦，中丞下令斷江旱，亂兵隔江不敢逃，敢有渡者腥吾刀，案初副將，以
二千衆屯慈谿城西之大寶山，圖鎮海，宗室大學士楊威將軍奕經，聞三鎮之敗，遽退杭州，
前軍觀望，夷乘之，遂敗，人帥倉皇云云，卽謂奕經也，中丞則謂劉韶珂；老兵嘆曰，金門
已徧廈門矣，老兵歎息爲我說，借問老兵汝何來，道路飛書連兩月，公家程期不得緩，兩脚
戰瘡皮肉裂，老兵患苦何足陳，我家主帥孤大恩，廈門屯戍兵有萬，况有鎖鑰連金門，當時

烽墩眼親見，主帥逃歸竟不戰，獨有把總人姓林，廣額大額又多髯，自稱漳州好男子，當關一呼百鬼瘡，可惜衆寡太不敵，一矢洞胸腸突出，轉戰轉厲刀盡折，寸樹至死罵不絕，嗟哉漳州好男子，安得防邊將軍盡如此，與爾同生復同死，案此所謂主帥督臣顏伯燾也，不戰退同安，英軍既得廈門，亦不守，直駛浙江，伯燾遂以收復廈門奏聞。

姚某伯孝廉有哀三總兵詩，可與朱詩參看，詩云，白日不照魂，青天理無改，廢土匿隱情，何從哭滄海，三公雖武臣，嶄嶄國之虞，厚祿榮太平，夙知眷有在，骨都狼性奸，恩命負已每，再寇昌國洋，捶腕恣鼓賊，維時月塞壯，盲風颶以颶，黜爾陰雲疑，飛火搏縣疆，頗愁城潰崩，連檄告所殆，八達蛟門賴，尙疑詭詞買，峻座擁萬軍，張望究何待，六日仍絕援，孤軍壯亦餒，始知移鎮時，已遭閩主給，瀕穹罔恤民，霖漲逼昏溺，可憐戲下營，十夫九燬旌，堅餅和爛泥，飲泣忍充餒，三公慰撫之，未暇憤與悔，相期併力圖，一注奪全采，誓必殲此酋，保伊民戶教，葛天龍武侯，虬姿卓英軌，抑難去當中權，其氣什百倍，右翼聯曉峯，左衝絡青壘，青壘誰帥師，式也太原偉，而我榮陽君，威稜憺崔嵬，榮陽官緝裳，擊刺夙稱美，抗旌策諸校，膽可奠巽靡，未防輻輳疾，背從茅嶺躍，猛發燦炭紅，蒼頭盡罹燬，絕磴有隋屍，流血染枯葦，龍武露青紉，四嚮冒弦駛，意在陷敵堅，力拯未亡士，孰虞部曲軍，先已瓦同解，超驥控虎落，合刃不移趾，批頰驚腦塗，子子復何俟，惜哉三稜刀，僅

格邛笮鬼，畢命投土城，猶然切其齒，俄傳青巖頭，骨磔太原死，嗟嗟壽春軍，南還無隻履，長城一朝壞，幽掠遍鄉里，下以戕民命，上以賊國體，誰實成厥終，誰實構厥始，白日縣青天，昭昭有功罪，邇聞東園垠，爛沙漉齒髓，叢葬歸一邱，不復辨誰氏，湖池成沃焦，秋靈鬱濯濯，作詩聊備風，徵信敢言史，且代傳芭篇，大招嚮盤峙。

自注盤峙定海山名即盤嶼

三總兵皆能文，有儒將風，梅伯言郎中嘗見剛節家書，及祭所親文，稱其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鄭忠節文學最優，尤精經術，著有詩經疏義行世，葛壯節有四十自傷詩，頗爲人傳誦，有云，馬不嘶風劍不鳴，等閒已老健兒身，近來不敢窺明鏡，恐照頭顱白髮新，邵位西口口謔辰撰墓表，載其撰有名將錄，製械製藥要言，水師緝捕管見，浙海險要圖說，及詩文，凡數十卷，今皆散佚不可徵，惜已，附記於此。

葛壯節公雲飛有妾，容止閑雅，而富有膽略，聞壯節死耗，集他侍妾數輩，及殘卒數百人，乘夜入寇壘，奪壯節屍，歸葬之，故里人以比明季之沈雲英，汪芙生孝廉爲製葛將軍妾長歌云，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糝粘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說張巡妾，共道名姝越國生，苧蘿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塔，到處相隨卻月營，清油幕底紅鐙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喜論兵，日暖長楸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蠻峒，新聲休唱丁都護，金盒牙旂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

蚩尤霧，一軍如雪陳雲高，獨鷲凶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泪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旂素鉞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蹏溼盡胭脂血，戰苦綠沈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虜娥心似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旂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尙留遺恨韓家婦，還鄉著取舊時裝，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還夢舊沙場，案東嶽宮爲壯節死難處，故詩中云然，妾亦山陰人，惜其姓氏已不可徵矣。

英人既連陷定海鎮海寧波，明年五月遂進陷寶山，吾提督陳化成死之，旋陷上海，於是海疆事益壞，陳公由行伍積軍功洊升，忠義素著，至是夷事急，公自請移駐吳淞口，與士卒同甘苦，歷三年如一日，軍興，凡節度調遣，均非公意，寶山將劍人布衣與有舊，布衣有奇略，嘗謁公論兵事，深以上下苞苴文武塗飾訓練無素心力不一爲憂，公歎曰，吾武人脫不幸，知有死耳，及殉，布衣有穎川將軍行弔之云，穎川將軍真人豪，身經百戰輕旌旄，三年蒼兕臥鼙鼓，一朝白馬乘風濤，濤上頻年有邊警，詔書特許公移鎮，持重能緩將士心，忠貞獨效疆場命，峨峨石礮東西臺，樓船橫海風烟開，此是江南金鑲輪，紅洋萬里唱檀來，消息南來堪一鬪，出師大將銘旌送，越王臺下陳雲寒，羅刹磯頭雪花凍，從容冠劍領諸侯，幕府風流

江左愁，豈有龍韜稱節制，漫勞虎嘯誤軍籌，萬事從來悲掣肘，如此雄關偏失守，武臣死耳復何言，國恩天壤誰生負，公時意氣凌雲霄，登臺慷慨藏鋒刃，酌酒今日好男子，要當殺賊始英豪，火龍百道赤燦怒，白鬼煩冤黑鬼苦，十盞十決勢未窮，再接再厲事乃誤，江頭告敗自紛紛，死事流傳尚未真，竊上棘門等兒戲，蕭娘呂姥各全身，問道今年已通市，朝廷自爲蒼生計，獨租詔下萬人懼，可憐六郡良家子，太息昆池有劫灰，即今誰是濟川才，袁家戰壘西風裏，滬濱潮聲日夜哀，其言至痛，而事跡不甚詳，予嘗作公傳，道咸間，袁君翼曾作陳忠愍公殉略，言死難事甚詳，予別有聞，見前人筆記有異同，爰重爲之而附於此，傳曰，公諱化成，字蓮峯，姓陳氏，福建同安人也，生而魁岸，要腹輪囷異常人，稍長，飲啖兼三人食，力可勒奔牛，束髮從戎，疊有功，至偏裨，從李壯烈伯長庚濊海盜，洊升至金門鎮總兵，道光十八年，授廈門提督，時浙粵警報狎至，公移駐吳淞，夙夜憂勤，常數日不寐，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與英吉利和議有成約，將就撫粵東，朝野舉欣欣有喜色，諸軍守備皆懈，公獨不可曰，夷情反覆不可恃，益飭勵所部，衆笑之，夏四月，果寇吳淞，各軍皆震，兩江總督牛鑑尤戰栗失次，公進曰，夷所恃者，銃礮耳，某身歷海洋垂五十年，入死出生者數矣，今願以身當之，公母懇，於是麾紅旂登西礮臺，而以東礮臺屬某將，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少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爲所震，

自亂則敗矣，撫吳淞營參將周世榮背而言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卽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船電發蟬附，銃礮齊鳴，聲震數十里，公春容應戰，連碎夷大艦一，火藥艦一，象鼻頭桅戰艦三，敵執却欲遁，我軍噪而奮，方事之殷，東臺將士少却，公問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親帥世榮等馮高瞭望，指揮部隊，銃礮子錯落如雨，敵從冠際下，公若無覩，屹立不少動，夷衆望見，疑非人，及偵知公，乃大驚，是時牛鑑聞勝自寶山趨出，軍士皆呼躍，戰益力，夷酋竊退，僂道出小沙背，由桅顛瞭見其繻，突狙擊之，牛驚，跳走，督標兵遽呼曰，制軍傷矣，衆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奔走，夷乃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爲矣，不如行，公拔刀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徑去，夷登岸萃礮注公，顛，復擲起手雙巨銃，亦重，歎血死，而手執紅旂終不仆，麾下從殉者凡八十餘人，守備韋印福堊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死最烈，印福於嘉慶中疊著武功，每日武官臨陣，死生度外事，若畏死，奚官爲，金玉臨危，或勸去，則勃然曰，我年十六，卽食國餼，今焉辟害，遂及難，大華多力，公守臺礮斃夷兵山積，皆大華手擊之也，發千斤礮，左右轉移無如其意，當東臺却走時，衆志動搖，公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公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時，公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共誅之，由是士皆感奮，公卒衆潰，攀桂不行，身嬰數十礮，猶奮起殺敵，終飲刃死，

公之感孚得士有如此，公瀕死時，願謂安徽武進士劉國標曰，我不能復生，速免我首，劉亦
亦甚，負公屍葦蘆葦中，越十有二日，始斂於嘉定，面如生，臂膀及腰受礮子如蠶房，百姓
巷哭罷市，積象祀之，事聞，宣宗震悼，予諡忠愍，公在官愛民，尤禮賢下士，拊循部曲，
嫗媁如家人，軍中呼爲老佛，臨陳則嚴威若天神，夷初警，一夕大風雨，潮侵岸高數尺，總
督裕謙使人覘之，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然，竟達旦，部下數千人，無譁者，夷之入寶山
也，犒飲於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至此，其一陳公者，
副將連昇也，先公死粵難，王遽常曰，故老言，牛鑑甫至上海，夷以利話撤淞防，牛密允之
，而懇爲公覺，故陽出視師，及聞礮，卽逸去，嗚乎，牛之肉尙足食乎，雖然，牛猶知貪利
爲非義，知畏公，以視世之不值清議，不知正義，無恥養寇，不加遣一矢，日蹙國萬里者何
如哉，嗚乎；或曰，事初起，公與牛鑑書，海口軍事一以付余，君但無出寶山門一步，事必
濟，牛以輕出，遂敗，布衣尙有聞吳淞失守，逃潰文武甚衆，書憤一首云，女子猶知賦小戎
，男兒那作可憐蟲，孤城一燼風猶烈，義士同聲鬼亦雄，晉鄙有軍皆壁上，亞夫無令在師中
，吳淞野哭滄江冷，蘆葦蕭蕭夕照空，類列於此。

英人既破上海，六月遂由福山口入陷鎮江，時奕經統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諸營，分
布江浙資策應，而駐節蘇州，鎮江告急，竟恇怯不救，城陷，副都統海齡自縊死，將劍人有

潤州書事詩云，北固山雄北府兵，南徐重鎮控南京，但聞天上將軍下，不見軍中鼓角鳴，烽火照殘揚子渡，旌旗愁望廣陵城，斬王戰蹟今何在，簫瑄樓船落日橫，將軍謂奕經也。

上海既陷，金陵已震動，六月英夷復陷鎮江，七月遂西薄，連大礮置鐘山之顛，爲碎城之計，於是城下之盟成焉，實爲我國割地賠款之始，吾世世子孫所不容一日忘者也，悲哉，金弓叔茂才有圍城記事六詠，描寫慌亂及無恥情狀極真，說鬼一首尤趣；詠守陣云，將軍自注突遣追風騎，九城之門一時閉，自注江甯凡十三城門共四久閉，道有訛言江上傳，今夜三更夷大至，此時行

者猶未至，須臾聞說皆驚疑，入城出城兩不得，道旁頗有露宿兒，平明馳箭許暫開，沸如蠅集蠹如窠，土囊萬箇左右堆，羊腸小徑通車纜，老翁腰間被切財，脚下蹴死幾幼孩，村婦往往踏墮胎，柳梢摧拉遺屍骸，摩肩擁背步方跋，關吏一呼門又鎖，繞郭聲聲痛哭歸，頭

上時飛洗礮火；

自注事始於六月八日時夷尚未陷鎮江

詠避城云，海上逃人言整整，夷於丁男不甚虐，惟與婦人作劇

惑，比戶由來皆火索，城中兒女齊悲啼，四鄉一一謀枝棲，尋常家具避人齋，腰纏浪擲輕於泥，誰謂鄉農亦稱霸，百金纔許蝸廬借，瓢水束薪珠玉價，釵鈿裙襪奪之詐，稍不如意便怒罵，搶地無言但拜謝，道來此間已被赦，不見鄰婦頭鬢髮，無錢能賃香笏蓋，膝前有女年十三，中夜急嫁西家男，身攜布被居茅庵，詠募兵云，城中舊兵不如領，分守城頭尙無策，何論城下詰暴客，市兒反側頗接迹，一旦招之入軍籍，朝來首裹青布幘，細繻革鞞鞞盈尺。

黑衣蔽腹袖尤窄，堂下羣鴉立無隙，或舞大刀或礮石，取其壯健汰老瘠，九城壘壘保衛册，

自注時分城內爲九道 晝坐當門怒眼赤，大聲能作老梟嚇，惡句往往暗褻魄，夜出走巡街巷柵，火光燭天

月不白，木槌竹鞭在肘腋，自注時鄉兵不登城兵器皆以竹木爲之取足衛身而已 吠犬無聲都辟易，一人日與錢一百，勤則有

犒惰則革，借問誰司鼓與鉦，居然高坐來談兵，百夫長是迂書生；自注主其事者大都吾輩而已 詠警奸云，西北

諸山火星墮，都說城中有夷夥，中夜能爲夷放火，大吏責成縣令拿，縣令責何人，野宿蹲如蠹，

搜身偏落鐵藥沙，自注時首獲郭犯身有鉛藥數丸或曰郭固官頂匠藥其所宜有也 邏者見之喜且譁，侵晨縛送縣令衙，縣令大怒棒亂

搥，根追欲泛河源槎，叩頭妄指讎人家，一時冤獄延蔓瓜，從此里巷紛如麻，人人切齒瞋朝

鴉，平日但有微疵瑕，比來盡作虺與蛇，往往當路橫要遮，道旁三老私嘆嗟，平原獨無董事

恥，自注時司九城保衛者皆謂之董事 昨日亦獲瘦男子，大抵竊雞賊者是，詠盟夷云；城頭野風吹白旗，个丈大

書中堂伊，自注前協辦大學士伊里布在浙江時爲夷所感服故以此緩夷 天潢宮保自注太子太保宗室善英 飛馬至，奉旨金陵勾當事，總督太宰自注

牛瘡不鳴，吳淞車債原餘生，九拜夷舟十不恥，黃侯自注署江甯布政使黃恩彤 自分已身死，十萬居民空獻

芹，香花迎拜諸將軍，將軍掩泪默無語，周自請盟鄭不許，聲言架礮鐘山顛，嚴城頃刻灰飛烟，不

則盡決後湖水，灌入青溪六十里，自注皆當日奏章中語也 最後許以七馬頭，自注粵閩江浙許夷交市者凡七所 浙江更有羈縻州，

自注浙江定海縣 白金二千一百萬，三年分償先削券，券書首請帝覆丹，大臣同署全權官，自注

許夷儲蓄一年 冒死入奏得帝命，江水汪汪和議定；詠說鬼云，三大臣盟江上回，自注

首帝實次其國王印次諸大臣押次其酋長押其酋長署銜曰全權公使

侍從親見西鬼來，

自注江南俗稱鬼曰鬼子

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醜惡如栗煤，髮卷批耳髭繞腮，羊睛曠曠

秋深苦，言語不通惟笑哈，高冠編篋笠異臺，氈衣稱身無剪裁，漆屨綠滑琉璃栝，短刀雪色

銀燈袖中燉火花銅胎，鏡箔五尺闊八垓，寸筩作字鏤纖埃，口銜菰葉紅不哀，長壺斟酒鵝

黃醅，聽者不覺心顏開，有塔高轟南山隈，鬼官日日遊相陪，父老奔走攜童孩，隨行飽瞰歡

若雷，居然人鬼無疑猜，亦有賤驅真奴才，何樓偽貨欺痴狀，

中山詩話世語虛偽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詭者非沽濫稱也

竟買小舟樹短桅，船輪要看火燄推，晚歸向客誇多財，雙鳳彎環錢百枚；

自注夷市物所用洋錢皆多鑄雙鳳與向來流入中

國者惜遺辭未能盡雅，七馬頭云云亦誤；案南京條約第二款，只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

港，伊里布耆英牛鑑皆當時所謂全權大臣也，款夷既成，溥海同情，蔣劍人有詩痛之云，玉

帳紅旗江上屯，元戎振振令彌尊，中朝不戰銷兵氣，絕域求和識聖恩，華夏風雲天未定，封

疆功罪事難論，諸公莫忘艱難際，回首狂飈溥海門，在今日寇氛中讀之，不知涕泗之何從矣。

道光壬寅英人犯粵，果勇侯楊芳爲參贊，因英人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爲厭勝

計，和議成，遂不果用，有無名氏嘲之以詩云，楊枝無力怨東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

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見牛應之雨牕消意錄，案芳，松桃人，字誠村，從楊遇春剿川

楚教匪，每戰輒爲軍鋒，又平叛回張格爾於新疆，亦有功，當時與遇春稱二楊，號名將，蓋

以行伍起家，未嘗學問，平匪亂則有餘，禦外務則不足矣。

五口之約既定，耆英與期兩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粵，葉名琛爲巡撫，英夷申前約，而徐葉斬之，旋葉繼徐後，隱然繫天下重望，奈以和戰首鼠玩敵被囚，終致大局潰裂，身亡國辱，天下莫不醜其所爲，然亦未嘗不哀其志，葉在囚中嘗有詩云，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軍壁上看，向戌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績，恨態愁容下筆難，又云，零丁洋泊歎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反，隔牆紅徧木棉花，案鎮海樓在印度之孟加臘，葉卽囚於此；英吏五日爲績相一次，分報英國主及香港上海英吏，而葉之父，當城破時，倉皇出走，未得音問，故其詩云然，詩中絕無自艾之意，尙高自期許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又嘗作書畫應洋人之請，從者力勸不可題姓名，乃自書海上蘇武，故詩中亦以蘇卿自況也，既病死，英人傳其詩至中土，有爲之語曰，不戰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置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可謂諱而虐矣。

葉名琛禍國，粵人有樂府三章記之，突梯滑稽，中有血淚，其辭云，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十三夷礮打城驚，十四城破礮無聲，十五無事靈不靈，乩仙邪，點卦邪，籤詩邪，擇日邪，又夷船夷礮環珠口，紳衿翰林謁中堂，中堂絕不道時事，但講算術聲琅琅，四元玉鑑精妙極，近來此秘無人識，中堂真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真可惜，又洋礮打城破，

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泪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本無疑，試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所言皆實事，粵民自琦善蒞粵後，常疑大府陽剿陰撫，葉名琛亦畏粵民之悍，遇事尤裁抑外人，欲求衆諒，然粵民見葉之夷然不驚，轉疑其與英人有私，及英人累致書不答，且不宜示，則愈疑之，僚屬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招集團練，又不許，衆固請，葉徐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也，先是葉之父志誥，喜扶乩，葉爲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取，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訝之，故樂府云云，或曰洋人賂扶乩爲之也，然以事秘，世莫得而詳，葉旣被虜，英人以之傳觀外國各島，曰，此中朝宰相也，及死，廷評免其戮尸，文吏赦其辱國，甚有以蘇武郝經相許者，富順朱眉君作漢陽相公行曰，漢陽相國望龍虎，帝命天南咨固圉，盧頭十載建旌麾，黃宣五等頒茅土，雍容軍政矜裘帶，沈毅神機陋干羽，百吏難參杜德機，遠夷默玩渠丘莒，巨艦周城三十六，先聲一礮摧公府，萬雷入夜火轟雲，人肉填城血爲雨，豈無老熊臥當道，勢可憤豚公不許，兵有虛聲責有專，諸卿高閣何關汝，十月十四事當戢，鎮海樓中備尊俎，轟器喧闐播大鼓，九十三鄉勇遣歸，龜從策從時可數，粵秀山頭紅旆舉，諸營飛翰安如塔，無人之地索相公，百鬼挾趨公首俯，回紇今眞見大人，匈奴固是噴夷甫，奮身不竝蛟龍遊，繁瑣甘遺犬羊侮，土風誰聽鍾儀音，廷評或

許蘇卿伍，相公一身何足惜，中朝體制天王土，嗚呼，相公之志非不堅，半生功烈知由天，東洛舊齊舞海望，南皮新就富華薦，散金自學陳平課，如意猶思昭遠賢，李陵得當還歸漢，千里云亡定怨仙，君王面下歐刀救，故舊情深動顏色，幸不生還累素交，且爲易棺安反側，文淵馬革換蛟絲，慷慨幽髮那得知，老父悲涼撫題湊，聖朝寬大免陳尸，相公介弟東華客，文采瓊珩品圭璧，著書口口有高名，下客長安曾接席，可憐痛哭爲余說，國憂方亟非家阮，我時無語祇沈吟，事有難言忘弔惜，願能奮發攘夷功，一洗垢癥同氣質，粵遊偶讀粵中詩，廣東人譏誠有之，自注見陳肅甫詩敢道是非無信史，欲明功罪仗微詞，屢乖事會寧關命，掃壤家居更付誰，征南幕府新傳箭，笳鼓喧喧歸善縣，官紳踴躍檄輸將，王師鎮靜終無戰，故事無須感漢陽，天津北去火輪忙，東風入律變龍精，捍海金堤白霧王。

粵局既潰裂，英遂糾法寇天津，進薄海淀，文宗倉卒出奔熱河，圓明園被燬，與庚子之役，同爲亘古奇恥，許海秋主事紀事詩：王壬秋檢討圓明園詞，紀此役甚詳，紀事詩云，皇帝未北狩，舉朝方晏然；魚龍戲曼衍，拜手觴萬年，維時夏六月，兵氣南斗纏，焚惑駭星變，民間多譏言，舐舐陸御史，抗疏陳大篇，倏忽七月交，鼙鼓津門喧，樞輔既引退，列卿還遷延，魑魅走白日，鷓鴣迷青天，前軍相交綏，駭獸如散煙，朝議易翻覆，撫戰兩未堅，竊策宋南渡，預計周東遷，猶恃拓羯兵，庶幾孤守邊，一人有棄甲，萬馬無迴鞭，似聞失河漕，

未收盟澶淵，六飛諫未出，兩詔衆所傳，威欲熊羆申，誅或鯨鯢駢，夷隄二十載，得此如轉
圓，開關執延敵，火已燎於原，袖手思張弓，無由弮勁弦，王公既失險，壞雲墮郊埏，黯黯八月
秋，萬樹霜華寒，光祿中槍退，丞相策騎旋，空勞懿親議，難仗藩王賢，己巳日未午，慘澹
旌騎翻，倉卒羽林兒，影影遑整冠，緹衣亦顛倒，遙行指木蘭，涼風起邊色，疲馬聲嘶酸，
啾啾白項烏，回首長楊間，關雲夜慘黯，頗似延秋門，爾時我皇意，豈不思多艱，大業二百
載，聖德垂便蕃，孤矢定四海，梯航方交驩，朝廷失砥柱，滄海生波瀾，昨者獲巨寇，譬鳥鐵
羽翰，呼吸一夫命，崢嶸千鬼環，狡計縱飛火，殿閣何斑斕，血色昆明池，電掣諸峯般，疑
是犬戎禍，傳烽悲驪山，豈比阿房災，焦土同一歎，急縱虎出柙，遑惜駒伏轅，鮮卑竟姑息，傷
隱宜生還，有功異回紇，無厭類契丹，介弟非仗鉞，進退空觸藩，遵負征虜任，絳慮和戎愆，
諺忌鼠投器，詩刺蠅止樊，躊躇起四顧，但求宗社安，古來重悔禍，咸以殷憂先，挽回術無
他，感召理有權，言果格豚魚，治可舞羽干，西山轉蒼鬱，王氣猶龍蟠，君側必大儒，中興
誠非難，案陸御史疑謂陸眉生侍御秉樞，圓明園之焚，相傳爲巴夏禮之洩憤，巴夏禮者，英參
贊也，英法聯軍既據天津，復薄張家灣敗勝保，氣張甚，巴夏禮遂至通州脅當路，當路密禽
之，解京師，聯軍攻益急，不得已遂放釋，既出，乃火園以洩忿，詩云巨寇蓋謂此也，或曰隄堯人之
子樓，通於英夷，實主之，莫能詳矣，圓明園詞云，宜春園中螢火飛，建章長樂柳十圍，離宮重

來奉游豫，皇居那復在郊圻，舊池澄綠流燕薊，洗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鎮故元都，西山自擁興王氣，九衢塵起黯連天，辰極星移北斗邊，溝洫填淤成斥鹵，宮廷映帶隴泉原，淳泓稍見丹棱泚，陂陀先起暢春園，暢春風光秀南苑，蜺旌鳳蓋長游宴，地靈不惜鑿山湖，天題更規圓明殿，圓明始賜在潛龍，因回邸第作郊宮，十八羅門隨曲澗，七楹正殿倚喬松，軒堂四十楹依水，山石參差盡亞風，甘泉辟暑因留蹕，長楊扈從且弋弓，純皇績業當全盛，江海無波待游幸，行所留連賞四園，畫師寫放開雙境，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當時只擬成靈囿，小費何曾數露臺，殷勤毋佚箴驕念，豈意元皇失恭儉，秋獮俄聞罷木蘭，妖氛暗已轉離坎，吏治陵遲民困痛，長鯨跋浪海波枯，始驚計吏憂財賦，欲賣行宮助轉輸，沈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邊然已至，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見誅文吏，此時先帝見憂危，詔選三臣出視師，宣室無人侍前席，郊壇有恨哭遺黎，年年輦路看春草，處處傷心對花鳥，玉女投壺彊笑歌，金杯擲酒連昏曉，四時景物愛郊居，玄冬入內望春初，嫋嫋四春隨風輦，沈沈五夜遞銅魚，內裝頗學崔家髻，諷諫頻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車轂鳴，金鸞莫問殘燈事，鼎湖弓劍恨空遠，郊壘風烟一炬間，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銅犀守荆棘，青芝岫裏狐夜啼，緇澹橋下魚空泣，何人老盛福園門，曾縱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闐厭朝貴，於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貴殊喧寂，偶來無復金闈客，賢良門閉有殘甌，光明殿燬尋遺壁，文宗新構清輝堂，爲近前湖納曉光，妖夢林神辭二

品，佛城舍衛散諸方，湖中蒲稗依依長，階前蒿艾蕭蕭響，枯樹重抽盜作薪，游鱗暫躍驚逢網，別有開雲鏤月臺，太平三聖昔同來，寧知亂竹侵苔綠，不見春風泣露開，平湖西去軒亭在，題壁銀鈎連到籬，金梯步步度蓮花，綠窗處處留羸黛，當時倉卒動鈴駝，守宮上直餘嬪娥，蘆笳短吹隨秋月，豆粥長飢望熱河，上東門開胡雛過，正有王公班道左，敵兵未燕雍門萩，牧童已見驪山火，應憐蓬島一孤臣，欲持高絮比靈均，丞相避兵生取節，徒人拒寇死當門，卽今福海冤如海，誰信神州尙有神，百年成毀何怱促，四海荒殘如在目，丹城紫禁猶可歸，豈聞江燕巢林木，廢宇傾基君好看，艱危始識中興難，已懲御史言修復，休遣中官織錦紈，錦紈枉謁江南賦，鴛文龍爪新還故，總饒結彩大宮門，何如舊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暫住已傾家，惟應魚稻資民利，莫教鴛柳鬥宮花，詞臣詎解論都賦，挽輅難移幸雒車，相如從有上林頌，不遇良時空自嗟，雖於時事未甚詳寫，而一代治亂之原，閒閒及之，發人深省，此於壬秋爲變格，蓋數微之連昌宮詞，其歸引之於節儉，而以監戒規諷終其篇，亦放連昌宮詞之體也；前有長沙徐樹鈞主事長敘，意在箋注事實，并敘之，序云，圓明園在京城西，出平則門三十里暢春園北一里許，世宗皇帝藩邸賜園也，聖祖常游豫西郊，次於丹棧泚，樂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其傍，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辟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原玉泉山曰鑿山，度宮牆東流入清河，水經注所

謂蕪縣西湖，綠水澄淡，燕之舊池者也，東流爲洗馬溝，東南合高梁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闐，八方無事，每歲締構，專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書以歸，若海寧安瀾園，江寧瞻園，錢唐小有天，吳縣師子林，皆放其制，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扁者爲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清漪，離宮別館，月榭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權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珍寶窟宅於茲，乾隆間濬池，發金銀數百萬，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侍從，並置園林，入直奏對，昕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於茲矣，文宗初，粵寇踞金陵，盜賊蠡起，上初卽位，求直言，得勝保曾國藩袁甲三三臣，旣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事者，各界重任，三臣支柱，賊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南數省，蹂躪無完土，上憫蒼生之顛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於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發題，憂心焦思，傷於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於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喜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卽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於料兵，委權柵外，超次用人，海內稱悉，而部院諸臣，無所磨厲，頗襲舊轍，晚得肅順，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艦至廣東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燒煙起釁，執政議和，予海

開稅銀千八百萬，英夷請立約，廣東者英與期十年，屆期，而徐廣緒督兩廣，夷使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爵，夷曾恨焉，志入廣州，咸豐元年，英吉黎佛郎西米利堅各國乘粵寇鴉張，中國多故，復以輪船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二船，盡擊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特臣民之私憤，乃潛至海岸買馬數千，募羣盜爲軍，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稱西洋馬隊，聞者恐栗，夷馬步登岸，我未陳而敵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卒率后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帥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礮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姦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姦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三晝夜不熄，非獨我無官守，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囚釋，於是巴夏里與夷帥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以海關稅銀三千六百兩，而夷人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駕熱河，今上卽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垂簾十載，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來貿易，設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燬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構釁，日以難我，應之不暇，蓋岌岌乎華夷雜處，又忽忽十有一年，園居荒虛，鞠爲茂草，西山大寺，夷婦深居，子旅京師，惻然不敢過也，同治十

年春，同年壬父重至麓下，迫話舊游，張子雨珊亦以計偕來，約訪故宮，因駐守參將廖承恩，許爲道主，四月十日，命僕馬同過繡漪橋，尋清漪園遺跡，積垣斷瓦，零亂榛蕪，宮樹蒼蒼，水鳴嗚咽，由輦路登廓如亭，南望萬壽山，但見牧童樵子，往來林莽間，莫從昆明湖歸，橋上銅犀，臥荆棘中，犀背御銘，泯然可誦，明日，訪守園者，得董監，自言年七十餘，自道光初入侍園中，今秩五品，居福園門旁，道子等從瓦礫中循出，入賢良門而北，指勤政光明壽山大和四殿遺址，至前湖，圓明寢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壞壁猶立，拾級可尋，董監言，東爲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爲樂安和，諸妃嬪貴人居也，洞天深處，皇子居也，清輝殿爲文宗重建，與五福堂，鏤月開雲臺，朗吟閣，皆不可復識，鏤月開雲者，卽所謂牡丹春也，世宗爲皇子，當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孫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壽冠前古，集於一堂，高宗後製詩常誇樂之，經其廢基，裴回怒焉，東渡湖爲蘇隄，長春仙館，藻園，又北爲月地雲居，舍衛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瀟溪樂處，僅約略指視所在，東北至香雪廊，階前葦荻蕭蕭，廢池可辨，復渡橋循福海西行，爲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瀉千頃，望蓬島瑤臺島上，殿宇猶存數楹，惜無方舟，不達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響，董監示予，此管園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雙鶴齋，又西過規月橋，登綺吟堂，經采芝徑，折而東，仍出雙鶴齋，園中殘燬幾徧，獨存此爲劫灰之餘；亂草侵階

窗櫺宛在，尤動人禾黍悲爾，雙鶴齋西爲溪月松風，翠柏蒼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宮人驅羊豕下來，東過碧桐書院，地跨池，東爲金華，西爲玉鍊，坊榭猶存，又東去皆敗數難尋，遂不復往，莫色沈沈，棲鳥亂飛，揖董監出福園門，還於廢宅，廖，澧州人，字楓亭，少從塞尙阿僧格林沁軍，亦能言行間事，感予來游，頗盡賓主之歡，既夕言歸，則禮部放榜日也，兩珊旣落第南去，余與壬父每相過從，言念園游，輒罔罔不自得，壬父又曰，園之盛時，純皇勒記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罷南幸，宣宗尤憂國貧，秋獵之禮輟而不舉，惟夫張弛之道，宜及嘉道時補純皇倦勤之功，而內外大臣，惟務慎節，監司寬厚，牧令昏庸，諱盜容奸，以爲安靜，八卦妖徒，連兵十載，無生天主，數日滋縣，由游民輕法，刑廢不用故也，江淮行宮，旣皆斥賣，國之所患，豈在乏財，又曰燕地經安史戎馬之迹，爰及遼金，近沙漠之風矣，明太宗以燕王舊居，不務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園居單外，非所以駐萬乘，廢而不居，蓋亦時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園宮，大臣以侈端將啓，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而比年備辦大昏，費已千萬，結彩宮門，至十餘萬，公奏朝廷，動用錢糧，昏以成禮，豈在華飾，若前明戶部司官得以諫爭，予且建言矣，又余聞慈安太后在文宗時，有脫簪之諫，關雖車牽之賢，中興之由也，又園宮未焚前一歲，妖言傳上坐寢殿，見白須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

二品階，明日至祠諭祠之，未一稔而園毀，豈前定與，子能詩者，達於政事，曷以風人之意，備緜霜雲漢之采，於是壬父爲圓明園詞一篇，而周學士潘侍郎見之，並嘆其傷心感人，筆墨通於情性，余以此詩可傳後來，慮夫代遠年逝，傳聞失實，詞中所述，罔有徵者，乃爲文以序之，蓋同治十年所作，或曰湘綺託之樹鈞者也，文頗周匝詳盡，惟事實頗有舛誤，普定姚大榮嘗有文攷之云，詩以紀事，敘以明詩，如二者皆非紀實，則不足徵信，且紀事之文，最重年月日，年月日一不分明，則事實可臆造，必啓虛誣顛到之弊，庚申之役，衅起換約，先是咸豐八年_{戊午}四月，英法俄美四國以兵輪至天津議款，英法聯兵攻陷大沽礮臺，挾兵要撫，文宗命大學士桂良等至天津查辦，津民遮謁道左，初髮匪北竄，擾及畿南諸地，津郡團練，禦賊有功，至是乃請率民團，助官軍拒敵，桂相不允，慰道之，嗣津民與洋人鬥毆，有英使行營參贊李國太在場幫助，李國太者，廣東嘉應州人，世通番，爲英人爪牙，津民惡之，糾衆生禽，謀殺之，桂相恐誤和局，設法解散，釋李國太回船，此咸豐八年五月事也，文忠以津沽密邇宸垣，海防緊要，特命蒙王僧格林沁爲欽差大臣，駐軍督辦海防事宜，九年_{己未}五月，各國至津換約，英人背約，闖入大沽口，且用礮炸列我截港鐵鎖，僧邸飭防軍擊之，英衆殲焉，中西紀事所謂大沽前後之役是也，而序以爲咸豐元年，僧邸託團練之名擊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特臣民之私憤云云，蓋誤以津圍剿匪暨禽李國太之事并爲一

談，而不知文忠歷年宵旰憂勤，選將籌防，意在決戰，其和乃不得已耳，十年庚申六月，英法大舉北犯，二十六日闖入大沽口，陷騎兵防營，七月五日，襲踞北岸砲臺，提督樂善戰死，初七日陷天津，畿輔大震，遂有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八月初一日，洋兵逼通州，文宗命怡親王載垣馳往議款，英使額羅金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散衆數十人來會，巴夏里狂悖無理，或告洋人有異志，怡邸遣商僧邸，以計禽巴曾，及其衆二十六人，解送京師，兵端復起，初七日，洋兵長驅而北，僧邸及大學士瑞祺副都統勝保迎擊，皆敗，僧邸不及具摺，馬上書片紙，飛奏御園，請暫幸熱河，遂定北狩之計，初八日寅卯間。文忠詣安佑宮行禮啓蹕，六宮及諸王從焉，東華錄及中西紀事所載年月日皆同，中西紀事於此役皆據當時公牘纂輯，故悉與奏案合，而序乃以爲十年六月十六日，與上所述咸豐元年事直接，於此役本末，尙在雲霧之中，而又傳述脫節，信筆舞文，議論可以自爲，豈年月日與事實，亦可以自爲乎，至洋軍攻海淀，焚御園及景山昆明湖一帶，先後凡二次，初次在八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二次在九月初四等日，湘綺以爲六月十九日大繆皆囚巴夏里被釋出獄，挾被捕及虐殺其從者十三人之恨，捕繫及監斃人數中西紀事不詳意圖洩忿，乃爲此不道之行，先是有建議殺巴夏里者，幸而未殺，若果殺之，則英人仇我愈甚，豈僅焚掠淀園而已乎，湘綺於事實不屑討論，其柱意祇謂朝廷不當有郊外遊觀之樂，若徒侈遊觀，必失民心，民心既失，必乘機構亂，淀園之焚，由

姦民縱火，洋兵乃從之，置巴魯修怨之師不講，祇歸獄於園居過侈，以垂炯戒，豈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予案序謂耆英與英期十年如約，亦謬，十年應作二年，南京條約，許五口通商，在二十二年，二十六年來粵請立約，耆英與期二年，後至二十九年，英艦入粵河，申前約，爲徐廣縉所拒，正二年也，姚所未及。

國恥詩話卷二

嘉興王蘧常著
無錫王亢元刊

同治庚午天津教案起，涉及英美法俄四國，而法人尤要挾多端，交涉棘手，時曾文正公爲直隸總督，隱忍求全，流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至黑龍江，大不理於人口，後直文正生辰，張宴於京師湖南會館，酒半，忽見題壁一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丞相登臺亦快哉，知否黑龍江上路，滿天風雪逐臣來，墨尙淋漓，文正爲悵然者累日，枕席有涕泣處，予嘗見吳中丞大廷津門紀事詩並序，紀此案甚詳，序云，天主教流行中華，爲日雖久，尙未遍布，自咸豐十年與各國通商後，法國逞其兵力，威脅直省，遍立教堂，且以邪術迷拐男女，竟有剜眼剖心之事，良民申訴，地方官無可如何，積憤已深，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遂有津民糾衆事，戕殺法領事豐大業，及法人十七人，俄人三人，並將津郡教堂學堂仁慈堂一律焚燬，法國駐京夷酋，紛調兵船，停泊紫竹林，藉端恫嚇，當事者欲以求和了局，現奉旨命曾侯相駐津查辦，而國是未定，和戰兩歧，余適督運閩米來津，日擊時艱，憂心如撻，撫時感事，情見乎詞，詩云，十年瀛海外，邪教徧中原，狂犬爭紛噬，羝羊敢觸藩，有誰能禦侮，無地與鳴

冤，倏忽波濤起，津沽白晝翻，又云燕趙悲歌地，華戎混處場，廿人同趙卒，一炬付咸陽，他族慣要挾，朝端要主張，須知相司馬，未便任猖狂，又云，憑仗樓船力，揚帆逼直沽，夷情工反覆，國事漫模糊，橫海屠鯨手，防軍落雁都，紛紛籌策者，可解火攻無，又云，世豈無韓岳，其如隱患何，川原三輔壯，忠義兩河多，投餌捐金帛，丸泥設網羅，願期三島外，早日息鯨波，然所謂迷拐男女，劍眼剖心，實亦當時傳聞之辭，曾文正親加推問，謂無能指實者，教案之起，文正即立意不獎士民義憤，蓋粵捻初平，不宜與外夷構釁，又慮四國合從敗約，變不測，故始終曲徇外意，一方急調大軍，扼近畿一帶，老成持重，何可厚非，然此文正常書空咄咄，至臨薨猶以此爲疚心也。

我國國聲既破，羣以爲可侮，俄羅斯亦乘隙闕我東西北，句結叛回，虛聲恫喝，隱有挾制中朝之意，當路響於外勢，因循苟安，幸左文襄曾惠愍內外堅持，折其牙角，西北大勢始定，當事之初，和戰未定，期野騷然，有癡人紘陽者，作憤言八首云，中興歲月慶承平，北鄙無端竟悔盟，從古艱難恢盛業，至今氣節作干城，主憂反是因臣辱，和議偏教與國輕，自有鈞衡操勝算，何須痛哭到蒼生，又云，玉關萬里一九封，戡亂三番紀武功，肯使樓蘭窺土宇，直教回鶻化沙蟲，紫宸夾輔尊姬旦，自注謂李蔚相黃者專征仗召公，自注謂左侯帥第一人心尤足特，草茅也說恥和戎，又云，謀國年年說富強，金銀億兆出重洋，構來利器千鈞弩，費盡軍

費萬斛糧，無隙能乘先自怯，及鋒而試向誰商，樓船來去如排闥，關吏猶誇肅海防，又云，英篋重臨使者車，出疆猶復擁高牙，威儀爭看朝陽鳳，志趣原來處并蛙，臣子果能尊國體，外夷何敢弱中華，參謀更有王欽若，百萬無妨歲幣加，又云，欲將忍辱到何時，天道循環亦可知，如此難危猶有待，再圖振作恐無期，盡東其畝難爲國，惟楚有材敢致師，自注謂左季高侯帥築室聚謀難決計，因循最怕衆心離，又云，用夷變夏竟何如，爲問東施效得無，漫笑寓言多激烈，還期大事不糊塗，霸功也要來豪傑，王道何嘗屬腐儒，爲問羣臣何策善，樊川自治是良謨，又云，好官祇是爲多財，袞袞諸公亦可哀，柔遠也須分族類，建章何處認樓臺，逃名詎必皆騎士，媚敵居然號異才，二百餘年恩澤厚，男兒切莫便心灰，又云，儘多優孟襲衣冠，不少遺賢詠考槃，萬里行師籌餉急，十年樹木歎才難，誰能國事如家事，莫便偷安作治安，夜半雞聲真不惡，隔牕燈逼劍光寒，語語質直，足以啓矇發聵，如此艱危兩語，使今日當路諸公讀之，更不知作何解答也。

光緒五年倭滅我琉球，夷爲冲繩縣，琉球北史作流求，黃公度按察遵憲有流求歌，紀其事甚詳，歌云，白頭老臣倚牆哭，頰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數興亡胡天賦，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腕蹠案似當作腕蹠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赤土頒，衣冠幸不珠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山國小球，英蕩雙持

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苞茅勤入貢，黠說扶桑蕪如獲，曾蒙入學還請經，天玉賜襲仍歸贈，爾時國勢正稱彊，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昇，數典橫徵貢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旛出石頭，大夫拔舍君含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免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勢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繕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隣，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水花枝胡蝶紅，尙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覆，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鸚鵡，興滅曾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豈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竟何補，只有流求卹難民，年年上疏勞壇臣，案琉球在我唐時，卽與中國通，明洪武間，並受姓，錫國號，奉中國正朔，在我藩服已久，職貢唯謹，倭性貪狼，久思兼并，至萬曆四十年，遂以勁兵三千人入其國，虜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已而釋其王，脅使修貢，亦不過賂以金帛而已，至同治十年，倭竟昌言

爲其屬地，我國士大夫亦從而屬地之，卽通明如按察亦云，一國從茲臣二主，不知琉球始終未嘗自認臣屬於倭國，此不可不辨者也，攷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覆日本寺島外務大臣來文節略云，一日本謂敵國屬伊南島，久在政教之下，引伊國史，謂朝貢日本事，實在中國隋唐之際，此謊言也，考敵國在隋唐時，漸通中國，嘗與日本朝鮮暹羅爪哇緬甸通商往來，至明萬歷間，有日本人孫七郎者，屢來敵國互市，頗識地理，因日本將軍秀吉，著有威名，孫乃緣秀吉近臣說秀吉曰，儻赴琉球，告以有事於大明，彼必來聘，秀吉聽之，致書琉球，敵國懼其威，因修聘焉，若據日史所言，則敵國隋唐時已屬日本，何以至大明萬歷年間，尙未入聘，其言之不實，不辨自明矣；一敵國距閩四千里，中有島嶼相綿互，八重山屬島近臺灣處，相距僅四百里，志略所謂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之地者誤也，距薩摩三千里，中有島嶼相綿，敵國所轄三十六島之內，七八島在其中，萬歷三十七年，被日本占去，五島亦在其中，志略所謂與日本薩摩州鄰，一葦可杭者，誤也，今日本以敵國當薩摩州一郡邑，謂久屬伊南島，實屬混引無稽之詞，成此欺人之譚；一敵國世紀載開闢之始，海浪氾濫，時有男名志仁禮久，女名阿摩彌姑，運土石，植草木，以防海浪，穴居野處，是爲首出之君，迨數傳而人物繁殖，知識漸開，間出一人，分羣類，定民居，稱天帝子，天帝子三男二女，長男天孫氏，爲國君始；二爲按司官始，三爲百姓始，長女爲君君，次女爲祝祝，均掌祝祭之官，天孫氏傳二十五世，爲權臣利

勇所弑，浦添按司名尊敦者，起兵誅利勇，諸按司推戴尊敦爲君，卽舜天王，舜天王父源爲朝，乃日本人，遭日本保元之亂，竄伊豆大島，嗣復浮海至琉球，娶大理按司之妹，生尊敦，卽舜天王也，自舜天王至尙秦王，凡三十八代，中間或讓位於人，或爲所奪，如此者幾易五六姓，舜天王之統，三世已絕矣，察度王洪武年間賜琉球名，巴志王永樂年間，賜姓尙，至尙秦王，或雖有嗣承，同係天朝賜國號受姓之人，尙秦王之祖尙圓王，伊平屋島之人，乃天孫氏之裔也；日本何得認爲日本人之後耶，總歸時異世遷，斷不能妄援荒遠無稽之論，爲此神人共憤之事，如按此論，則美國百年前之君爲英吉利人，刻下英吉利能強要此美國之地乎；一尙寧王被擒事，固有之，蓋因豐臣氏伐朝鮮之後，將構兵於大明，以敵國係日本鄰邦，日本借兵糧，敵國不允所請，日本強逼甚嚴，尙寧更不承服，嗣後義久召在薩摩球僧親諭日本形勢，還告尙寧王，速朝德川，尙寧王不從，遂被兵，尙寧王爲其所禽，此逼立誓文之所由來也，厥後歲輸八千石之糧於薩摩，以當納款，此蓋尙寧王君臣被困三年不得已屈聽之苦情也，今據日本伐朝鮮事，蓋不便以騷擾中國爲言耳，然事在明萬曆三十七年，是時敵國久已入貢中朝，卽以所逼誓文法章而言，亦無不准立國阻貢天朝之事，且天朝定鼎之初，敵國投誠効順，迄今又二百餘年，恪遵會典，間歲一貢，嗣王繼立，累請冊封，日本向來亦稱琉球國中山王甚爲恭順，皆無異說，乃自同治十年以來，謬改球國曰球藩，改國王曰藩王，派官派兵前

來，此乃啓靈天朝之所由來也；一神教則自君君祝祝掌祭祝之官時，敵國已有神教，據云島祀伊勢大神等，出自日本，不知敵國亦祝關聖觀音土地諸神，何嘗出自日本也；一風俗則敵國冠昏喪祭，均遵天朝典禮，至席地而坐，設具別食，相沿已久，亦天朝之古制，經典詳載也，焉知非日本之用我球制乎，如日本以古制私爲己物，則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也；至云蒸饗用伊小笠原氏之儀，尤爲無據，如按此論，亦可云小笠原氏之儀，乃引用敵國之儀矣；一四十八字母，敵國傳自舜天王，舜天王雖日國人所生，然久已三傳而絕，何得據此爲日本之物，且敵國亦多用漢文字，並非專用四十八字母也，如以參用四十八字母爲據，則日本之向明天朝漢文，不止四十八字母者，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矣，有此牽強之理乎；一言語敵國自操土音，間有與日本相通者，係因兩國貿易往來，故彼此耳熟能道，若未經與日本通商，則日本不能通敵國人之言語，敵國亦不能通日本人之言語，據日本以敵國稱國爲屋其惹，爲沖繩形以浮繩，故曰沖繩，始祖天孫氏，天孫氏天帝子所生，非日本人也，此言語與日本何涉，不待辨而誤見矣，如按此論，則日本能操敵國言語，敵國亦可云日本爲敵國之物也，一日本謂敵國有饑，則發帑賑之，有仇，則興兵報之，以爲保庇其島民，此語強執甚焉，敵國荒年，雖嘗貸米貸粟於日本，而一值豐年，便送還清楚，無短欠，在日本祇爲卹隣之道，在敵國祇循乞糴之文，如卽以此視爲其島民，則泰西各國，近年效賑天朝山西地方，以及天朝商人之

施賑與國，則天朝可爲泰西之地耶，奧國可爲天朝之地耶，至臺灣之役，彼實自圖其私，且將生端於琉球，故先以斯役爲之兆，何嘗爲敵國計哉，敵國又何樂日本代爲啓釁哉；一日本謂敵國國體國政，皆伊所立，敵國無自主之權，夫國體國政之大者，莫如膺封爵，錫國號，受姓奉朔，律合禮制諸鉅典，敵國自洪武五年入貢，冊封中山王，改流求國號，曰琉球，永樂年間賜國主尙姓，歷奉中朝正朔，遵中朝禮典，用中朝律例，至今無異，至於國中官守之職名，人員之進退，號令之出入，服制之法度，無非敵國主暨大臣主之，從無日本干預其間者，且前經與佛米蘭三國互立約言，敵國書中，皆用天朝年月，並寫敵國官員名，事屬自主，各國所深知，敵國非日本附屬，豈待辨論而明哉，其國之內鄉如此，而中朝罔知策護，自佗於藩屬，竟聽強暴之櫛割而莫可誰何，宜遠服之不亭矣；至暴倭之捏造欺人，是其貫技，初施於流求，繼施於朝鮮，今復施於我東北，且駸駸欲施於我中原矣，而我國猶在在隊其術中，人曰滿洲，而亦滿洲之，人曰滿蒙，我亦滿蒙之，人曰華北華東華南，我亦華北華東華南之，而不知其迷亂眩惑，非特足變世界之觀聽，亦且離析我國之內部，爲計至毒，上文足以宣露其鬼謀，且按察詩中使事亦有相關者，故不厭其繁而摘錄之，又案按察續懷人詩有懷馬兼才云，東方南海妃呼豨，身是流離手采薇，深夜驪龍都睡熟，記君痛哭賦無衣，（自注）初使日本，泊舟神戶，夜四鼓，有斜簪積髻衣裳纏縷者，徑入舟，卽伏地痛哭，知爲流求人，又操土音，不解

所謂，時復搖手，慮有倭人聞之，既出一紙，則國王密敕，內言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令其求救於使臣者，上歌蓋段兼才以立言者也，向德宏續懷人詩亦及之，云，波臣流轉哭涂窮，猶是低徊說故宮，中有丹書有金印，蠻花仙蝶粉牆紅，（自注）王宮有花名蝴蝶紅，德宏所言，歌中流水花枝蝴蝶紅，即用德宏言也，德宏尙有乞援兩稟稿字字血淚，文長不贅，然百世下猶足起其國人及我也。

黃公度按察有越南篇，爲光緒十一年方領事美舊金山，聞安南之喪失而作，人境廬詩草未載，昔於梁任公年文處見抄本，飲冰室詩話已錄之，後嶺南大學嶺南學報四卷二期復刊行之，其辭曰，於戲我大清，堂堂海外截，封貢三屬藩，有若古三葉，流求忽改縣，句驪不成國，右臂既恐斷，兩足復悲別，今日南越南，戎夏又交猝，芒芒弔禹跡，眼見日乖刺，溯當始禍萌，事由一身訖，無端犯王師，妄持虎須捋，天威震疊久，又恐張撻伐，當有祇教僧，教以求佛法，鉅鹿急難擇，飲鳩姑止渴，爾時路易王，挾強逞鬻養，假威許蒙馬，染指思食鼈，雖逢國步艱，鞭長遠莫及，南北萬里海，從此生交涉，道咸商賈來，來往寄蕃舶，偶思許田假，遂挾秦權喝，搏兔逞獅威，含鼠縱鷓嚇，可憐雒雒王，蠢蠢正似鴨，豐岐初王地，手捧土一撮，弱肉供強食，一任鸞刀割，神弩不能爲，天柱亦隨折，尾擊須彌翻，掌鳴太華擊，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新附裸狼臙，今復化鬼蜮，海口扼爾吭，定知國難活，同治中興初

，滇南擾回鶻，購運佛郎機，苦嫌烏里闊，時有西域賈，請從間道達，直溯富良江，萬里若庭闈，一符挾萬鎗，絕無吏糾察，歸言取九真，無復煩兵卒，但鳴一聲礮，全國歸鈴轄，豕蛇薦食心，聞此益堅決，遂以法王法，運彼廣長舌，到今割地約，終畫花名押，緬稽白雉來，初見於越納，眉珠竊奪歸，每每附南越，顯史等附庸，思摩當一設，或隨降王挺，或拜夫人節，中間賢太守，龍度推士燮，遠地日歸化，常朝非荒忽，唐初設都護，窮海益震懼，安南僅道屬，何嘗稱國別，陵夷五季亂，漸見蠻夷猾，曲矯與吳了，擁兵日猖獗，方歎黎侯微，又歌李華發，陳氏甫代齊，虞公復不臘，中朝節度名，初未敢抹楫，帝號聊自娛，後乃縱僭竊，壯哉英國公，桓桓仗黃鉞，三擒名王歸，縣首在觀闕，龍編入鱗冊，得地十七八，復古郡縣治，南人咸大悅，狼子多野心，豨勇復冒突，疆場互彼此，王命迭予奪，逮明中葉後，中乾國力竭，置君無定棋，遣將多覆轍，遂議珠崖棄，坐視金甌缺，巍峨鬼門關，從此淪異域，夜郎妄比漢，更有吠堯桀，黎莫新舊阮，此亡彼興勃，版圖二千年，傳國數十葉，雁去復雁來，狐狸更狐猾，蠻觸雖屢爭，同種出駱越，得失共一弓，磨擊非兩鉞，而今入法界，盡將漢轍拔，吁嗟銅柱銘，真成交趾滅，乾隆全盛時，四海服鞭撻，忽有黎大夫，求救旌邱葛，興滅字小邦，皇皇大義揭，出關萬熊羆，一月奏三捷，元夜失崑崙，忽爾全師蹙，猿鶴與沙蟲，萬骨堆一穴，爾時金川平，國威震窮髮，方統羽林軍，大會長楊獵，西北五單于，

渭橋伏上謁，當此戎武場，何難國恥雪，鷓鴣案倫兵，人人肅慎管，倘命將軍行，徑取此獠殺，廢滯夷九縣，明正踐日罰，赤土與朱波，左提復右挈，凱樂奏兜離，文化拓蒼頡，或者南天南，盡將海蠶括，胡爲奸虜謀，轉信中行說，金人作代身，非人究是物，桃根將李代，豈意防蟲嚙，是何黎邱鬼，變態極詭譎，謂秦豈無人，爾蠻何太黠，妄稱佛誕日，親拜天菩薩，化身魔波旬，竟許日三接，直從仇虜中，躋之親王列，哀哀馬革尸，棄置情太愒，賸鼎納神姦，於史更污曠，明明無敵兵，忽當小敵怯，豈其十全功，勢成強弩末，抑當倦勦年，樂聞有苗格，每論武皇功，怪事呼咄咄，噫嘻大錯鑄，奚啻九州鐵，邇來百年事，言之更盛類，國小亦一王，乃作無賴賊，烏糴十總兵，象盜縱出沒，國餉藉盜糧，公與海寇結，嗣後紅巾亂，更作狼鼠窟，外人詰庇盜，遇事肘屭掣，王師迭出關，徒作驅魚獺，聞今越南王，自視猶滕薛，君臣共厭睡，妄是他人榻，無民卽無地，地維早斷絕，黃圖轉綠圖，舊色盡塗抹，譬如黑風船，永墮鬼羅刹，何時楚南土，復編史檣杌，滇粵交犬牙，無地畫甌脫，舐糠倘及米，剝膚恐到骨，不見彼波蘭，四分更五裂，立國賴民強，自棄實天孽，不見米利堅，終能脫羈縲，我來浪泊遊，仰視鳶跼跼，神祠銅鼓聲，海濤共嗚咽，精衛志填海，荆卽氣成蜺，安得整乾坤，二三救時傑，共傾中國海，灑作黃戰血，地編歸漢里，天紀亡胡月；此詩包舉首尾，曲折詳盡，歸獄於乾隆時之姑息，不能夷爲郡縣，被以聲教，致啓法人之覬覦，

尤爲有識；案乾隆五十一年，安南阮氏變作，王黎惟祁出亡，帝以黎氏守藩奉貢，百有餘年，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兩廣總督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擣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不匝月而復其都，詔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詔孫士毅班師，而士毅貪俘阮爲功，師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土軍義勇，縣軍黎城，月餘，阮氏諜知虛實，歲暮，傾巢出襲國都，僞爲來降者，士毅等信其誑詞，晏然不知也，五十四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賊以象載大礮衝我軍，衆寡不敵，黑夜中，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卽斬浮橋斷後，由是在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時士毅走回鎮南，盡焚棄關外糧械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半，帝怒，褫士毅職，以福康安代之，故詩有出關萬熊貔云云，王師旣挫，阮惠自知賈禍，旣懼王師再討，又懼暹羅之乘其後，於是叩關請罪乞降，改名阮光平，遺其兄子光顯齋表入貢，略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並於國內爲死綏將士築壇建廟，帝以維祁再棄其國，是天厭黎氏，不能自存，而阮光平旣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代日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時憂南顧，乃允其請，卽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五十五年，阮光平來朝，其實光平使其弟冒名來，光平不敢親到也，其譎詐如此，故詩有

胡爲奸虜謀云云，法越之釁，肇於康熙五十九年，先是明季有法蘭西天主教徒布教來安南，至是年，法兵艦俄羅地號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陸，至平順省，土人縛而獻之王，艦長與教師商以重金贖歸，遂爲交涉之始，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亞李爾者，爲全權大臣，至順化府謀通商，國王不許，乾隆十八年，越人大戮天主教徒，乾隆五十一年，越內亂，阮岳自稱王，阮光平使其子景淑詣法國乞援，翌年遂訂法越同盟之約，割岷崙島之茶麟港於法，未幾爽約，嘉慶二十五年，法艦來越南，測量海口，國人激王殺法人狄亞氏，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艦至茶麟港，大敗越軍，咸豐八年，遂還奪西貢，越南第一都會也，同治元年，法王拿破崙第三，以海軍大舉伐越，奪茶麟港，約割下交趾邊和嘉定定祥三省，開通商三口，賠償二十萬佛郎，許其和，八年法又割取安江河曲永隆三省，於是下交趾六省悉隸法版矣，其後進而與吾國啓釁，馮子材諒山之捷，雖稍挽危局，而澎湖隨陷，終成和議，越南遂非吾有，讀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數旬，不禁涕泗之何從矣。

馮子材諒山之捷，法人潰不成軍，西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亦可以稍雪國恥矣，按察有馮將軍歌紀其事，其辭云，馮將軍，英名天下聞，將軍少小能殺賊，一出旌旗雲變色，江南十載戰功高，黃褂色映花翎飄，中原蕩清更無事，每日摩挲腰下刀，何物烏夷橫割地，更索黃金要歲幣，北門管鑰賴將軍，虎節重臣親拜疏，將軍劍光初出匣，將軍

謗言忽盈區，將軍鹵莽不好謀，小敵雖勇大敵怯，將軍氣湧高於山，看我長驅出玉關，平生蓄養敢死士，不斬樓蘭今不還，手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吸匈奴血，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殺，奮挺大呼從如雲，同拚一死隨將軍，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孤將軍恩，將軍威嚴若天神，將軍有命敢不遵，負將軍者誅及身，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馬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蠅，十盞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吁嗟乎，馬江一敗軍心慄，龍州壓地賊氛壓，閃閃龍旂天上翻，道咸以來無此挺，得如將軍十數人，制挺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刻畫將軍虎虎如生，連營十六將軍字，蓋效史公魏公子無忌傳，將軍字翠亭，廣東欽州人，清史稿初聚徒於博白，歸順，從提督向榮討賊，清史館列傳平博白，改隸張國樑，從克鎮江丹陽，嘗一日夷寇壘七十餘，積勦至副將，國樑沒，代領其衆，取溧水，擢總兵，同治初，將三千人守鎮江，時江北諸將多自置權釐稅，將軍曰，此何與武人事，請會文正遣官司之，所部可二萬，懷恆緇，無怨言，蒞鎮六載，待士有紀綱，士亦樂爲所用，寇攻百餘次，卒堅不可拔，事寧，擢廣西提督，賞黃馬褂，予世職，清史稿故詩有將軍少小能殺賊云云，越事起，將軍被命佐廣西邊外軍事，其時蘇元春爲督辦，將軍以其新進出己右，恆挹也，廣西巡撫潘鼎新，又屢電不以馮軍爲得力，彭玉麟詳報諒山大破法艦城將軍益憤，遂有致死之謀，故

詩有將軍劍光初出匣，將軍謗書忽盈匱云云，諒山之役，彭玉麟詳報諒山大破法虜疏述之最詳，清史館列傳，清史稿，皆據爲藍本者也，茲綜合各文敘之於下，爲本詩注脚。初法人爭越南，與吾國肇釁，廣西巡撫徐延旭調兵防邊，敗於越南，潘鼎新代之，又挫於諒山，至是將軍暨總兵王孝祺軍來援，先後抵龍州，孝祺甫出關，而諒山防兵已潰，將軍親率一營先至南關，鼎新令統十營回駐關外東路，及聞警，復西援，法兵已入鎮南關，統將楊玉科戰歿，總兵董履高受重傷，諸軍多潰，法兵焚關退，廣西大震，時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也，翌日，將軍至南關，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爲扼守計，營於半嶺，令孝祺軍屯於後半里，爲犄角，當是時，蘇元春陳嘉軍屯幕府，在關前隘後五里，蔣宗漢方友升軍屯憑祥，在幕府後三十里，潘鼎新軍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綱軍屯艾瓦，防芄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軍屯油隘，防入關旁路，在關東三十里，獨將軍一軍，當中路前敵，全甲蓄銳已久，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芄封，攻牧馬，繞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崧馬盛治兩軍歸路，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芄封以待，將軍遣五營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教匪至芄封，官軍先在，驚走，將軍所部突出奮擊，敗遁，獲其馱軍火大象一，禽匪黨一，二月初二日，法軍又爭扣波，遇馮軍而遯，遂無西犯意，將軍請於鼎新，調蘇軍還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將軍逆料其必將先期於初七日至，乃決先發制敵，

鼎新止之，率議亦不欲戰，將軍力爭，率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襲敵，山有敵壘三，安巨礮，我軍已入衝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敵益盛，孝祺馬中礮斃，易騎戰，率死士由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敵甚多，遂敗走，我亦還，至初七，法果悉起諒山之衆，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將軍告諸將士曰，敵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必死拒之，士氣皆奮，誓與長牆俱死，法以開花礮隊循東西兩嶺互進，向下轟擊，以鎗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以法兵列前茅，次黑兵，次西貢洋匪，次教匪客匪，礮聲震數十里，山谷皆鳴，鎗彈積陳前厚寸許，吾軍殊死戰，東嶺新築五壘，未成，爲敵攻踞其三，孝祺自率小隊掩敵後仰攻，敵少却，日加申，元春援兵至，德榜亦自油隘夾擊，踞文淵之對山，斷其輜重，徹夜鏖戰不已，翌晨，復大戰，敵來益衆，礮益密，將軍居中，元春爲承，孝祺將右，嘉，宗漢，將左，右卽東嶺，敵礮尤烈，將軍與諸將約，設卡於各路，後退者，手刃之，敵殊致死，已薄長牆，將軍短衣草屨持矛，率二子和榮相華大呼躍出搏戰，諸軍以將軍年七十，奮身陷陣，皆感奮，爭開壁死鬥，關外游兵千餘，亦聞警助戰，將軍駐扣波五營，自關外西路撫敵背，於是諸軍合力蠟附，短兵火器雜進，孝祺將潘瀛部皆袒臂櫻鋒，戰尤苦，陳嘉爭東嶺三壘，宗漢繼之，七仆七起，嘉四創不退，及酉末，孝祺已敗西路，掩敵後，與嘉等合擊，而德榜之軍，亦自關外掩東嶺之後，遂破三壘，並斷敵援，部將張春發，蕭德龍，戰最力，敵外援既絕，輜重

亦斷，遂大潰，教匪先奔，法兵失道，被殲尤多，死者填塞豁谷，斬法酋數十，追奔逐北，二十里而後止，將軍以法旣大創，遂益兵進規失土，初十日，率十營出攻文淵州，敵望風潰遁，幟纒衣法酋一，克之，十二日，以三路攻諒山，法據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驅驢墟，有德榜舊壘甚固，德榜軍仰攻多死，斬法六畫兵總一，向午，諸軍繼至，潘瀛執旗先登，衆從之，遂奪其壘，敵涉水遁爲城守，十三日，五鼓，楊瑞山劉汝奇等潛渡攻城，又克之，獲其軍實無算，軍無私焉，十五日，陳嘉德榜克谷松，斬三畫法酋一，麥鳳標，追敵至觀音橋，復克屯梅，禽法酋五畫一，斬三畫一，復進克拉木，逼郎甲，孝祺亦進貴門關，將軍乃定規復北寧之計，越南義民，聞風響應，越南吏黃廷經糾北寧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將軍旗號，願具漿食爲前導，河內海陽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叛法，西貢亦通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安，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闕太原，將軍將於二十五日率全軍攻郎甲，並分兵襲北寧，而法人請和，朝命撤兵，乃止，是役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禽斬法酋至數十，法提督尼忌理亞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客教離散，全越驚擾，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慘敗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驚，舉國嗟怨，將其外部長花利罷黜，倉卒乞款，可知是役所關之大矣，惟樞府習於苟安，不能乘勝立威，可勝悲憤，余嘗謂吾國盛衰之機，實伏於鴉片諒山兩役，鴉片之役，林文忠能始終其事，則英可就範，不致有咸豐以後之辱

，諒山之役，宿將猶在，國勢未夷，能乘諸軍積憤之氣，恢復越南，使狡者不敢有所逞，效尤者不敢有所謀，則不至有甲午以後之辱，悲夫，故所述不厭詳盡，不獨欲振已隳之士氣，且爲今日謀國求苟安者戒焉，將軍軀幹不逾中人，而朱顏鶴髮，健捷雖少壯不如，生平不解作欺人語，發饑躬自監視，少短卽罪司糈者，治軍四十餘年，寒素如故，年八十有六，諡勇毅。

甲午之役，我陸軍一敗於牙山，再敗於平壤，海軍一敗於大東溝，再敗於旅順，三敗於威海，遂至一蹶不振，鑄成今日之大錯，黃公度按察於牙山外，皆有長歌當哭，悲平壤云，黑雲革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礮齊發，火光所到雷宿禰，肉雨騰飛飛血紅，翠翎鶴頂城頭墮，一將倉皇馬革裹，天跳地踔哭聲悲，南城早已懸降旗，三十六計莫如走，人馬奔騰相踐蹂，驅之驅之速出城，尾追翻聞餓鴉聲，大東起舞小東怨，每每倒戈飛暗箭，長矛短劍磨鐵鎗，不堪狼籍委道旁，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一將拘囚一將誅，萬五千人作降奴；案我既失牙山，倭卽進闕平壤，時我葉志超聶士成豐陞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崐諸軍皆在焉，而志超實爲總統，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諸將，汝貴尤貪縱，惟左寶貴聶士成皆忠勇善戰，然志超漫無布置，終爲賊乘，寶貴扼元武門嶺，賊大至，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以兵守志超，防其逸去，賊軍猛撲寶貴軍，酣戰久，卒不敵，寶貴矢必死，盛服翎頂登陴指麾，連中礮墮地，猶能言，及城下始殞，詩翠翎鶴頂云云兩語，卽謂寶貴，蓋紀實也，寶貴既殉，志

超遂縣白旗，汝貴已遁，賊來議降，未果，志超率諸將棄平壤北走，賊邀於半涂，復喪其大半，軍儲器械公牘密電盡委之而去，至是朝鮮境內我軍絕迹矣，其後志超逮問，汝貴正法，詩一將拘囚一將誅卽謂此，寶貴字冠廷，山東費縣人，由行伍洊升至總兵，其殉也，天下哀之，張今頗都督有詩云，屹屹孤城獨守難，祖邦西望客軍單，大同江上中秋月，長照英雄白骨寒，寶貴殉於中秋前一日，故云，類附於此，東溝行云，濛濛北來黑烟起，將臺傳令敵來矣，神龍分行尾銜尾，倭來倭來漸趨前，綿綿翼翼一字連，倏忽旋轉成渾圓，我軍瞭敵遽飛礮，一彈轟雷百人掃，一彈星流藥不爆，敵軍四面來環攻，連船使馬旋如風，萬彈如錐爭擊空，地爐煮海海波湧，海鳥絕飛伏蛟恐，人聲鼓聲噤不動，漫漫昏黑飛劫灰，兩軍各挾攻船雷，糝粘不辨莫敢來，此船桅折彼釜破，萬億金錢紛雨墮，入水化水火化火，水光激水水能飛，紅日西斜無還時，兩軍各唱鏡歌歸，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案近人清史紀事本末云，八月十七日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全師抵大東溝，十八日午，遙見西南方有煙東來，知日艦將至，汝昌傳令列陳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艦爲人字之首，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既接戰，平遠廣丙始來會，敵艦十二艘駛近，列陳作一字形，魚貫猛撲，俄易而爲太極陳，裹人字於其中，汝昌令諸艦先開礮以示威，礮聲未絕，敵船已厲至，遂爲所困_略陳中經遠致遠揚威超勇先後被擊沈，濟遠廣甲逃，

餘如鎮遠定遠來遠靖遠平遠廣丙受創甚，遂不能成軍，與按察所言皆合，疑當時官報如此，故他筆記亦有同此者，按察亦據官報與，哀旅順云，海水一泓烟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礮臺屹立如虎闕，紅衣將軍威望儼，下有窪池列巨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峯頭縱遠覽，龍旗百丈迎風颭，長城萬里此爲塹，鯨鵬相摩圖一瞰，昂頭側睨視眈眈，伸手欲攫終不敢，謂海可填山易撼，萬鬼聚謀無此膽，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哭威海云，臺南北，若唇齒，口東西，若首尾，劉公島，中間峙，嗟鐵圍，薄福龍，龍偃屈，盤之中，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敵之來，又夾攻，敵大來，先拊背，榮城摧，齊師潰，南門開，犬不吠，金作臺，須臾廢，萬鈞礮，棄則那，礮擊船，我奈何，船資敵，力猶可，礮資敵，我殺我，危乎危，北山嘴，距南臺，不尺咫，十里牆，薄如紙，李公睡，戴公死，李謂李秉衡時巡撫山東戴謂戴宗騫寇深矣，事急矣，麾海軍，急上臺，雷轟轟，化爲灰，山號跳，海驚猜，擊者誰，我實來，南復北，臺烏有，船子子，東西口，天大雪，雷忽發，船齧裂，龍見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蹙，龍局縮，壞者撞，傷者鬥，破者沈，逃者走，噫吁戲，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螻蛄，不得申，如鬥鷄，不能羣，毛中虫，自戕身，絲不治，絲愈棼，火不戢，火自焚，遁無地，謀無人，天蓋高，天不聞，四援絕，莫能救，卽能救，誰死守，礮未毀，人之咎，船幸存，付誰某，十重甲，顏何厚，海漫漫，風浩浩，龍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愁絕倒，

巋然存，劉公島；以上兩詩，於兩地及當時形勢，如指諸掌，昔人謂杜老將略同李艱侯，按察又豈在杜老下哉，是役論者，謂我陸軍之敗敗於不能戰，海軍之敗敗於能戰而不盡能戰，當時海軍之力實倍於倭，惟以將校驕淫，結黨以脅其帥，丁汝昌又非習海軍，不足統馭，平時訓練不力，臨戰不能調度，竟至一戰而燬，旅順威海皆天險，經營十餘年，敵至皆委之以去，其後日俄之戰，殞士卒十餘萬，攻四閱月，廩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順廩數日，威海相繼陷，軍心先變，汝昌廩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可恨亦復可哀；按察又有降將軍歌詠其事云，衝圍一舸來如飛，衆軍矚目停鼓鼙，船頭立者持降旗，都護遣我來致辭，我軍力竭勢不支，零丁絕島危乎危，龜鏡小豎何能爲，島中殘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鍋底無飯枷無衣，紇干凍雀寒復饑，五千人命縣如絲，我今死戰彼安歸，此島如城海如池，橫排各艦珠纍纍，有敵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軍旗鼓我所司，本願兩軍爭雄雌，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索供指麾，乃爲生命求恩慈，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慄聲馳，燐青月黑陰風吹，鬼伯催促不得遲，濃薰夫容傾深卮，前者闔棺後輿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咸驚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旛飄飄丹旆垂，中一丁字縣高梳，迴視龍旗無孑遺，海波索索悲風悲，悲復悲，噫噫噫；或云當時汝昌已決死，令開足汽機赴敵，與船同殉，而洋員司機者持之，左右亦有欲降者，遂與洋員糾合，私齎降書約

降，汝昌知爲所賣，遂仰阿芙蓉死，疑莫能明也；我國海軍之肇建，實始於沈文肅公，而李文忠公踵成之，又肅子濤園中丞，有哀餘皇一篇，痛海軍之燬，有序詳論之，序云，光緒乙亥，日本構費台灣番社，先子奉詔視師，勒兵相持數月，日軍情見勢絀，願繳營壘軍械，作賈四十萬元，就款，言路騰謗，以爲縱敵，先子不爲動，師旋，遵旨復陳練兵籌餉製械儲材遊學持久六事，請飭各省合籌每年四百萬金，分解南北洋，計日治海軍，期以十年，成三大枝，彼時遊學者，亦參成而歸，製船駕船，不患無人矣，又恐緩不及事，請四百萬儘解北洋，先成一軍，再謀南洋，蓋處心積慮，並日兼程，猶恐失之，嗣北洋徇言官之請，挪海軍款濟晉賑，先子以爲大憾，奏請前款仍分解南北，力疾遣學生出洋，監造鎮遠定遠二鐵艦，而先子病，遂不起，易簀前夕，命瑜慶就榻前，口授遺疏，先是日本夷琉球爲冲繩縣，庶子王先謙疏請伐日本，廷旨飭議，未及復奏，至是遂言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至於鹵莽，則其礙更烈於因循，日本自台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謂非勁敵，而我之船械軍實，無改於前，冒昧一試，後悔方長，願皇上以生安之賞，躬困勉之學，所謂州來在吳，猶在楚也，疏入，廷旨促辦海軍，合肥亦悟，北洋海軍，權輿於此，而出使大臣李鳳苞，請廢船政，謂製船不如買船，而已私其居間之利，後希中旨者，又挪海軍款辦頤和園工程，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統帥不能軍，閩子弟從之死亡殆盡，無更番之代，犄角之

勢，專一之權，以至於一蹶不可復振，淮楚貴人，居恆軒眉扼腕曰，閩將不可用，海軍難辦，噫，真閩將之不可用耶，抑用閩將者之非其人耶，曩曩國殤，猶有鬼神，此焉可誣，而今日之淮楚陸軍何如乎，是可哀矣；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長歌當哭，遂以哀餘皇名篇，詩云，城濮之兆報在郟，會稽已作姑蘇地，或思或縱勢則縣，後事之師宜可記，昔年東渡主伐謀，嚴部高壘窮措置，情見勢絀不戰屈，轉以持重騰清議，鐵船橫海不敢忘，明恥教戰陳六事，軍儲四百餉南北，并力無功感盡瘁，宋人告急警鞭長，白面書生臣請試，欲矯因循病鹵莽，易簣諫書今在笥，蓄艾遺言動九重，因以爲功宜可嗣，誰知一舉罷珠厓，東敗造舟無噍類，行人之利致連櫓，將成大匠成虛位，子弟河山盡國殤，帥也不才以師棄，卽今淮楚尙冰炭，公卿有黨終兒戲，水犀誰與張吾軍，餘皇未還晨不寐，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苦勿忘告軍吏；案海軍之不能戰，文忠久知之，故始終主和，其敗雖在戎實之慮，主將之非人，然閩人排除異己，實亦大因，鄧世昌之無援，丁汝昌之桎，其明證也，中丞閩人，故多袒詞，未足盡信。

甲午海軍之燿，陽湖呂幼翰中翰景端亦有鐵艦行記之，其辭云，四座且勿喧，聽我鐵艦行，未歌重低徊，欲歌先慨慷，憶昔三代全盛時，重瀛人見鯨波揚，虞姁鷁形未完備，宛渠螺製疑荒唐，相鳥占風驗候吏，未聞重譯來梯航，春秋水戰始吳越，長鬣夜叫驚餘皇，贏劉以還

競戎備，戈船橫海誇騰驤，昆明旌旗在眼中，凌波掩電嘉名彰，後來利用益踵飾，朱雀蒼華青龍桁，但聞峨巒靖海繳，案疑繳字之誤不圖奇製開天荒，自從啟闢奉五洲，雜遝烏滸分狼騰，塵兵海上日不足，殊形詭觀窮微芒，先民剗剗詎足法，木質柔脆非精良，殫精竭材逞堅利，蒙以鐵甲鑄以鋼，曳雷度礮簇大彈，汽牙騰觸聲礮礮，蛟宮蜃窟日蹙蹙，冰蠟宵遁天吳僮，番酋碧瞳蝮蝟鬚，笑蹴渤澥如康莊，舵樓遐瞻手晷表，風濤沙縷歸評量，何堅不摧險不鑿，履我庭奧闕我堂，橫驅高臨睨六合，海權商戰遂稱強，中朝籌邊禦外侮，建塢置廠謀征艦，司農仰屋水衡竭，金錢不惜千萬鎊，要盟質劑購諸彼，仰人鼻息供人囊，就令收效聊折衝，此卮一漏何由償，忽憶閩海波橫飛，紙上談兵何與張，一朝債事坐驕蹇，枯槎九葉灰飛颺，只今嶠南溯遺迹，寒潮猶咽聲悲涼，豈期十載時局更，東瀛鼙鼓聞蒼黃，島夷倔強客陵主，舳舻方駕連雲檣，咄哉專闔爾何物，高牙披靡奔僮僮，軍容盡墨鼓聲死，一蹶從此無遼陽，王師迭北失天險，白旛高揭降旗張，峨峨樓櫓付劫灰，僅餘堅艦如靈光，胡爲拱手悉輸敵，竭我膏血齋盜糧，逃臣之頭豈足惜，坐使狂飈駭扶桑，詎真天心袒島國，毋乃人力猶非臧，乃知用器在人不在器，一艦烏足關興亡，嗚呼一艦烏足關興亡，側聞至尊宵旰憂彷徨，此詩以用器在人不在器一語爲一篇主旨，案自法攻臺灣後，海防議起，朝臣以爲日本以島立國，我有軍艦，即可制其命，沈文肅公奏請每年籌銀四百萬兩作海防經費，及購置軍艦，初則各省

尙有報解，一二年後，不足十之一二，會玩球事起，樞府益知海軍之重要，嚴令解款，又籌設海軍衙門，醇親王奏讀書告軍機大臣曰，將來水軍果成，元氣充足，宜以此事爲發軔之具，時新購之鐵甲船，絡繹東來，海署擬定章程，任英人琅威理爲教官，海軍一時頗有振興之望，然一厄於慈禧挪用軍費，以起頤和園，二厄於翁文恭之議停購軍火，李文忠大爲歎望，與王文勤文韶書云，現在籌辦膠州澳，已見部中裁勇及停辦船械之議，適與詔書整飭海軍之意相違，宋人有言，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云節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誠慨乎言之矣，遂自光緒十四年以後，未購一艘，醇親王卒後，文忠勢益孤，加以海軍閩人排外，提督丁汝昌孤寄於上，未戰而敗徵已見，識者蚤知其不可恃矣，人力非減云云，蓋當時輿論如此，不敢直斥，則爲當時諱也。

東事起，吳大澂方爲湖南巡撫，吳好金石，適得漢印，文曰度遼將軍，遂大喜，以爲萬里封侯兆也，又嘗夢殖一大鳥，倭將有曰大圭鳥介者，益自信，遂慷慨請纒出關，終以失律跳免，黃公度按察有長歌刺之；題曰度遼將軍，歌云，聞鷄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畀，將軍慷慨來渡遼，揮鞭躍馬誇人豪，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懸在腰，將軍鄉者曾乘傳，高下勾驪蹤迹遍，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常

案光緒七年吳大澂爲延吉荒務督辦時奉命會勘中俄韓國界至十二年復與暹羅春副都統依克唐阿與俄使特派員巴拉諾夫會同勘明圖們江界址立有界碑十處文曰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穩長後於彈春立一銅柱銘曰疆域有志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後爲俄

人竊去置之伯利博物院中
銅柱銘功白馬盟當指此

自從弭節駐鷄林，所部精兵皆百鍊，人言骨相應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

雄關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
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鎗法，鍊目鍊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

案以上
皆實事

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

館，坐令萬里銷烽烟，坐中黃曾大手筆，爲我勒碑銘燕然，么麼鼠子乃敢爾，是何鷄狗何蟲
豸，會逢天幸邊貪功，它它籍籍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
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獸空營逃，棄官脫劍無人情，只幸腰間印未
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復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步卒皆雲
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鐘，搜篋覓猶直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願以區區當片
獻，藉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願，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
歌，印兮印兮奈爾何；突梯滑稽，讀之令人啼笑皆非，錄之爲好大喜功無實才者戒。

牛莊之戰，湘軍以驕敗，終不振，然亦重創賊軍，賊軍雖勝，卒以此重湘人，不敢蔑視
，說者謂老湘軍起於王壯武，盛於戰隴坂，收復天山南北二萬里地，而終於牛莊云，譚提督
桂林亦殉於是役，初提督有格林礮四尊，從會重伯太守段礮兵百人，號精銳，及敗，百人者
，生還二十六人，其中重傷仍死者七八，傷輕殘廢者四人，最爲慘烈，太守有詩哀之云，將

軍殉國兵殉主，楚人忠義凜千古，不教兩足捷如風，坐法誰憐草同腐，兵頭老鐵爾何酷，殺敵不成身豈鼓，豈無諸葛製連珠，亦有將軍號強弩，馬陵道上死靡滑，六陌山頭喪周處，小雅羣材腦沙漠，殘兵廿六血杵鹵，榮哀異路悲猿鶴，勇怯殊形分虎鼠，何日修門禮國殤，祠堂肅穆神靈雨。

日以詭謀夷滅我三韓，伊藤博文實爲元凶，韓亡後，復欲以故智闕我東北，橫厲遼左，一日次飲爾濱，爲韓烈士安重根所賊，天下快之，陽湖錢名山主事錕有詩張之云，怨在心，讎在骨，是何狗彘，來入吾室，國爲之亡家爲滅，使我男爲臣，女爲妾，此仇不報不用生，皇天后土鑒此誠，荆軻匕首漸離筑，一擊不成千載哭，不及此君好身手，手屠仇人若屠狗，一丸飛出正當心，四海同聲快傾酒，嗟哉爾國億萬民，後子而起當有人，君不見齊人伐燕燕已亡，一朝報齊怨，七十二城相繼降，但願爾曹爲樂毅，爲昭王，君不見始皇昔滅無罪楚，一朝復秦仇，火赭咸陽作灰土，但願爾曹爲范增，爲項羽，不願爾曹刺岑彭，刺來歙，敵來益多防益密，八道河山不得收，殺一老兵何足說，對君一長拜，範君以黃金，作詩不獨偉君志，願激中原壯士心，可謂氣如虓虎，聲如裂帛矣，梁任公年丈啓超有秋風斷籐曲，亦詠其事云，秋笳吹落關山月，驛路青燐照紅雪，大國痛歸先軫元，遺民泣見威公血，遺民哀哀箕子孫，筆路覆橫開三韓，辟世已忘秦甲子，右文遠見漢衣冠，鯤鯨激波海若走，四方美人

東馬首，漢陽諸姬無二三，胸中雲夢吞八九，其時海上三神山，劍仙騎客時往還，陳搏初醒
千年夢，陶侃難偷一日閒，中有一仙擅猶變，術如赤松學曼倩，移得瑤池靈草來，種將東海
桑田徧，樓臺彈指已莊嚴，年少如卿固不廉，脫穎錐甯安舊臺，發矚刀擬試新銛，嗚呼箕子
帝左右，聽庫不恤充如裘，天外愁雲盡楚歌，帳中樂事猶醉酒，偃陽自幸僻在戎，虞公更恃
晉吾宗，謂將犧玉待二境，豈有雀角穿重墉，頻年一鄭門晉楚，兩姑之間難爲婦，甯聞鵲蚌
利漁人，空餘魚肉薦刀俎，大雞鍛冠小雞雄，追啄蟲蝗如轉蓬，事去已夷陳九縣，名高遠擢
翼諸宗，北門沈沈扃嚴鑰，臥榻甯容駟聲作，趙質方留太子丹，許疆旋戍公孫獲，皤皤國老
定遠侯，東方千騎來上頭，腰縣相印作都統，手搏雕虎接飛猱，狙公賦芋恩高厚，督我如父
煦如母，誰言竟樹靡西柯，坐見齊封作東畝，我澤如春彼黍離，新亭風景使人疑，人民城郭
猶今白，文武衣冠異昔時，唉啼不敢奈何帝，問客何能寡人祭，秦廷未反申子車，漢宮先擁
上皇尊，十萬城中旭日旗，最憐沈醉太平時，蔡人歌舞迎裴度，宛馬駁馳狎貳師，不識時務
誰家子，乃學范文祈速死，萬里窮追豫讓橋，千金深襲夫人七，黃沙卷地風怒號，黑龍江外
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咲一聲山月高，前路馬聲寒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關門已失
武元衡，博浪始驚倉海客，萬人攢首看荆卿，從容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
名何成，獨漉獨漉水深濁，似水年年恨相續，咄哉勿謂秦無人，行矣應知蜂有毒，蓋世功名

老國場，冥冥風雨送歸樞，九重徹樂賓襄老，士女空閨哭武鄉，千秋恩怨誰能訟，兩賢各有泰山重，塵路思承晏子鞭，芳隣擬穴要離冢，一曲悲歌動鬼神，殷殷霜葉照黃昏，側身西望泪如雨，空見危樓袖手人。

丹徒丁閣公傳靖有哀朝鮮詩兩律云，海上腥風一刹那，并包百濟卷新羅，空餘軋里干將氣，重唱殷虛麥秀歌，斥堠無烽移廟社，夕陽有淚灑山河，遺臣不少包胥志，難得秦庭一哭過，又千年屏翰蔽東陲，倚漢如天意未衰，服楚小侯非得已，帝秦危局本難支，竟違玉馬朝天願，淒絕珠貂入貢時，但祝中朝生衛霍，終當橫海耀旌旗；軋里干將謂安重根也。

陳鶴柴有聞韓亡追懷吳武壯公一律云，風雲長畏日車翻，往事填胸試一論，冉冉高牙箕子國，寥寥殘淚信陵門，范文祈死元深識，樂毅陳書有罪言，辛苦一編虞氏易，白頭終見道根源；注曰，公遠於易學，治戎之暇，每據臯比，與賓客講論爲樂，子嘗見公病中家書，自言生平治心之學，極堅苦，蓋亦宗洛閩者也；案武壯曾定朝鮮內亂，駐節甚久，鮮人奉之如神明，故有冉冉高牙云云，五六兩語，今已不能知其事實，其深知遠慮，必有出於傳聞萬萬者，鶴柴爲其鄉人，知之必真，在此時難，老成瞻言，惜不得訪鶴柴而問之，七八兩語，可補史乘之遺。

辱國之馬關條約，當日我李文忠公與倭臣伊藤博文訂於馬關之春帆樓，今日遼東奇辱，皆兆於此矣，昔吳彥復主事於乙巳游倭，過其地，嘗有詩云，萬頃雲濤立海灘，天風浩蕩白

鷗閒，舟人那識傷心地，遙指前程是馬關；著墨不多，皆成血泪，傷心地者，吳攀父京卿赴倭時所榜樓額也，原文曰傷心之地，一時傳誦倭朝野，我國人見之每爲流涕，主事名保初，一字君遂，吳壯武公長慶子，負奇才，甲午事起，妻請纓殺賊，不果，幾發狂，江藩之太守有詩贈之云，鐵甲研水海將塵，旄頭揜日天爲昏，厓火臥薪人未起，起鞭驕馬嬉青春，磊落吳生將家子，誓向馬上殺賊死，一再請纓遭唾棄，慷慨悲歌走燕市，列我舊戰袍，憤擲昆吾刀，千金製裘，千金買妾，此舉何其豪，駿馬如龍車如水，誰信家中貧如洗，側身東望泪盈眦，興來不顧佗人言；歟後主事竟醇酒婦人失意死，宜國之終不振矣。

臺灣之割，巡撫唐景崧自立名號，欲與倭抗，以至，朝野爲之動色，景崧初有知兵名，至是皆許其足捍屏藩；先大夫在臺時與稔，時應禮部試在京師，鄉先達錢恭勤公應溥以詢，先大夫曰，驕奢淫佚，四字盡之，某測不足支十日，謠言成事，後七日而景崧遜；先大夫有詩詠之云，軍書旁午走天街，和戰紛紛計未諧，郭令請行盟黨項，賈山議決棄珠厓，登陴有奮窮臣力，卻敵無能愬聖懷，滿載歸裝灘水隱，婦人醉酒蚤安排，又云，蟬蛻功名亦狡哉，孤城蕩蕩戟門開，三千珠履成殘客，卅六洪鑪鑄橫財，黃歇浦邊揮手去，要離劍畔戴頭來，煙雲變幻渾閒事，誰向昆明問劫灰；滿載云云亦紀實也，黃公度按察有臺灣行，亦詠臺灣之亡，其辭甚痛，云，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

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會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桑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離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視，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我圉，不許雷池越一步，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捋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髻，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關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譏謔，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噫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如轉睫，平時戰守無預備，曰忠曰義何所持，末數語尤發人深省，臺灣之獨立，實發於臺人邱仙根主事逢甲，主事奇偉，負不世才，割臺時，艱苦奮鬥，婁創狂寇，事敗，寄籍廣東嘉應，吾兄銘遠與之稔，聯吟社於羊城，謂垂老目光猶矍人，日弄巨鐵丸，意氣不殊少壯，有嶺雲海日樓詩鈔都數千首，豪放如其人，傳本甚夥，予見人選鈔，多及臺亡事，茲選沒一二於下，秋感八首云，萬

里風雲願竟酬，軍前歌舞作中秋，黃金鑄闕開藩部，碧玉通江建節樓，十道分封諸將爵，五湖歸老美人舟，年來此意成蕭瑟，匹馬西風莽浪游；又云，崑崙山勢走中華，赴海南如落萬鴉，縮地有人工幻術，通天何處覓靈槎，沈冤烏口空銜石，酣夢人心久散沙，彈指光陰秋又老，長繩難繫夕陽斜；又云，中原王氣黯東遷，歎鳳嗟麟意惘然，人物終成一邱貉，文章更噪六朝蟬，繞籬晚菊寒誰采，補屋秋蘿冷自牽，消盡美人遲暮感，素書一卷獨編年；又云，斜陽閣聽說場詞，我亦曾驅十萬師，破碎河山開國史，飄零風雨出軍詩，海中故部沈蒼兕，雲裏殘旌失素蜺，歲自周天自醉，紅牆銀漢隔秋思；又云，山南山北枉張羅，雲路冥冥鳥去多，四海論交幾投契，千秋自命未蹉跎，中原麟鳳陳陶嘆，大漠牛羊解律歌，老我秋風無一事，十年雄劍不曾磨；又云，名駒未悔困羈鞍，鷲鳥何曾借羽翰，人到窮愁思著述，天留豪傑濟艱難，衣冠文武浮雲變，雷雨蛟龍大海寬，不信平生飛動意，但將文字救飢寒；又云，明明如月撥愁開，欲取黃金更築臺，朱鳥莫將歌管哭，紅羊休信劫留灰，著書原子原仙骨，顧曲周郎有將才，收拾雄心且行樂，五雲多處覓蓬萊；又云，酒迫桓溫走老兵，詩看秦系破長城，英雄失路羣兒笑，獨客逢秋百感生，滄海桑沈栽後影，鈞天樂斷夢時聲，尉佗臺上西風急，來寫登高送遠情；秋興次張六士韻八首云，芒碭雲開大漢年，眼看楚蹶與嬴顛，收兵先下三秦地，奉使遙通百粵天，照盡古人珠海月，飄殘霸氣玉山煙，英雄只剩前朝史，懷

古悲秋意惘然；又云，黃河東下走龍門，難起中原古帝魂，天上斗牛沈劍氣，人間鸞屐掃巢
痕，狄泉故壤雙鵝出，甌脫窮邊萬馬屯，不信開元天寶事，但留詩史浣花邨；又云，萬里西
風海欲波，荒荒白日奈愁何，美人臨穎渾脫舞，壯士陰山敕勒歌，故國千年啼蜀魄，蠻荒九
死負黎渦，夢中還作鈞天奏，矇眊蓬蓬自鼓鼙；又云，坐看桑從海上栽，羣鷗見慣不相猜，
生毛有地供秦笑，呵壁無天慰郢哀，兩帝中央謀渾沌，三山左股割蓬萊，故鄉游釣今何處，
空憶漁人讓曲隈；又云，荒村獨樹老夫家，九月東籬菊未花，金石自應求上藥，河山原不阻
飛車，禦寒豈合裘仍典，謀醉何妨酒偶賒，未解長安西笑樂，薛蘿門外是天涯；又云，衣冠
文武眼中新，晏坐空山笑此身，割地奇功酬鐵券，周天殘燄轉金輪，後庭玉樹仍歌舞，前席
蒼生付鬼神，細柳新蒲非復昔，更無人哭曲江濱；又云，遼東華表鶴西飛，但作神仙願已
違，故國河山殘照盡，秋風城郭舊人稀，四郊戎馬邊聲急，七葉金貂世譜微，休向哀鴻談往
事，江湖滿地稻粱肥；又云，五嶺南來勢糾紛，百年邊事漫重論，月中潮汐爭消長，天外風
雷駭見聞，上國地理龍虎氣，中原人雜犬羊羣，山飛海立今何世，問就安期話白雲；乙未偶
題云，化碧三年血有痕，當年哀感滿乾坤，鶉維翦後天方醉，無路排雲叫九關；又云，此局
全輸莫認真，東南風急海揚塵，世間儻有虬髯客，未必扶餘屬別人；又云，殘山剩水冷斜
輝，獨向西風淚滿衣，皂帽藜床成底事，全家遼海管寧歸；又云，人間成敗論英雄，野史荒

唐恐未公，古柳斜陽圍坐聽，一時談笑付盲翁；秋懷八首次覃孝方韻八首云，萬古興亡閃電過，百年人事幾蹉跎，海枯石爛英雄盡，木落江空涕泪多，入夢人間無白日，洗愁天上有黃河，茫茫四野穹廬底，來唱陰山勅勅歌；又云，蓬山淪沒阻東歸，看慣年年海水飛，剩有盡公教地縮，更無萋叔與天違，簌簌落日神猿哭，首宿秋風虜馬肥，今日秦庭非復昔，休將九頓拜無衣；又云，王母雲旂縹緲間，冥冥龍去枉髯拳，海中仙蚌流珠淚，天上寒鴉怨玉顏，往事已淪開寶史，故官曾唱紇干山，劇憐未殉西陵葬，定策歸來國老閒；又云，滿目洪流治已遲，誰教天展九年期，玄黃大化無今古，風雨神山有合離，四海畢消蛟蜃氣，九天同拜虎龍姿，書生自作華胥夢，千載何妨此一時；又云，休說舜死與堯囚，環海居然更九州，日月不隨天左轉，江河還向海西流，蛟螭國土黃金界，鷓鴣旌旗白帝秋，畫革旁行新史筆，未妨荒外紀飛頭；又云，秋城吹角夕陽斜，浪迹頻年寄海涯，拔後枯菴心未死，劫中殘局着全差，無聊身世文爲戲，有例神州裔亂華，不信東籬仍故節，烏夷章紱玷黃花；又云，東海泉仙撰怪文，西園諾價策高勳，眼中鷄鶩方爭食，意外蛟龍未得雲，左藤豈誇蠻大長，短衣休叱故將軍，秦王夢裏釣天奏，此曲人間本不聞；又云，浮雲落木共飄蕭，動地商音起素飈，雷雨神龍雙劍化，關河戎馬一身遙，黃天訛立多新說，赤道迴流有熱潮，窮海高秋無限感，雄心依舊借時銷；窮秋氣慘，易撥愁心，故其辭獨哀，尙有哭臺南集，已不能悉舉，舉其最哀者

云，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泪欲潛，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不圖三十餘年之後，復有四萬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失遼東之哀吟，悲哉。

錢名山主事有弔簡大獅詩云，痛絕英雄洒血時，海潮山湧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臺灣簡大獅；大獅於臺亡時抗倭最烈，有弟大度，合志同方，同見殺於賊，主事文集有大獅傳，惜不詳，余輯近人筆記，作二簡傳，亦感於主事之言，且痛今日邊帥之不振也，傳云，簡大獅，臺灣人，或曰閩人而寓臺者，與弟大度，皆任俠，以勇聞，讀書能通大義，崇平等之說，雖市井傭奴，亦揖讓唯謹，尤喜言忠義事，生丁叔世，痛外侮之日亟，常咄咄不自聊，環顧四體，慷慨涕泣，欲得當爲國死，嘗游廈門，見一西人陵辱我國人，有袖手望而色若自得者，大獅遽進摺其頰，而數之曰，若眎同胞之辱而咲者何也，面鐵色，回視西人，西人驚，遽颺去，光緒二十一年，我割臺灣予倭，大獅大憤，幾若狂，誓不爲倭屈，與大度毀家募勇士，成一軍，苦戰年餘，卒不敵，竄泉州，倭憚之，脅我官吏，索之急，吏獲之，泣曰，我何罪而死，卽有罪，國法死，死不恨，奈何欲予賊而死我，我目終不瞑矣，吏竟與倭，倭人敬其義，呼爲烈士，欲降之，大獅瞋目大罵，髮上植，終不屈死，死一月，大度復收殘部，與倭抗，亦敗死，王蓬常曰，烈哉二簡，馮萬無可爲之地，知其不可爲而終爲之，其身雖死，其忠義之氣，固當摩盪於兩間，歷千百年而不可滅，後必有聞其風而奮起者，其

身雖死，而可不死，國雖亡，而可不亡，雖然，今乃有可爲之地，可爲之時，而竟不爲者何哉，我書二簡事，不禁血爲之沸，髮爲之指矣，噫；倭人至今重其忠義，其文部省，有大獅肖象，又有大獅傳，長八千言，慈谿柴小梵曾向倭人錄得，惜予未獲見之。

自倭禍遼東，所過殘破淫掠，無所不用其極，憶光緒甲辰，倭俄構兵於我東北，我商民七百餘人，挾有俄國光帖，倭軍疑爲俄諜，同日坑死於康平縣署西牆外，其慘穢無人道如此；至今叢葬處，夏不生草，秋冬地成白色，說者謂爲冤氣所結，張珍午巡按嘗有詩弔之云，死不化秦坑灰，生不作田島客，七百餘人同日死，白日無光血成碧，范侯爲我指其處，一蟲一沙一魂魄，吁嗟乎，戰禍滔天完卵難，不疑俄奸即日奸，我來但隔一牆宿，夜聞鬼語摧心肝，我國守中立，而構戰於我土地，殺戮我人民，天下之大辱，莫甚於此矣，巡按不能發揮此誼，豈不知恥者乎。

拳匪之亂，先大夫方佐裕壽山總督綠幕裕公初尙猶豫持兩可，旋忽撫定拳衆，與外人開釁，先大夫力爭不可，變定，有燕臺有感兩首云，獎亂其如設計疏，織兒險破好家居，摧殘石晉橫磨劍，痛哭興元罪已書，此際民心原未去，可堪國帑竟無餘，白蓮曾蔓延江漢，不借前車鑒後車；又云，東南雙鳳正朝陽，西北浮雲蔽日光，羣小合謀蘇內翰，諸夷羅拜郭汾王，靖康大老終難免，靈武中興儻可望，夜半前星掩芒角，似聞太史已書祥；

自注是日聞大阿哥溥儀斥歸端邸

案此詩作

在辛丑四月，故及溥儀之斥，庚子紀變，作者極夥，如屠敬山太史庚子六月感事五首，文芸閣學士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樊樊山方伯聞都門消息五首，庚子五月都門紀事八首，皆無愧詩史，雖不全及國恥，但亦恥所自來，今選錄之，太史詩云，紛紛挺擊九門霧，天子遇車罷早朝，王會衣冠盡塗炭，化人宮殿卷雲霄，亦烏火未流黃屋。胡馬塵幾犯渭橋，聞道長安新喋血，太常猶是肄威韶，又云行宮夜醮奏青詞，白日天關虎豹馳，醉尉齊廷尊蔣帝，行人楚國殺張儀，玉門先斷飛車路，燒火還焚景教碑，咫尺真疑神鬼至，昭陵石馬汗趨時；又云蒼頭突起半飢驅，按律宜行左道誅，張魯傳家口事鬼，陳王篝火夜鳴狐，祿祠奪得金人像，天帝禁投玉女壺，刑賞真成兩無用，他年憂不在顯與；又云漢廷必欲討黃巾，下詔先應散黨人，此語當時近游說，諸番今日罷和親，是誰反間挑強敵，不合權宜獎亂民，直把金甌同瓦片，坐看九縣起風塵；又云叩關九國勢連雞，中智口量不並棲，無復語言能約束，但望政教壹正齊，地游泱泱愁趨北，斗柄低昂欲轉西，臣朔何心尙朝隱，滑稽鼠竊太倉糈；先大夫謂學明七子者，曾采入庚子京畿聞見錄，惟易第二首燒火爲野火，第三首傳家爲靈符，第四首必欲爲決策，第五首向西爲轉西；聞都門消息詩云，上林秋雁忽西翔，凝碧池頭孰舉觴，市有醉人稱異瑞，巢無完卵亦奇殃，犬銜朱邸焚餘骨，烏啄黃驄戰後瘡，滿目蓬蒿人跡少，向來多是管絃場；又云京師赫赫陷鯨牙，十國縱橫萬戶嗟，舊宅不歸王謝燕，新亭分守楚

梁瓜，自注謂國各有疆界蛾眉身世惟青塚，貂珥門庭但落花，龍武諸軍誰宿衛，孤兒一一委蟲沙；又云
百年喬木委秋風，三月銅街火尚紅，崇愷珊瑚兵子手，宋元書畫冷攤中，金華學士羈僧寺，
玉雪兒郎雜酒傭，聞得圓明雙鶴語，庚申庚子再相逢；又曰，島人列檄罪諸王，玉牒瑤潢絕
可傷，待取血營觴福鹿，誰將眼箸謎貪狼，伯霜仲雪俱危苦，自注謂端邸及濬澄貝勒宋劭殷辛僭比方，自注
敦邸廢中生子即端邸也公法每寬親貴議，可須函首越重洋；又云，繁華非復鳳城春，玉輅於今隔隴秦，金
雀觚棱虛御仗，銅甍荆棘泣孤臣，朱門白屋多新貴，卜肆僧寮幾古人，莫問北池舊煙月，雨
零鈴夜一沾巾；都門紀事詩云，紅狼青犢自成羣，依託王門譟帝闈，民命纍纍輕似草，神言
往往降于莘，誇張古冶屠龍手，斷送真州放雁人，不患鯨吞患魚爛，可憐京闕自煙塵；又云
，彼己兵形兩不知，妖書偽讖太無稽，真成霸上羣兒戲，坐使蛟峒七聖迷，今日蘇門誰抉眼
，後來騶塢恐然臍，人間健者寧惟汝，長揖橫刀吾欲西；又云，阿奴下策火初燃，島客乘墻
守益堅，白帝向來欺赤帝，蒼天未死立黃天，梯衝飛舞窺樓上，矢石荒唐滿御前，十國衣冠
同一炬，可無頗牧衛幽燕；又云，年少驕王對紫宸，衆中銳意戮鯨鯢，掖廷自結十常待，七
粵難安一至尊，夜半駕歸仁壽殿，日中火及正陽門，百思不解州吁意，不戢兵端且自燔，又
云；擎拳豎脚盡神兵，礮火弓刀日夜驚，欲去徘徊端正樹，憂來吟諷董逃行，大言說伯輕羣子
，往識巴顏促五庚，吾愛大夫名五狄，屢屢一曲向秦京；又云，三朝聖后媿媧皇，豈意流言

爛左璫，妖讖髻花殊白奈，閨秋宮樹厄黃楊，欲綿唐祚思靈武，爲報秦仇棄督伉，黃閣有人兼將相，忠言不入怨天亡；

自注府主病起入對極言拳匪妖妄惑聖曰善亦不信而善左右皆惑之奈何

又云，都市蕭條儼被兵，繁華非復舊

神京，不虞建業金甌缺，更比瀘淵瓦注輕，鼉禁月明聞鬼哭，風城白日斷人行，宮奴不念家山破，猶道如今是太平；又云，崇仇棄好復何言，十國揚兵日月昏，白雁飛來寧有宋，黃河捲動恐亡元，好從蜀國謀西幸，愁見燕人祭北門，天柱地維三百載，不圖蜂蟻毀乾坤；近人金松岑呵壁四首，亦詠庚子事變，足抗樊山，其詩云呵壁詩成學問天，傷心難過鼠兒年，十關到處傳烽火，九廟經時闕豆籩，泥馬無情來渡主，金人有淚不成仙，可憐六甲虛纏命，空手難徵度厄錢；又云，深宮無賴話禳祥，未信鮮卑八部強，幾日關門雄地虎，早時垆牧見夷羊，弓彎朱鳥窗前月，馬踏金鰲背上霜，樓閣五雲龍鳳氣，換他三月火咸陽；又云，靴尖容易趨神京，好時祈年駐列營，宮井女沈田六尺，瑤池仙去董雙成，才人泣涕甘斷養，朝貴髡鉗付老兵，輸爾虬髯紅拂妓，儀鸞殿上訂三生；又云，豆粥蕪亭淚未乾，兩宮西笑望長安，使金人物關心召，詛楚文章掩面看，國計險拚梟一擲，軍情密遞蠟雙丸，公卿幸脫排簪死，留與天家錫劍槃；案田六尺董雙成當皆指珍妃，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慈禧與德宗遂倉卒西幸，瀕行，慈禧命崔蘭自三所出珍妃，推墮井中，珍妃聰慧得上心，或構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德宗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出妃屍於

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古微學士王半塘給諫賦落葉詞紀其事，惺惺口口太史則賦詩云，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盡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繡苑央；文芸閣學士，有月詩亦詠此事，云，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青冥忽上仙，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學士珍妃師，妃被囚，學士亦得罪去，故其辭尤淒切；吾友錢茗隱有金井曲效梅村，譜事最詳，此雖無與國恥，然金輪毒燄，實召外侮，遂類及之，虬髯謂聯軍統帥瓦德西，紅拂妓謂名娼傅彩雲，彩雲本吳門雜妓，某巨公納爲籬室，巨公死，下堂去，初巨公使歐西，彩雲私識瓦德西，至是仍操舊業留京師，遂續前歡，招搖宮闕，勢傾一時，然頗識大體，所全實多；先大夫有彩雲曲及此事，記甚詳，辭云，上，鴛花滿院隨風逐，飛來天外一將軍，細合金釵綠再續，七寶雕鞍細馬馱，九華錦帳雙鴛宿，兩宮西狩音塵斷，上國衣冠盡塗炭，寶玦王孫泣路隅，金魚朝貴遭索貫，鎖骨菩薩心慘然，每向將軍代乞憐，宰相和戎傾帑藏，諸夷滿欲整歸鞭，森輪待發匆匆別，珠淚輕彈粒粒圓；下，樊山方伯亦有彩雲曲詠其事，尤詳。

樊山方伯有前後彩雲曲，後彩雲曲序瓦德西傅彩雲事，其辭曰，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竊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林

奮帥稱魁桀，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舍入據鸞儀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殊施並寫真，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雲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蛟綃長拂地，雅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鈿車遙遵輦路來，韞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闈飛野雞，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攜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雞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獍在纖手，肱因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唐婢如虬虺，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纒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癡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須親虎額，不隨繁瓠臥花軍，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臺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蕩稻燔雞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壞處，撞破煙樓閃電廳，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雲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頗有連波悔，君王

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趣銷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下彩雲與瓦德西重拾墜歡，僭居鸞儀殿，故從鸞儀殿說起，是時聯軍駐京，德爲最橫，雖雞狗不得寧焉，留守諸公，瞠目結舌，莫敢誰何，彩雲惻然，切言於瓦，止其淫掠，又曰，琉璃廠，中國數千年文物所萃，幸弗燬，且瓦之焚索責償過苛者，彩雲必力爭，於是大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賴，不必諸公之袞袞，而繫彩雲之纖纖，不可謂非中國之奇恥極辱矣，曲極刻畫之能事，而微病纖佻，沈子培中丞師嘗謂先大夫曰樊山不過梅村，子作則真長慶體，不可同日而語矣。

庚子之變，直隸提督聶士成死事獨烈，黃公度按察有聶將軍歌，詠其事甚詳，其辭云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將帥無人不愛君，燕南忽報妖民起，白晝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案國首集敵軍攻奪大沽礮臺太后聞警大懷忿散官帑士學民自陳不願受賞願得一龍二虎頭削平患難歸報先師二虎指奔勳李鴻章一龍指今上也是何

鼠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圍，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礮聲一到駢頭死，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復傳親王令，責汝何暴橫，明晨太后詔，不許無理鬧，夕得相公書，問訊事何如，皆言此圍忠義民，志滅蕃鬼扶清人，復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國人爭道天魔舞，將軍墨墨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何所，大沽昨報礮臺失，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呶呶起，起處無處覩，

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卷槍雲黑，百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使翻疑戰不力，此是衆團民，方與將軍離，阿師黃馬褂，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贏兜鍪，昨日拜賜金，滿車高甌窶，京中大官來，神前同叩頭，懿旨五六行，許我爲同仇，獎我興甲兵，勉我修戈矛，將軍顧輕我，將軍知此不，軍中流言各譁譁，作官不如作賊好，諸將竊語心膽寒，從賊容易從軍難，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將軍氣湧偏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罷戰歸，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將軍出戰時，闖門衆多僂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芒籠繩縛兼鞭笞，驅迫泥行如犬雞，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遲，將軍將宜軍急追，將軍追賊正馳電，道旁一軍橫路貫，齊聲大呼聶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麾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礮後門槍，禿襟小袖氍毹裝，蕃身漢心庸何傷，執此誣我讒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我何面目見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彊梁，一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天蒼蒼，野茫茫，八里台，作戰場，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被髮歸大荒，左右揜扶出裹瘡，一彈掠肩血滂滂，一彈洶胸胸

流腸，將軍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襦袴，幾人泣送將軍喪，從此津城無人防，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蕭騷何處泣，將軍妻，是封君，其存其沒家莫問，麻衣草屨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裹父屍，萬骨如山堆戰壘；案提督安徽合肥人，由武童投効袁甲三部，積功至專闢，甲午之役，屢破賊軍，盛京得以無恙，和議成，奉命練新軍，因參用德意志兵制，召募精壯；日夜訓練之，躬與士卒同食飲臥起，當癸巳甲午之交，已知東北必將有事，特躬履其地，用西法繪圖立說，凡山川扼塞形勝，瞭如指掌，著有東遊紀程一書，閱時半載，跋涉數千里，喘息未紓，而東事果起，故能指揮若定，庚子變生，屢以少敵衆，羣強囂服，終以上下齟齬，發憤以殉，悲哉，羅惇齋拳變餘聞記其死綏前後事甚詳，與此詩一一吻合，云：甲午壬戌代葉志超爲直隸提督，率武衛軍駐蘆臺，庚子四月，拳匪燬保定鐵路，直隸總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鎮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卹，匪焚黃村鐵路，竊軍一小隊馳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剿撫之命，軍至落堡，拳匪三千人方燬郎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猛撲竊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臺，士成至津，遇拳匪於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營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衛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竊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

人，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誤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剿，如職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肅軍守楊村，過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饒繼兵單折回，裕督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肅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能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肅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肅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繫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肅軍追匪急，大呼肅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於八里台，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可爲此詩注脚，某筆記又言提督落空剿匪後，匪黨搆於朝廷，降旨嚴斥，提督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誤供兇暴，投諸一爐，爲可惜耳，今國衅既開，天津首當其衝，以吾奉命鎮茲土，充吾力，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終不瞑耳，則其死志早決，不逮家門之破也，其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陳勳績死事，力請褒揚，始賜諡忠節

，子名汝魁，同殉八里台有營官宋占標，見驢背集。

番禺汪伯序孝廉兆鏞，亦書詩哀聶忠節云，矯詔藩房出，津沽萬騎紛，勤王徒袞袞，破敵且云云，戰壘秋蕪沒，祆祠案原作疑夕照曛，如聞夷虜語，詫惜聶將軍；尙有一詩云，莽莽東華路，天乎竟若何，人間遺玉腕，陌上泣銅駝，慷慨成仁急，艱難戀主多，那堪供麥

飯，風雨渡滹沱，當時頗傳陵寢有被發者，故第三句云然，第五句，則哀王文愍公懿榮也，

廣西周霖叔推丞紹

有庚子都門紀事七律一百首，於此役始末完具，無愧詩史，茲錄有關

國恥者四首，以見一斑，其辭云，轍車百道下奔雷，滄海魚龍噩夢回，忽地甲兵環虎穴，連宵烽火照鸞臺，藁街徒召蠻夷虜，謀國空勞將相才，咄咄書空真怪事，一條軟繡陳雲開；又神京翊衛壯天津，節鉞頻年簡重臣，萬帳雲屯堅壁壘，雙旌星冷鎖鉤陳，已成困獸猶思鬥，爭奈連雞未易馴，百雉雄城淪浩劫，干戈衛社更無人；又天府神倉筦北門，盤雕落日下平原，三軍持憲廉頗老，八部聯盟頡利尊，熾火焚旗秋黯淡，壞雲壓壘晝黃昏，頻修矛戟忘同澤，孤負中朝買鬥恩；又月黑重圍鼓角涼，排空亦雁掠青霜，從官飛檄無枚叔，別將衝鋒少定方，鵝鸛亂行臣罪重，龍蛇在陸國憂長，封疆已蹙惟須死，被髮依稀下大荒。

王文愍公懿榮

庚子之役，奉命督內城守，出示引周禮殺人而義弗仇，如有讎者，邦國交讎之，爲義和團地也，聯軍入城，君與夫人及一媳投井死，宋芸子丞參有感舊詩弔之云，交讎邦

國談經，師敗同謀合殉名，便是墮車聞鼓死，石城猶勝褚淵生；丞參尙有庚子在西山望京華一詩，辭特哀厲，惜未完稿，詩云，烽火望平蕪，流亡滿路衢，萬山雙鬢白，四海一身孤，閭左興羣盜，宮鄰識五胡，殿前鳴野雉，屋上起城烏，北海何時接，東門忽已蕪，雞聲啼越石，鵲淚感堯夫，豈料新亭泣，俄驚督亢圖，陸沈飛海水，參伐動星墟，鬼竟謀曹社，人誰入郢都，全燕三日舉，空莒一人無，此水傷鳴犢，何庭哭勃蘇，風塵方瀕洞，階地尙泥塗。

聯軍入都，閭閻悚懼，瓦德西乃招紳士助理事，設警察巡邏等，軍政仍聯軍自掌之，紳士備顧問而已，或謂瓦以清國蒐羅人材在八股試帖，特於金臺書院考試，示期縣榜如昔，文題以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州，試日，人數溢額，詩尤多諛詞，瓦爲評判甲乙之，得獎者，咸忻忻有喜色，可爲無恥之尤者矣。

鄭太彝有感情詩四首，於庚子之變，別具見解，頗涉詭激，然亦有獨至處，詩云，羣昏自稱豪，一奮碎神器，罪魁有三士，不在徐剛輩，榮光首拒戰，咋舌敵已怪，聶馬久枝梧，彼族曠強對，朝中輕諸子，謂虜不足畏，何虞果揜至，很復得狼狽，脫令津沽間，海城早爲帥，微聞金鼓震，萬衆已奔潰，牽羊必肉袒，所全詎百倍，京師安如山，完取十萬械，吾言匪詭誕，嚼血聊自快；又云，瘦狗無不噬，敝木無不標，重黎卒死難，勁節殊皎皎，許子盜所憎，要領安得保，異哉立聯徐，駢首豈同道，袁許吾傷之，決去胡不蚤，何人與瀚雪，未

可恃耆吳；又云，京師知必陷，所苦我主耳，黑衣縛袴褶，無異逃李子，當時設有人，奉上
匿鄉里，遠巡稍南趨，北嚮下詔旨，遂與燕齊甲，自剪畿輔匪，諸蕃孰不從，稅政悉可理，
徒手援天下，寧用折一矢，吁嗟失此會，秦晉入井底；又云，死或不蔽辜，論罪當以榜，秉
衡等徐崇，纔可謂漏網，吾嘉宣化守，擊剛奮忠諫，奈何寰海城，此李反見枉，天步方艱難
，是非在刑賞，可令天下士，西望徒怏怏。

滬上租界地，繁盛甲海內，然盜憎主人，由來已久，狄平子嘗放巴淪竹枝之謳，賦滬濱
感事詩六章，綜其故實，其言絕痛；其一云，路別仙凡逝不回，更誰花外一徘徊，銀河杳渺
風帆渡，那許鸞郎入夢來，自注，上海黃浦灘旁有公園，嚴禁華人入內遊覽；其二云，江干
何處立斜暉，碧草清陰與夢違，燕子不知巡警例，隨風猶得自由飛，自注，黃浦灘岸邊小圃
，本中國官地，且未經升科者，草圃中所設鐵椅，曩時中西人均可小憩，久之漸禁華人之短
衣者，又久之，并禁長衣者，今則華人偶一涉足其地，輒遭巡捕之呵逐矣；其三云，同行遊
侶盡如花，席帽鞭絲意氣誇，偷向綠陰殘照裏，銀驄飛駕嫩黃車，自注，租界馬車遠例，輒
罰鍰，妓女爲尤甚，比定新例，華人馬車，不得越過西人之前，西人馬車，則遲速可自由也
，惟張園內馬路，外人之車轍頗稀，游園士女，至此始得一試馳騁之樂；其四云，碧天露下
悄無聲，銀電依稀恰四更，惟惜空江好煙景，舊時明月照銅人，自注，英人巴夏禮銅象，矗

立於黃浦灘江岸；其五云，淺草如茵拓地寬，蹴球競馬任般桓，香車過處爭迴首，應許紅妝側面看，自注，泥城橋外跑馬場，爲各國人競馬賽球之地，亦禁華人入內，惟經此場外者，尙容平視耳；其六云，危樓大有滄桑意，占斷斜陽脈脈紅，流水孤村何處是，右槐馳道辨西東，自注，租界外一帶田園村落，轉瞬間盡棟連雲，紅牆夾道，盡化爲西人住宅矣，近年以來，民氣勃興，五卅慘案以後，租界爲修好計，諸禁漸弛，然租界依然也，終爲吾國人之恥，是在吾國人之自爲而已。

國恥詩話 卷三

嘉興王蓮常著

韓斗瞻將車殉於防俄秃尾山之役，義聲著中外，嘗見其軍中與妻妾手書，以詩句發抒其志氣，皆可誦，尤近今武人所罕見，書云，連朝積雨悶人，精神至無聊賴，分兵布陳之餘，略看黃公三略呂望六韜，閱來則幾杯波蘭地，高歌一曲滿江紅，寶劍當爲名將佩，紅粉應贈美人塗，余此次出征塞上，陳兵於呼倫貝爾大戰場，在此海天空闊之曠野，準備與黃髮虬髯客廝殺，其亦寶劍當爲名將佩之意乎；未酬馬上功名願，已是人間老大身，余三十無奇功，愧爲男兒身手，前此草草虛聲，皆屬亂世功名，今茲露布遼疆，上馬殺賊，天其假我以緣，使丈夫得遂功名志乎；不向風塵磨劍戟，亦當情海鬥輝娟，情海對輝娟邪，吾不願學□□□□，風塵破劍戟乎，吾願作拿破崙也；會爲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慨自碧眼東來，黃倭西上，神州陸沈，國幾不國，束我條約，奪我關稅權，建築鐵路，張築港灣，佔我土地，殺我人民，此仇此恨，寧能戴天，丈夫以身許國，誓欲殲此一羣惡獠；將軍諱光第，先世務農，居金州，清中葉遷於吉林雙城縣四鑲黃旗頭屯，殉國時年廬三

十有三。

今年秋倭寇猖狂，肆毒我遼東數千里之地，山河變色，城郭爲虛，園中養兵數百萬，惟以自煎，不聞加遣一矢，實亙古未有之奇辱也，陳羅邨先生有國恥詩痛之曰，廿年秋九月，十九日黎明，日兵肆強暴，奪我奉天城，吉林相繼陷，禍將至北平，更易我官吏，殺戮我民萌，鹽耗東北來，國人相嗟驚，始從夢中醒，同胞呼弟兄，豆箕爾何仇，急急相煎烹，國仇棄不顧，黨怨何分明，呼者聲已嘶，聞者誰能聽，徒令徒手士，紙上譚戈兵，宜而不能戰，標語書紅青，豈知狡獪敵，不宜兵臨城，併吞我三省，猶云局都行，吾聞三省官，養兵多且精，號稱數百萬，東北任橫行，一舉勝曹吳，再舉敗幽并，三舉滅叛石，奏凱騰歡聲，中國之驕子，華北之長城，如何敵國來，頃刻被犁庭，如摧枯拉朽，如割鮮烹牲，打狗入窮巷，拚死相搏擊，如何狗不知，退走不計程，桓桓中央軍，征伐如神明，一舉李白覆，再舉馮唐傾，三舉討赤匪，因之又南征，中央豈樂戰，要在保威名，將軍氣蓋世，百粵何足平，一心誅叛逆，誓不戴天生，聲威之所播，閃赫如雷霆，奈何敵國來，曾不迎一兵，城陷三四日，不聞赫怒聲，威信今何在，諾諾徒盈廷，追維平日事，徒欲飾太平，諱疾而忌醫，禍乃至斯呈，國亡嗟已久，豈待今始明，莫大於心死，言之涕縱橫，國家養戰士，將已廿年經，年耗萬萬金，到處皆旂旌，何怯於公戰，而勇於私爭，連年苦內戰，殺戮無時停，借債購外械，志氣各驕

於，軍分海陸空，三方相繫轟，川谷流人血，城郭爲丘陵，今稱戰未已，國亡更何營，吾恐數日後，終爲城下盟，不然日俄戰，牽動世界兵，死將無葬所，何敢望媮生，吾願舉國人大夢同時醒，更願干城士，禍福細權衡，國亡同爲奴，富貴非汝榮，早早棄嫌怨，爲國謀中興，復願青年士，意氣莫浮輕，潛心求學術，罷課徒犧牲，讀書破萬卷，爲國致昇平，往事昨日死，來者今日生，十年事生聚，十年教訓明，萬學皆精進，士農工商兵，各各盡天職，盡如弟與兄，庶幾雪國恥，竹帛書勳名，詩成九頓首，請鑑區區誠；又吳興王文濡均卿有五絕句云，神州大好付風飄，醞釀由來莫復朝，人禍天災稠疊至，突聞大盜盜遼東，功成革命策矜優，國內稱戈戰不休，禍到臨頭才覺悟，三湘解甲望同仇，爭權爭利見差同，文士逶迤武士雄，二十年來容易過，筋疲力盡閱牆中，自由言論易招疑，謬謬曾無一士奇，文學儘多侍從彥，只知歌頌不知規，強權之下無公理，弱國安能善外交，莫怪瑯邪多粉飾，祇將退讓對咆哮，萬寶峯前氣箴凶，因循一味作癡騷，儻來二豎邀天幸，河上逍遙避敵鋒，破成迫擊器精良，收拾倭囊一擔裝，偌大兵工雄廠設，爲他人作嫁衣裳，白山黑水無完土，警報傳來刃發礮，城下之盟求不得，諸君空自淚新亭，道旁築舍議盈廷，聯美聯俄夢未醒，寄語皇華諸使者，誰爲七日泣秦庭，揭竿湘嶺旣難消，剿殺傷仁盡撫招，大義宜昭身作則，化鳥爲鳳遏天驕，力竭聲嘶仰國聯，小朝廷莫得安全，漫云抵抗真無力，鎮靜難違將令宜，除將忍耐無他

法，禮讓爲先國有經，最後五分鐘勝算，我民敬在下風聽。公債年來發許多，公私濫用不知它，基金救國茲爲急，名目宜標敵暴倭，學生愛國力爭先，軍事研求亟着鞭，如此江山誰斷送，轉旋大烈望青年。感事詩成獨自吟，恩仇何處覓知音，老夫亦有興亡責，小雅哀詞救國心。皆以通俗語出之，可使老嫗都解，遼事未起，邊帥某以病留故都，故得免，或曰先期調知之，託而云然也，儒來二豎兩語，誠微而風矣；自遼吉陷後，各地豪傑盡起殺賊，小白龍老北風尤著，初不受國家一槍一彈，義聲所布，從者五六萬衆，化梟爲鳳，真吉祥語也，吾友錢君隱有哀瀋陽一首，紀遼變尤詳，詩云，瀋陽城中十萬兵，城南城北皆峙營，夜半賊來兵盡走，四天如墨無戰聲，平明作隊搜大戶，穿門爲狼入爲虎，母從兒走妻求夫，我軍已遠空號呼，萬家膏血污泥塗，爛焦不顧池中魚，天祿之滅四庫書，一一盜載歸蓬壺，兵工雄廠亦賊有，經營十載嗟何如，吾聞東師號勁旅，奈何一朝虎變鼠，將材不生壯士悲，家山入破淚如雨，莫唱邊城白雁書，大帥河上方消搖。

方遼事之殷，邊帥某，猶流連歌衫舞扇間，左右曰，事急矣，可奈何，則曰，姑置之，一曲未終也，馬君武博士有二絕刺之云，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皆紀實也，惜規模唐人，嫌於太似；若隱亦有詩云，霜角聲中塞月寒，羅衾一响只貪歡

，梅魂蝶影支離甚，無限江山作夢看；旋聞其閒豫打球，又有詩云，漁陽鞀鼓動天來，東北長城幾將才，正是鳳城秋月夜，玉人攜手打球回，所謂梅魂蝶影，及君武所謂蝴蝶當行者，皆隱約變眩之辭，其素所狎者也，王什公詠秋草有云，公子風流迷蝶影，家山破碎黯狼煙，尤能化入煙雲，又金松岑秋感八首之一云，金台兀兀醉觥秋，一夕家山付整舟，幸免胭脂污辱井，不勞楊柳賦迷樓，聞歌對舞翩翩蝶，語戰驚蟄殼棘牛，記否而翁悲壯語，三垂岡下涕橫流；又有曰龍山者，倚澆谿沙云，烽火傳來國已傾，莫輕回首賞新聲，梅郎歌舞正三更，城郭不歸遼鶴夢，將軍徒覿樂羊羹，更誰繁虜請長纓，則直寫之矣；若隱尚有書憤一首，尤激奮云，烽火遼陽已十旬，微聞廷議尙逡巡，鈞天樂奏渾如夢，戰地花開不是春，伏闕有人空涕淚，渡河無日更酸辛，那堪重問神州事，滄海橫流到此身。

若隱後又有胡蝶曲，亦詠所謂翩翩蝴蝶者，擬梅村體，極哀感頑豔之致，若隱頗自得，欲余作序如陳鴻之於長恨歌，卒卒未果，其辭曰，羅浮影幻宮妝立，片片春雲作裙葉，化出人天絕代姝，前身合是仙山蝶，仙蝶飛來南海家，珊瑚鎖骨擅容華，明珠擎出爭相看，白璧生成未有瑕，豆蔻梢頭剛十六，年年攬鏡春江綠，謝逸詩篇擬未工，滕王畫本摹難足，郎罷當字北度關，一官曠鐵又南還，極天風浪收颿早，攜取文姬向海山，海山徧吸人間電，玉奴一到開生面，幻魄初傳謝氏情，斷腸替寫英臺怨，籠眼琉璃一笑溫，娟娟過幔影留痕，奪來天上三

分月，消得江南十萬魂，小姑居處原芳潔，無奈懷春情內熱，宋玉牆東倩影來，因風吹上梅邊雪，花爲郎貌雪爲懷，有約雙飛好事諧，鴛帶從教親手結，繡簾長爲畫眉開，南園草綠春如海，片石三生盟誓在，鳳子呼名最有情，韓憑抵死期無悔，好夢如雲不自由，是鄉那得老溫柔，歡場橫被錢神誤，孽海曾難宿願酬，翻雲覆雨高堂惡，鑄就黃金成大錯，執扇何曾便棄捐，粉衣早識多輕薄，翦斷連環更換新，公庭對簿翠眉顰，溝頭喋躑東西水，從此蕭郎是路人，春駒却向燕臺住，一曲霓裳人盡顧，太息燕脂北地顏，爲他金粉南朝誤，虎帳牙旗督八州，十三年少富平侯，才驚相見還相許，彼是無愁此莫愁，鳳城正值中秋夜，羅襪香塵生舞榭，玉笛梅花並較量，瓊枝璧月雙無價，酒闌人倦畫樓陰，擁髻鏡前意不禁，繡被焚香魂欲醉，良宵何止值千金，此際有人斲楊側，徙遼燕喜仍羈國，絕塞謠驚白雁來，霍泉讖兆蒼鵝出，金甌銜璧可憐宵，猶道將軍抱舞腰，十二瓊樓春栩栩，何心河上賦消搖，軍書火急來行館，倒趲鞞尖渾不管，祇覺瞽騰綺夢酣，那知東北胡塵滿，紛紛修竹上彈章，誰放周師入晉陽，畢竟傾城更傾國，還須分謗到紅妝，紅妝有恨憑誰訴，手疊空箱江海去，此局全看玉機輸，有金還買花鈴護，依然畫裏見真真，百慧蓮花盡化身，一世羣芳輸玉貌，諸天尊號擬金輪，織兒搗壞家居好，嬋娟情重江山小，兵柄多年解玉符，仙槎萬里通蓬島，青天碧海照雙心，此日難爲避遘吟，萬一微波通繹繹，可能舊夢試追尋，英雄兒女情何限，今昔秋

雲分聚散，剛把桃根渡口迎，又聞駿足瑤池返，菊部聲名動石城，秦臺傳粉一含情，忽驚金彈拋林外，毋復瓊花唱後庭。演劇首都或警以彈美人身世飄零久，萬事榮枯一回首，此日桓公老漢南，不堪重撫江潭柳，一場恩怨訴琵琶，豔曲爭翻姊妹花，聞說棲梧諧鳳侶，還看擲果傍羊車，墮溷花殘何起算，念家山破星霜換，爲惜名娃誤沼吳，莫教禍水終亡漢，小却紅桑入歎嗟，遊仙枕上說南華，還傾銅狄千行淚，來寫金莖一朵花；錢名山主事見之曰，何不放樂府，余曰此等題，長慶體最擅勝場，梅村更益以綺麗，諧以鏗鏘，尤能動人，若樂府則畫虎不成反類狗，若隱亦避難就易之意歟。

遼東二十萬大軍不戰自退，棘門兒戲，騰笑中外，李中將有讀史一律云，棘門兒戲是誰辜，垓下天亡語亦羅，山木何曾知自寇，壑舟坐見負之趨，漸成墟土憂饒餉，焉用春秋託媿姑，別有長城從不識，書生多事策防胡，談言微中，置之未入集中，可亂楮葉；近見報載有滌齋者，辛未中秋書憶四律，其三四言之尤痛，其三云，楚雖三戶尙亡秦，况擁神州百萬兵，瓦不能全寧玉碎，粲唯敢死勝淵生，債臺千級人無血，戰骨連年鬼有聲，大盜入門渾不管，諸君何以慰輿情，其四云，皇姑屯畔血初涼，自注張雨亭被炸於此慘劇如今更可傷，誰是主人當北道，竟無名將似南塘，金針度處瘡生粟，舞女酣時夜未央，多少蒼生方託命，只聞傳檄撤邊防；其一二兩首亦可誦，錄於後，其一云，遼瀋風雲慘不收，革號聲裏過中秋，自注曰以暴力占我東省本日開市民大

會遙天還是團圓月，大地真成破碎裝，容有英雄騰草澤，漫勞壇坫盼葵丘，長城自壞嗟無及，此錯何人鑄九州；其二云，廿一條成事可傷，連濱星夜整歸裝，自注民二余以國民黨籍備員國會之議成日人籌備慶祝余頻年每痛箕煎豆，此局終成雀捕螳，天意詎應沈大陸，國人誰復禮中殤，自注五四之役吾仲子輩被逮久乃得釋而叔子藩則以童子軍隊長任露天演講數日中暑遺疾卒履霜已到堅冰日，自注五四之役吾仲子輩被逮久乃得釋而叔子藩則以童子軍隊長任露天演講數日中暑遺疾卒漫向鴟原更閱牆。

今歲中秋月食，適在倭禍後之八日，陳叔伊學部陳羅邨先生及君隱皆有詩寄痛，學部詩云，一輪纔滿海天東，見說清光處處同，宮殿廣寒原似水，樓臺蜃氣忽漫空，桂花自斫吳剛斧，若木誰彎后羿弓，慚愧屠龍無好手，中庭涕下等虛空；陳先生詩云，卅年卅度中秋節，此度中秋恨獨多，深夜何人侵月闕，諸仙無計謾嫦娥，平時貪享釣天樂，今日其如亡國何，天上人間同一哭，憑誰收拾舊山河；君隱詩云，驚看玉宇變蒼黃，嘆息人天劫正忙，故國樓臺皆蜃氣，諸仙歌舞自霓裳，亦知瘴境終難復，縱有重光已可傷，獨立中庭空溢涕，欲乘銀漢問吳剛，陳先生與君隱尤能談言微中，如張埭畫松，雙筭齊下；陳先生於國慶日亦有詩云，如何國慶日，偏似國亡時，胡騎長驅入，籬籬次第非，書生空痛哭，國計總迷離，寄語窮兵者，如今悔未遲，結句發人深省，類出於此。

倭賊橫行全遼，未嘗死一人，攻長春，遭吉軍猛擊，就殲者百八十，攻二道溝及吉垣，

近五百，賊始漸懼，聞長春吉軍三連與賊血搏一晝夜，及彈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自殺，無一降者，最爲壯烈，此美利堅公使署言之，惜不能知其主者，予謂若隱不可無詩，若隱乃作哀長春一首云，賊軍所向如偃草，長春以南無完堡，降賊若多殺賊少，危城獨以孤軍當，二百廿人無一降，城存與存亡與亡，萬騎壓城城欲動，城上健兒氣山湧，浴血應戰無旋踵，一夫奮臂百夫從，上馬祈陳如飛龍，同拚一死爲鬼雄，見賊便刺刀鋒利，左盤右辟恣我意，賊兵來者俱伏地，千聲萬聲呼殺倭，倭殺不盡來益多，我力盡矣將奈何，苦戰終日命同畢，血刃在胡皆猶裂，是豈我心乃我節。

東省既爲賊陷，而義士所在蜂起，號義勇軍，往往使強寇疲於奔命，鄭質庵口口有詩張之云，一夜倉皇來鐵騎，倭虜狂卷遼東地，將軍借箸豈無謀，壯士枕戈齊下淚，翩翩京兆擅英名，都府堂皇鎮北平，悄掠燈前蝴蝶影，驚聞塞外鼓鼙聲，三軍盡掩雲中旆，小忍須臾亦何害，試足難容卽墨城，執言猶仗葵邱會，空傳海外魯運忙，無奈強寇是虎狼，誰楚已將真面隱，復韓尤見禍心藏，中樞誰是回天手，怨李恩牛相掣肘，正苦人間馬有肝，忽驚海內龍無首，羽書片片請纓來，紙上空譚劫後灰，入寇俄聞榆塞逼，出師未見棘門開，異軍突起將軍馬，指天誓日龍江下，熱血橫瀟上國旗，義聲直震昆陽瓦，從來草莽出英雄，飛將爭誇小白龍，破虜好乘強弩勢，同仇却趁錦帆風，天下興亡匹夫責，不負此生須殺賊，鴨子河邊骨

似冰，魚鱗陳上雲如墨，慷慨登陣迴不羣，紛紛拔戟各成軍，誓師共見風雷動，殉國拚將玉石焚，女兒亦赴戎機速，百尺高樓朔名族，不數當年花木蘭，請看今日秦良玉，氣壯江陰典史聞，冰天雪地鼓三嚴，生悲故國心何苦，死到沙場肉不甜，黃沙紫塞風雲變，視死如歸身百戰，義憤同攄易水歌，大動待定天山箭，橫空何懼鐵鳶飛，衆志成城總不離，殺敵最宜風雪勁，出奇會借稻梁肥，守在四方真猛士，成仁取義應如此，却疑逐鹿閑連年，不爲屠鯨加一矢，畢竟籌邊尙有樓，憑誰破釜更沈舟，肯將遼瀋三千里，看作燕雲十六州，角聲變徵家山破，抵死不呼臣朔餓，被髮惟將大義明，揭竿總把兇鋒挫，莫道危機繫一絲，岳家軍起未嫌遲，行看白雁狂飛處，會有黃龍痛飲時，城亡甘入潭州井，死作鬼雄猶制挺，鼓悲甯爲北鄙聲，銘勳重製南塘餅，以心許國自忘身，揭地掀天泣鬼神，亘古男兒是南八，飛芻輓粟又何人；小白龍佚其姓名，本綠林，東省所謂馬賊，蕭艾爲蘭，義聲著白山黑水間，尙有老北風，亦白龍流亞，此外尙有陳姓女，能雙手發彈，拔戟成一隊，出沒於冰天雪地，屢創倭寇，故有百尺高樓朔名族云云。

黑龍江馬秀芳旅長占山，以孤軍抗賊，著奇功，國人至寫貌拜之，嫩江橋之役，尤足使倭賊喪膽，若隱有長歌記之云，關東作賊皆豪傑，將軍馬上技尤絕，白骨成山卷甲回，一馬如龍萬馬噎，幡然虎變作干城，十年坐歎烟塵清，豈獨神威振殊俗，兒啼不敢聞姓名，一朝遼

陽動鼙鼓，蝦夷跨海來縱橫，玄菟城頭角聲死，魏貅十萬餘空營，鐵騎橫馳一千里，投鞭欲斷嫩江水，將軍奮臂列裳起，男兒報國此時矣，八千子弟從如雲，帳下謹呼各效死，巨刃在手摩天揚，會看驅賊如驅羊，九月癸亥賊大舉，飛船殷天彈如雨，將軍令出威如山，萬馬無聲齊出堵，黃雲下蕩旂角開，將軍一騎突陳來，赤煙射破鯨魚浪，將軍逐賊江橋上，回頭躍馬十丈高，十盞十決翻賊巢，是好男兒死此土，敢有後者腥我刀，我氣益振賊益蹙，再接再厲無一撓，天搖地岌龍蛇走，不見賊前見賊後，四野惟聞碎歷聲，紛紛碎落貪狼首，將軍人馬皆天龍，入陳馬黑出陳紅，北戒山河獨掌柱，邊功第一嗟誰同，吁嗟乎，一從胡騎牧遼野，七十餘城望風下，江橋賊膽一捷摧，相戒莫撓龍江馬，關河北望淚眼枯，失羣哀雁雲中呼，爲語將軍志莫渝，一心殺賊當如初，成功待績凌烟圖，我筆猶能一歌再歌爲爾書，將軍名占山，遼甯懷德縣人也，曾留學海外，爲忌者所扼，聚徒於黑虎山，官軍畏之如虎，後吳俊陞圍攻之，喪其徒黨殆盡，猶能於礮火中奪馬逸出，鉤足馬背，蔽身於下，發雙槍，馬斃，飛躍他馬，亦如之，後投隸吳部，未嘗自諱，首數句，紀實也；將軍守江橋凡十餘日，終以彈盡援絕，退守克山，苦隱又有哀龍江詩云，蝦夷已破昂昂溪，鏖歌一路趨如飛，黑雲過江大於馬，半日已薄龍江下，龍江將軍勇絕倫，賊軍畏之若天神，連日鏖戰幾大捷，力盡援絕終潰奔，孤城無險不可據，吏民盡勸將軍去，民愛將軍如父兄，忍擲全城作孤注，將軍去矣賊入城，馬上但

聞呼號聲，嗚呼將軍此退非不得已，明春及早收賊壘；梁彥公孝廉亦有詩云，殺敵聲嘶力已闌，山河破碎忍回看，織兒撞壞家居好，獨木撐穿大廈難，壯士噴空惟熱血，丈夫報國仗忠肝，諸公袖手蒼生誤，千古傷心在苟安；陳羅邨先生亦有詩云，幾日孤城困鬥中，可憐朝議尙從容，韓亡不見張良奮，城陷空傷許遠忠，欲競生存馮氣節，敢將成敗論英雄，漢家若有中興日，麟閣應書第一功；又有贈將軍三絕，其一云，滿目河山盡淚痕，馮公招得國魂存，中華今日奇男子，不是張良是馬援，其二云，貔貅坐擁各如雲，誰似將軍却倭氛，四萬萬人齊拍手，馬將軍不愧將軍，所謂張良，皆指某邊帥也，其他作者尙多；陳翠娜女士邊軍四絕，綽有雅韻，詩云，邊軍戰甲半成灰，破釜沈舟萬古哀，今夜漢家營裏月，不應還照李陵臺，易水簫簫誓不還，中原一望幾汎瀾，分明不是邯鄲道，按甲都從壁上觀，何人慷慨乞長纜，欲向龍沙絕塞行，三十萬人同日死，勝他扶淚泣新亭，絕塞孤軍奈爾何，矢窮援絕一悲歌，雲臺列將皆塵土，第一英雄馬伏波，結與柱尊先生不謀而合，乞纜云云，蓋謂粵東某將軍，馬軍初捷，將軍疊電請行，不報，將軍亦終不行，將軍讀之，其亦有憾於中乎，其後效之者多，終不出一卒，遺一矢；近見黃某有詩，題曰讀史云，滄海橫流到此身，遺山新亭無地著沾巾，徙遼燕喜翻羈國，行塞公孫豈有人，事急調停思小范，勢成枯朽喻孤秦，藍田不見師東嶽，屈突驤頭語未倫，自注，屈突通自縊其頭曰、終當爲國家受一刀，今日能言斯語者衆矣。

，案史稱通從秦王平薛仁果，賊珍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世安有好貨貪得，而能爲通之言乎。

江橋之役，人皆知馬將軍，而不知苑將軍崇毅實功最，苑將軍字敏則，崇毅其名也，吉林賓縣人，舊隸東北礮兵司令鄒作華部下，歷任營團旅長，十七年，任屯墾軍統帶，東北變起，以東北暫編步兵第一旅旅長，受馬將軍節制，江橋之役，任前鋒，率所部礮兵強渡河，礮彈不能經水，戴頭而濟，河水劃骨，體無完膚，血戰十餘日，終以無援退，聞者感泣，若隱有苑將軍歌詠之曰，君不見危峯積雪白入天，千古萬古無人烟，下有不測蛟龍淵，鐵甲如山研冰走，將軍此去逐天狗，健兒奮臂相先後，中流人影無尺高，頭如落葉冰如刀，鐵彈壓頂色不撓，十生九死渡此水，登峯相看幾完體，將軍一呼蹶仍起，明朝殺賊江橋來，萬礮如雷轟天開，紛紛虜騎顛塵埃，捷報傳來震朝野，論功獨說龍江馬，將軍之功豈在下，忠肝義膽皆絕倫，能令鼠輩驚天神，始知東北非無人，將軍更是人中傑，佇看功成播英烈，百鍊千將鑄我筆。

遼事之起，陳庸庵尙書丈有書憤四律示余，悲壯淋漓，番番老成之論，亟錄之云，早晚星關雪涕收，西風木落又驚秋，馮驩柱白彈長鉞，白傅安能覆大裘，邦國惟齊曾變晉，塵埃有跡豈同邱，聊城一箭還堪取，更向三刀夢益州，其一；浩劫遼東豕亦傷，強鄰入寇盡戎

裝，未聞破陣皮留豹，只見當車臂似螳。汗馬勛名思郭李，沙蟲劫數歎彭殤。鄉隣誰仗纓冠義，袖手旁觀作堵牆。其二；於今又見虎狼秦，蠶食鯨吞肯罷兵。萬象紛紜驚烈日，八方擾攘苦蒼生。月明破碎山河影，風動悲涼鼓角聲。壇坫雍容成底事，空談紙上愧深情。其三；秋色榆關九月涼，迷茫烽燧刺心傷。幾人能作擎天柱，今日原無捍海塘。異域別開雲外路，神州半在水中央。平章軍國非常事，身患何曾有豫防。其四。

遼事既起，施植之星使於海外盟會折衝尊俎，排萬難以赴之，婁使倭賊震竦，駭汗失次，我國能稍伸正義於天下以此，其功何在馬將軍下，國人徒知援馬，於星使則不聞有鎬鉄之助，或更吠毛索瘢，天下寧復有公論邪；魏文希君有書憤四律，其二云，鎖鑰憑誰繫北門，防秋多口怨王孫，國當孱弱無全策，劍負橫磨有罪言，都向河山魂共斷，漫誇壇坫舌猶存，英雄原不關成敗，玉碎真非瓦比論，末三語，真探我喉舌而出之；其他三首亦佳，其一云，劫棋感憤欲推枰，回首三邊拔軼驚，松杏山空無戰骨，幽燕風緊帶秋聲，軍中尙有捐生志，城下難爲頽首盟，只怕相煎箕豆急，後先恩怨不分明；其三云，揖讓談兵竟若何，當機失斷悔蹉跎，難尋隴右劉都護，愁殺壺頭馬伏波，未必算天馮一木，可憐待救困三河，唐封勃利空佳話，悵望窮邊涕泪多；其四云，秋風蕭瑟卷邊城，關外河山失陷頻，自是長城無道濟，居然薦食有豐臣，國人憤慨將驅市，虜馬縱橫已問津，著盡愁顏何日破，閒吟出塞雜酸辛；

時虜馬已壓津門，國人有義勇軍之集合，北上殺賊，故五六云然。

海上歌者高鳳卿以色藝傾一時，一倭奴酒後脅以利刃，欲肆疆暴，高戟手嘗之，倭奴怒斷其指，邏者執之去，得免，今弼歌秦淮，覃孝方君近感時難詠之云，南朝粉膩已成塵，扇底桃花慘不春，竟有歌兒能濺血，可憐百萬荷戈人，於戲，我欲繡之鐫之，使百萬荷戈人履禮膜拜以自讎；孝方同時尙有三絕云，故人秋草沒山阿，後死淒涼讀短歌，欲哭臺南更無泪，今年登地到遼河，歷社荒荒事可哀，三千死士繞軒臺，秋風鬼唱明湖水，誰逐青燐浴血來，抉目膠東老泪枯，釣天一醉太模糊，十年廢紙依然在，猶記書空射九烏，故人謂臺灣邱倉海也，詳上；孝方與唱和最多，民國十年孝方長魯教育有聲，以魯案與遼省舊案相關，力爭不得，拂袖去，其辭文傳誦一時，中有云，高秋黯淡，逐一鷄以孤征，殘夜蒼涼，射九烏而不落，故有十年廢紙云云，歷社一首，則謂丁卯倭賊濟南之役。

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巾幗奇才，佐仲愷君盡瘁國事，工績能詩，年來遯迹海外，今秋聞遼瀋變起，倉皇歸國謀挽拯，舟過安南聞彈曲聲，有六絕句云，怕聽歌彈國破音，幾因腸斷復行吟，與邦有道文皇德，泣罪停車夏馮仁，喪盡同盟真義士，憑誰博愛慰蒼生，匹夫有負興亡責，泉下人應淚滿襟，怕聽歌彈國破音，徘徊道路倍傷神，犧牲權利何輕重，失去河山那處尋，蕭蕭葉落雁南飛，萬里飄零故國歸，八載中原前後事，教人回憶淚沾衣，三年

面發象維摩，曲直無明奈若何，壤土未乾言在耳，強隣不悔自操戈，巴黎飄泊已三年，夢憶遼寧肺腑煎，如此江山遭破碎，倭奴凌辱竟無言，四六兩首皆尙可誦，餘亦以人存之；續事工緻，喜貌師虎，點染河山，尤有奇氣，近盡粥所寫畫，供抗倭救傷之用，見一山水橫幅，有吳江柳亞子題詩云，丘壑無雙腕底春，感時恨別總傷神，不須便向桃源去，料理江山要有入，夫人之歸，其亦深有感於此詩者乎。

遼事之起，庠序諸生尤激奮，冒寒入京請願，皆欲執干戈以死狂寇，於當局頗多指斥，馬軍嫩江之役，潛行從軍者尤多，夫禦侮，爲國者之事也，而學子爲之謀，爲國者之大恥也，于右任君有詩云，忍見汪疇作國殤，彌天風雪雁南翔，扶笳哭上陵園路，塞草黃時鬢亦蒼，誠哀而風矣，于君爲我十一舅氏兼巢老人之門人，蚤擅文譽，尤工詩，從政後傳播漸少矣，初諸生入京時，頗傳有陳歐之事，街談巷說，藉藉於血衣疊疊一語，某君作哀青年一詩云，寒風瀟瀟風烈烈，萬人熱血噴胸臆，青年忠勇竟捐軀，不死邊城死京國，結隊請願入都門，雨雪紛紛徹夜立，執政諸公拒不見，桓桓虎士臨大敵，刺刀鋒利一齊舉，徒手青年皆辟易，痛語傳來驚且疑，血衣疊疊都般色，落水死猶獲一棺，凶鋒摧陷尸難覓，斯世未應有斯事，驚疑莫定誰能測，強寇蜚集悲東北，鼾睡容他臥榻側，憂心如焚到青年，何人奮戈去殺賊，除却英雄馬將軍，餘皆鎗聲而匿跡，學子請願云出位，軍人退避先失職，

吁嗟乎，青年不怕死沙場，裹尸乃不獲馬革，血衣疊疊是邪非，吾聞如是疑難釋，魂兮縹緲不可招，信有之乎冤誰白，詩雖未佳，以事關史實存之。

今年一月二日，倭賊陷錦縣，州將不戰而退，錦縣陷，我東北瀋瀋盡撤矣。若隱有詩哀之云，奔車一夜轉轉聲，我軍盡向關中行，錦城高高天尺五，有城不守奈何許，黃昏胡笳城上吹，賊不血刃皆登陣，截城闌殺者爲誰，遼西義民邊城兒，奮臂直入不畏死，矢與名城共終始，創痕入骨驟復起，畢命猶然切其齒，明日蝦夷屠四門，傳聞戮及雞與豚，吁嗟乎，我民殺賊非不力，爭奈三軍先避賊，北門鎖鑰今天開，賊軍飲馬長城來，我軍聞警急退，初不與抗，唯義勇軍黃顯聲熊飛等羣起殺賊，旅進旅退，卒以無救敗，故詩中云然。

民國四年，倭賊乘歐洲戰爭無暇東顧之際，脅我以二十一條，總統袁世凱日夜彷徨，乞援於英吉利使臣朱爾典，朱爾典曰，今實無力，願中國此後發憤圖強，十年後可以雪恥，今逾期又數年矣，上下之泄沓如故，所發憤者，祇紙上之打倒耳，悲夫，曹錕衛主事沾上雜詩有云，北望龍沙黯戰塵，如山白骨自嶙峋，廿年紙上平戎策，更有何人念徙薪，誠慨乎言之矣。

一月八日，韓人李奉昌狙擊倭王於虜廷，未中，被執，天下哀之，可與安重根比烈矣，若隱有詩云，北望河山黯戰塵，彌天孤憤說椎秦，劇憐對泣新亭日，不及扶餘尙有人，奉昌

韓國京城人，生於龍山，府城年三十二歲，卒業於韓京文昌學校，父鎮求，有一兄二弟，歷服龍山鐵道局大阪瓦斯工場東京倭肆諸務，自幼卽懷謀復之志，其後家財爲倭豪奪去，益憤，志益堅，前年曾來滬，與韓獨立黨魁往還，爲人精悍有謀略，好酒而不亂，謀未發，易倭名曰木下省藏，又曰淺山，乘倭王閱兵歸，狙於櫻田町之櫻花門，發彈中其副車，倭王爲震慄，幾墮，于他日當爲文張之，以媿我輩，兼以勵國人及韓人也，先發其端於此。

倭賊旣得志於我西北，更欲伸其暴力於東南，以遂其予取予求之大欲，突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半，襲我上海閘北吳淞等地，傲於列國曰，可於三小時中了之，時我十九路軍實駐其間，聞變，自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兩將軍以次皆悲憤，不欲生，痛擊之，當局懼禍，尙商他調，不應，前仆後起，軍威大振，一月間，凡三覆其主力軍，列國動色相詫，一洗百餘年來恇怯羸困之積恥，賊人往往望風潰敗，其後傾其全國之師，以圖一當，我軍終以失援，全師而退，國人聞耗，至慟哭失聲，天下惜之，予擬作長歌數百韻張此義師，並以愧當路者，未伸紙，而茗隱適以國軍撤防感書百韻見示，喜其先獲吾心，亟錄之，爲義師生色，詩云：辛未秋八月，妖星纏角芒，蝦夷一夕至，唾手舉遼陽，東師不戰遁，賊勢遂披猖，我時被奇災，恤難且未遑，淮泗接江漢，千里通汪洋，啼霽萬鴻雁，哀哀覓稻粱，閔牆門未息，南北猶參商，楚天鬱兵氣，野哭多瘡痍，如人伐元氣，百病森一牀，賊來抵其隴，

踉蹌，籠突告不速，足短憎耶孃，迴戈自爭刃，金鐵交鏗鏘，破碎大和魂，欲歸不得將，亦有諸奸民，爲虎作鬼俚，鋤惡務求盡，積尸高於牆，歸來整行伍，袒臂各千創，全兵獲無算，如山堆車箱，初破蘊藻浜，鼠輩不敢狂，繼捷廟行鎮，盡戢鴟勢張，毋謂秦無人，是真國之良，歡聲騰萬口，遮道傾壺漿，三軍益感慰，負國如此觴，方期不需時，電掃收捷槍，奈何壁上軍，袖手多彷徨，賊援絡繹來，我援空相望，衆寡勢已殊，穉米視太倉，亦知無幸理，敢避火與湯，橫戈三十日，鏖戰天無光，彼軍三易帥，曾莫撓我鋒，幡然忽變計，拊背扼我吭，孤軍百戰餘，過半爲國殤，後援尙不赴，奮臂難爲螳，夜半賊大舉，排山勢莫當，後方警類傳，賊陷劉河塘，力戰非不能，徒死無裨亡，全師始一退，鼓聲死不揚，哀哉血戰功，一擲歸蒼茫，孤忠在天地，終足起膏肓，兵去賊屠村，池魚皆遭殃，戮我鷄與豚，轟我堂與廂，朕我流亡匿，擬我婦女裳，夷歌行如飛，一夕趨南翔，我時客孤館，聞變淚滂滂，海隅旣淪陷，東南失保障，我援再坐視，勢將括蘇杭，諸公秉國鈞，却敵當有方，隔河竟觀火，寇深不知攘，縱未城下盟，罪已難具量，及茲塞漏舟，所失猶堪償，陳詩當罪言，號泣呼天間；旣陳守玄先生又以三月二日淞滬失守憤賦三十四韻見示，并錄於此，詩云，二月廿六日，驚聞江澗失，三月初二晨，又聞棄閩北，同日午未間，淞滬爲寇得，居民走蒼黃，人人皆戰栗，我初聞噩耗，不禁涕泗溢，追維瀋陽變，至今六閱月，東北不抵抗，國勢遂艱危，

中央既無主，物論空鼎沸，達官誤言和，書生主戰切，黨論歧中歧，國計較復輟，蕭牆雖謀和，倏忽仍分裂，或則東入海，或則南走奧，外交既無能，倭禍日益烈，滬變忽三旬，束手竟無策，孤軍苦久戰，後援無一卒，寇乘瀏河虛，長驅遂直入，卅日戰勝威，亡之於旦夕，此禍誰使然，或欲問軍閥，爾輩擁大兵，何爲獨偷活，卅年興內戰，志氣何奮發，如何倭寇來，相視若秦越，如今不同心，爾豈能獨脫，若云械不如，恥待他年雪，然則數月來。敵情豈不悉，胡不早籌備，以應今倉卒，軍閥似內慚，低頭向我說，請爾問黨員，黨權高一切，我今告國人，往事休再述，請從今日起，一心共團結，百折猶不撓，况茲偶一折，四萬萬同胞，人人能流血，將血貯成海，如太平洋闊，以之沒敵人，全國當立沒，莫以一時敗，書空徒咄咄；當未退時，先生尙有贈十九軍六十七韵中，寫強寇之驕有云，我軍赫然怒，慷慨發誓言，守土乃天職，敢愛身與親，血戰一晝夜，寇乃大敗奔，羞憤益憎怒，大舉如雲屯，竭其海陸空，三軍同炸轟，謂可指顧間，足以殲吾軍，我軍益憤勇，以一當百焉，賊後大積潰，重遣數師團，自以勝俄來，世界我獨尊，第一等疆國，陸軍更無倫，中國古病夫，素以怯弱聞，是豈堪一戰，戰必無幸存，如螻蟻當車，如以卵投磬，豈知數十載，喪師復辱君，今更大來寇，勢欲兩不完，勝負雖未決，理直氣則宣，然理直豈以無援屈於強暴矣，悲哉，十九軍久著戰功，此役尤聲威振殊俗，美利堅上海晚報，嘗總敘其戰績云，今日由吳淞江灣開北

鑽 爾 之 邦 也 且 且 ， 訖 且 ， 右 十 ， 且

年陳蔣奉命回粵討共，旋陳任廣東臨時省政府主席，直至去年四月，寧粵分裂，始被迫去位，蔣則任第十一路軍軍長，後復改編爲第三師，歸南京政府直轄，以蔡爲副師長，及粵桂失和，發生內戰，蔣改任第六十一師師長，蔡升任第六十師師長，衛守粵境，以禦桂軍，後一年，兩師奉命北上，參加討伐所謂北方混合政府之役，是時乃改編爲第十九路軍，蔣任軍長，以蔡副之，敗馮玉祥之勁旅，未幾又內訌，奉命回贛，民國二十年秋，復被命剿共，九月七八兩日，圍共首領龍之窟宅興國城而大敗之，陳銘樞之被逐於粵東也，十九路軍猶在贛省，既而陳任京滬衛戍司令，乃被調防衛京滬區域，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關闖北，乃起與抵抗，是爲此軍所經之第四十八次戰役，而令全世界爲之震動焉。

十九軍自扶義禦寇，捷報初傳，予喜極而涕，始知杜老初聞涕淚滿衣裳之真象，陳君伯英有聞蔡將軍拒敵爲喜極而涕詩云，今日還留澳幟看。魯陽戈健角聲寒，夢中真覺天將墮。喜極翻教淚不乾。散盡藏書寧有恨。數來守土獨無人。尤憐士氣如山湧。一卒仍拚彈丸。與余有同感也。

滬寇我淞滬，爲吾軍痛灑，死者數萬，主者慚恨，無以告其國人，遂多焚化投諸海，倭婦聞耗，集數千人號哭於其國門，鄉其國主索夫，號索夫團，錢名山主事有詩詠之云，索夫團，索夫團，天沈沈兮海漫漫，扶桑枝頭白日寒，萬家一哭兮傷心肝^一；兒家原本是秦人，

徐福東來遺子孫，童男與童女，世世爲昏媾，嗟哉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虎狼不仁，身獲無親，專事讎宗國，逆子害天倫，滅朝鮮，取營州，縱兵析木津，拓地龍江頭，火炎春申浦，殺人滿道周，天理固不容，四海皆同仇，一朝中夏風雲起，九關虎豹磨牙齒，遂使東瀛十萬軍，顛倒皆爲望鄉鬼^二；兒夫年紀十八九，習作工商才出手，已經生女又生男，尙覺如賓復如友，軍書一夜傳三島，戴頭西去知不保，兒家容貌勝如花，征人性命輕於草，生離已痛割肌膚，死別何堪度昏曉，嗟哉吾主兮謀國不臧，萬家一哭兮摧肝腸^三；貌如花，泪如水，紅者桃，白者李，髮鬢髻，體猶嬌，前牽阿妹後阿姊，左慘阿姨右妯娌，相將索兒夫，再拜見吾主，兒夫不歸兮我曹苦，哀哉吾君兮奈何許^四；上天心好生，仁義天所付，我恨倭奴酷，尙憐倭女苦，聊爲述其意，歌詩作苦語，寫詩十萬本，航空使東渡，散之三島間，將以遺倭女，使爾執讀爾爾主，求爾主，福爾民，世世當與中國親，義軒與周孔，中國之聖神，藐爾蝦夷，甯當羞爲中國臣^五；陳守玄先生亦有詩云，孤軍迎敵竟開關，白骨紛紛碧海間，添得蓬山新韻事，索夫圍上望夫山；此實彼國之恥，而我記之者，彼之死，由侵略我而死也，我恥不終雪，則亦我國恥史中之雋聞也，何可以不記。

一二八淞滬之變，自北四川路北至江灣吳淞皆戰地也，北四川路爲日寇所盤踞，有滬商劉全昌者，娶日本女曰吉富權花，設洋酒肆於此，俗號酒排間，寇兵以日女當爐，多來飲，

權花與酬酢，每得其機密，以告蔡，軍事洩，被捕，倭酋斥其賣國，權花正色曰，我今爲中國人，自合助中國，於賣國也何有，况爾曹殘酷甚，自號文明，我實恥之，竟見殺，權花長崎人，年十六，往來甯滬間爲倡，二十七嬪於劉，事見日人雜記，錢名山主事有詩張之云，權花孀，權花孀，權花生小出扶桑，流落滬甯間，十載青樓倡，天性不可沒，有志願從良，行年二十七，嫁與海上商，商人何姓名，姓劉字全昌，兒家能賣酒，門對大道旁，當爐卓文君，顏色若朝陽，昨者辛壬間，海賊忽跳梁，辟歷起夜半，火勢燭天閭，殺人不用刀，捷者誅蚊蟲，滬北十萬戶，血肉成泥漿，神人雖憤怒，當道自彷徨，白忍傳家法，袖手復垂裳，幸有陳留氏，一臂奮螳螂，勝負雖未決，殺傷頗相當，兒家門戶連戰場，賊奴往往認同鄉，兒家壓酒有深意，要使此屬輸肝腸，賺得機密語，走報蔡中郎，中郎下號令，賊至須過防，一戰大勝利，賊奴氣不揚，轉憶酒排間，漏言權花娘，哀哉如花人，辨色初下牀，惡鬼破扉入，黑索聲琅璫，牽之見賊酋，猙獰如鬼王，責以賣國罪，槍殺分所當，權花仰首言，詞旨何慷慨，我作華人妻，理合助中邦，豈無故國思，無如爾輩爲虎狼，殘害無辜人，天理必不長，人生誰則無天良，我有此心不能降，得正而死奚所妨，五日體不寒，十日體不僵，此心耿耿在，此怨幾時償，萬國同一天，民彝卽天常，哀哉權花女，死可見穹蒼，中國昔開天，大道出羲皇，千秋烈婦人，乃有權花孀，權花有言語，順理自成章，權花有性情，本原出一

網，淤泥生青蓮，介蟲含夜光，一朝蹈仁義，萬古流芬芳，嗟我神明胄，努力當自強，慎勿自殘賊，愧此槿花娘，此雖不經意之作，然頗能傳神，雅似白傳，倭寇之達天倍理，由其國人道出，尤見真切。

倭既寇上海，東南震動，國都被脅，倉卒中遷往洛陽，若隱有近聞四首紀其事云，人泄滄桑第幾回，無端驚浪起蓬萊，夢邊失鹿皆吾土，眼底屠鯨孰將才，笳鼓一宵江上急，衣冠百輩賊中來，紛紛那與胡僧事，一任昆明付劫灰；又云，傳聞九鼎卜西遷，吟望神州涕泪懸，龍漢亦愁仙佛劫，紅羊况直亂離年，此身自分終沈陸，與賊何堪共戴天，大好家居擢已壞，馮誰隻手定三邊；又云，舉國紛爭黨李牛，高臺那復鳳凰遊，橫流到處成滄海，錯鐵何人鑄六州，此日驚風皆草木，當時未雨欠綢繆，補牢誰道真無及，莫把金甌一擲休；又云，是和是戰論紛歧，借一如今事已遲，豈有冤禽填大海，空看烏鵲避南枝，諸公竟守偏安局，此着真成最後棋，不盡江南開府恨，夢魂猶想中興時；徐君英亦有詩十絕感其云事，王氣東南已渺茫，金釵零落不成行，春申烽火連天起，青蓋匆匆入洛陽，其一；洛陽宮殿渺寒烟，寂寞人間有歲年，忽報朝元春訊急，東風一夜百花妍，其二；春申南望已三千，刁斗無驚白日眠，仍把長安稱陪府，他時避虜更西遷，其三；津橋春永勝吳波，比似金陵佳麗多，西幸但求能避寇，况聞安樂有行窩，其四；雄兵百萬竟何爲，垂手東南不復規，主義從今無抵抗，

不圖秦檜是先知，其五；搗來重住海西頭，門角鈞心願已酬，却笑一官能起病，使君獨自有千秋，其六；傾牛排李費經營，厚祿高官事竟成，志復中原終束手，始知殷浩是虛聲，其七；小人革面不革心，謬種遺傳豈自今，不戰不降兼不走，諸公猶愧葉名琛，其八；羣英騫舉會西宮，國難爭籌捍衛功，可惜盈庭空好計，春來長誤美人虹，其九；故國興亡託苦吟，旌旗遙望虜雲深，何年拔戟經三戶，楚老相逢淚滿襟，其十。

外患之來，論者皆歸獄於內政之日壞，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其言絕痛，有署名令威者，作哀江南六首，尤爲探本之談，其辭云，雨雲翻覆黯烽烟，慘黷神皋二十年，白水無人光赤帝，黃巾滿地死蒼天，毀巢鳴吻秋風厲，曠野狐鳴火燄圓，爭說金陵形勢壯，斷流兵又起苻堅，其一；草草崇朝獲十禽，王良詭遇一時欽，蛙生智井窺天小，鼠穴陳倉齧土深，戚里大封憐碧玉，吏門如市罄黃金，請廉跼踖隨夷溷，何處能芟惡木陰，其二；百計搜牢虎政苛，三吳財府半銷磨，公庭狼籍錐刀競，法令牛毛盜賊多，悍將羽書橫索餽，流民圖畫避追科，鄧家私庫錢應溢，萬億京鈔市價訛，其三；門楣真倚女兒光，呂雉樊須姊妹行，不惜桑中贈勺藥，便容天下棄糟糠，春衙給事參紅粉，錦市招搖鬻冶妝，翻笑秋河牛女隔，未妨行露濕衣裳，其四；吳沼當時禍釁開，於今又聳越王臺，三年鈇鉞餘威在，十郡壺漿揖盜來，白拾機雲文物盡，烏衣王謝故家摧，勳祠神社邵夷毀，頗見平民陵闕冤，其五；由來朋黨亂

蓬麻，季漢衰唐有廢車，偶語酷於秦尉律，大言翻却魯儒家，河山儼峙東西帝，城野徒証內外蛇，留得江南生一線，請拋戈甲惜蟲沙，其六。

三月二日吾軍撤師，有署名西神者，痛之以詩曰，一夜銜枚撤九師，眼中無復漢旌旗，蟲沙併命魂難瞑，虎豹當關力不支，自壞長城誰作俑，欲歸汶上更何辭，諸君儘有平戎略，獨對東流涕淚滋，其一；浩劫咸陽遍地紅，狂瀾誰障百川東，一軍孤注翁譚蔡，百道重圍海陸空，築室惟聞魏絳策，撼山難繼岳家功，不知宵旰關何事，冠蓋紛紛會二中，其二。

□月□日和議成，錢君扼腕悲憤，成書憤四絕云，雪涕東南百戰餘，纖兒終壞好家居，劇憐十萬沙場骨，換得和戎一紙書，其一；山柯爛盡問殘棋，城下盟成劇費思，上策珠厓終自棄，中朝都是賈捐之，其二；安排春色上轎車，往事捫心總反初，一夢皇華猶未唱，風波平地病相如，其三；寶刀如月劍如霜，如此河山送靖康，淚眼冷看湖上雨，那堪驢背老韉王，（報載十九軍蔣蔡二公將解兵柄蔣總指揮作西冷之遊）其四；敵旣退，又有詩云，一雨東南竟洗戈，還鄉有夢繞關河，重來戰地無春草，別後寒江換綠波，詞客已失花事老，離愁爭比亂雲多，全家儘脫蟲沙劫，奈此金甌破碎何。

十九路軍以無援左次，海上詩人，抒悲寄慨者，頗不乏人，茲錄一二於下，天隨老人詩云，歸馬華山已止戈，何時還我舊山河，劫餘殘壘春將盡，海若安關水不波，薊北雲飛烟樹

渺，江南花落夢痕多，仙桃寂寞龍華冷，瘦倚東風喚奈何，其一；衛國雄心老執戈，志安社稷壯山河，能抒忠憤垂青史，依舊吳淞皺綠波，逆旅馬周知己少，哀時庾信感懷多，鷓鴣毀室詩堪賦，憔悴民生可奈何，其二。陳君伯英詩云，撐拄東南十九軍，眼中誰信有沉淪，不將犄角援孤注，却把輿圖獻敵人，猿鶴蟲沙何限恨，頽垣殘井一時新，月餘苦戰功全棄，聞道移師淚濕巾。署名葆仁詩云，東風吹雨又清明，胡騎紛紛入漢城，怪底貔貅軍十萬，但將和議答昇平，其一；大砲雷轟戰艦高，連營海上擁旌旄，後軍無繼輸前局，慘聽江風吼怒濤，其二；軋軋機聲動地來，吳淞回首有餘哀，海濱草木多餘燼，淚洒江頭話劫灰，其三；戰血猶腥骨未寒，忍從坵礫話悲歡，沙蟲猿鶴憑誰拯，如畫江山不忍看，其四。

和約成，虜酋白川野村重光等慶功於上海虹口公園，韓人某，突發炸彈，白川破腹死，野村重光等皆劇傷，與李奉昌事，後先輝映，余方飯，爲拍案狂喜，鄰娃某，知愛國，強挾子起舞，蒼隱適至，余趣其爲詩，立成一律云，拚擲頭顱殲厥渠，勇哉烈士震夫餘，臨張遼飲刃三尺，豕負空還鬼一車，天下慕聲同郭解，炙中置匕笑專諸，東風不競從今始，萬事乘除問太虛；東風不競，尤有先識。

邵潭秋祖平有問十九路軍退至第二道防綫感憤之作云，廿年九秋日十八，禍事請從遼寧說，十萬貔貅捲甲奔，被驅曾不異鴉鴨，巧立主義不抵抗，夜擁紅妝夢化蝶，飛書乞助蔣

山神，詔曰鎮靜毋驚突，大小文武噤無聲，痛哭青衿咸伏闕，錦州又棄全師還，將軍膏沐猶
綠髮，倭人氣餒駕如天，漢奸伏地拜右賢，張景惠熙洽趙欣伯賊式毅額有泚，留遠亭前大亦
嫌，綠林有龍關東義俠性難馴，敵來招撫遭戈鋌，黑省有馬占山初奮怒，終復踉跄相鈎連，神
州無人橫術靜，黃胄行復箕豆煎，番船搖搖來無沮，遠入漢江近歇浦，扼喉洞胸將一試，公
然藉口仇僧侶，殺人者死國有刑，蹊田奪牛吁太苦，巨艦鱗鱗能游弋，礮火成雷市付炬，地
圻天崩海欲飛，國命千鈞縣一縷，屹然忽得蔡將軍廷鐸重昭大義職護土，囊韃鞭弭與周旋，
敵陳空張虎變鼠，當時慷慨訣妻子，蔣光鼐戴載精忠同誓旅，勃然弱國命昭蘇，一旅少康三
戶楚，戰壕如城刀如雪，倭人赴死日流血，可笑黔驢技止此，早覺背嵬志已決，海外卜式更
輸金，國內王倫纒結舌，孤撐苦柱一月餘，十九軍真天下傑，倭陳蜂螳日增援，贏糧裹甲士馬
騰，傾國出師表孤注，鹽澤敗後將五更，鹽澤敗後凡易野村重礮奇器轉陣地，更斷後路瀾河
登，我軍絕援力良憊，退非其志淚沾膺，翁照垣譚啓秀臨去猶多恨，哀憤爲軍終得乘，吳淞翁
大場士氣極憤于瀾河夾攻百軍大破之，嗚呼前路猶盲晦，書生書空日如醉，寇深不救將奈何，巢覆蒼折卵終碎，旅退至卞莊
刺虎伺其鬥，十九軍非異氣類，本意捧土築長城，豈謂城壞悲道濟，高臺愛妾汝何保，厚藏
多財終亦累，急須戮力國亡前，敢告諸軍動以義，敘述頗詳盡。

倭寇侵我，彰彰在人耳目，所謂國際聯盟會者，乃忽派遣調查團，蓋既無力以屈強寇，

復不容於坐視，不得已，乃有此無聊之舉，本無足輕重，及至京，某鉅公設宴，備有吾國紅燭七絃琴等，並由某夫人殷勤接待，調查團爲之盡歡，各報競載其事，某君有詩詠之云，豔妝紅燭酒頻斟，誰似將軍愛國深，却恐中華無與國，更教纖指奏琴心，亦可見衮衮諸公，盡瘁國事，蓋無微不至云。

申報大衆文藝某君，有滬難新樂府，記此役瑣屑甚詳，曰虎偵謠，其辭云，敵兵欲來，漢奸放火，敵兵既來，迎之道左，敵來猶可，漢奸殺我，嗟汝亦人，豈無肝腸，奈何甘心，爲虎作倀，虎張開言，大笑不住，平時我身，千恨誰訴，人坐我車，我爲馬牛，人居華廈，我棲陸湫，一朝時來，翻轉乾坤，揚眉吐氣，無佛稱尊，東家黃金，西家美女，女抱我眠，金姿我取，汝莫快意一時，烏盡弓藏悔且遲；誅漢奸也。曰縹緲劫，其辭云，海內藏書幾家在，海源測海皆湮淪，涵芬一樓最後起，崇宇兀峙滄江濱，宋元瓊寶度高架，絕域善本羅羣珍，分齋設案恣涉覽，明窗如雪無纖塵，能令寒士大歡喜，驅車排日來頻頻，一朝烽火逼江介，轟雷巨砲四壁振，燭龍百道破空下，赤燄一怒毀典墳，鐵琴銅劍有孤本，可憐玉石俱遭焚，（吾邑瞿氏善本數種借與商務書館亦遭殃及）紙灰如鴉散十里，雲中鬚鬢號鬼神，頽牆椽瓦化戰壘，遺冊亦供軍中薪，嗟自胡馬寇東北，心心刻意摧斯文，文潮一閣擁四庫，鬼車載入扶桑津，今茲涵芬劫尤酷，舊觀欲復知何春，私家更數周（越然）與易（培基），銖累寸積搜之

勤，似聞池魚亦殃及，凡我識字皆酸辛，吁嗟乎，縹緲一炬哀絳雲，三百年來今再聞；哀東方圖書館之被燬也。曰跳舞熱，其辭云，萬燈顛影鏡屏綠，露濕天街一片玉，十二瓊樓盡卷簾，聲聲飛出紫雲曲，風吹羅袂登銀臺，龍簫鳳管喧如雷，抱月飄烟影無數，尋聲按展能千回，就中蓬萊多仙子，紅紗障膚親尺咫，家山破碎可莫論，人生只合柔鄉死，單絲舞罷沾香檳，酒語挑花花不噴，銀蟾欲斜樂未停，紛紛蝶夢醒未醒，昆明池灰十萬丈，何心猶醉華池上；痛醉生夢死也。曰獻軍圖，其辭云，獻軍圖，寶春申，彼何人哉椒房親，軍圖一獻軍情泄，三十日功棄一日，國有斯人國之恥，凡我軍民髮皆指，奈何就逮今月餘，不聞一定罪有無，論罪果不誣，國法軍律所必誅，核事若有虛，亦當早使羣疑除，吁嗟盜國人十百，獻圖區區我何責，君不見遼東守帥失邊土，帳下依然擁貔虎；疑僉壬之漏師也。曰埋遺骸，其辭云，埋遺骸，遺骸痕藉滄江曲，面目如灰泥血後，犬饕烏啄無完肉，屍林骨山撐亂麻；道旁觸膜生齒牙，日蒸氣發百毒泄，殘魂簸作風與沙，畢竟賊兵仁愛汝，一一和泥埋入土，附身雖無衣與棺，猶勝邦人視無覩，戰場昨過鷹撲人，斑斑戰跡痕猶新，夜來精靈哭江雨，天陰月黑吹青燐，此際諸公夢方永，可惜不曾知此境；悲國殤也。曰開和議，其辭云，今日開和議，明日開和議，似聞閩北將成甌脫地，今日商撤兵，明日商撤兵，太倉城外日夜聞戰聲，折衝果無才，何如議弗開，停戰戰仍烈，何如兵弗撤，嗟汝尸位郭橐駝，委佗委佗顏則那，

自誇壇坫舌猶在，一籌不展將奈何，反云和議中梗不足慮，尙有聯盟可申訴，卽云聯盟果足恃，我刃胡爲弗再試，光榮之史血染成，勸君莫尋城下盟；憤和戰之不定也。曰賃屋嘆，其辭云，淞隅旣失江南危，人心搖搖將安歸，大家小戶離鄉去，爭向申江賃屋住，申江富兒屋作田，一屋歲收銀萬千，貧兒無錢那容處，祇借半樓蔽風雨，不知居停居何心，將屋作巢人比禽，敗屋兩幢十家賃，竄下餘地租多金，亂來屋價高倍昔，人多猶患屋難得，貧兒仰屋愁復愁，朝嗜暮嘆租金逼，有錢且住無錢行，居停鐵面無留情，可憐江海淪烽燧，反爲居停致財地，祇知此邦安樂窩，誰料長安居不易，君不見戰區十家九無屋，足繭蒐江雨中哭，今能賃屋容起眠，日受困迫猶爲福；悼人民之窮無所歸也。曰卡車行，其辭云，卡車兀兀行復停，銅床柚几堆零星，路逢相識人，勸言不可行，前行虎口萬難過，欲過虎口囊須傾，卜居舊在浜北地，一朝戎馬倉皇避，夜半轟雷四壁搖，萬屋烟騰赤燿帝，脫身虎窟幸已多，身外有物何暇計，戰後還家心骨驚，十家九破餘焦楹，家具如山獨未失，一一標識題分明，（某君亂後返開北家中諸物皆未動但編成號碼於此見十九路軍紀律之佳）空車浜北來，滿載浜南去，邏卒逢無數，喝車停當路，有錢放汝行，無錢車且住，多金饋賊車其前，百步之中幾行路，不論貧富千取百，賂金高於車中值，更有奸民狐假威，倒篋翻箱去無迹，車聲辘轳漸過橋，行人猶唱康衢謠，浜南天地寬如此，人車得到空如水，車轉轉，難爲聽；怒寇兵之勒索也。

，詩雖未盡雅，然繪影繪形，極刻畫之能事，亦白傳之支與流裔歟。

日寇榆關，安營長德馨等四百餘人死之，錢君作詩弔之云，蚩尤萬丈閃星旗，仙劫蟲沙又一時，白鶴歸來華表柱，漫天風雪弔安期；又有署名奇王者，作名關去國歌，雖其辭未純，亦有可誦云，乘蒼蚪以北上兮，望帝闕於遼東，聳巍峨於九天兮，攬冀北之羣峯，似狂獸之四伏兮，又如嬉戲之神龍，百流爭供濯足兮，丘阜紛其來拱，兀然而不俗兮，尤爲宇內之雄，渤海浩蕩以前抱兮，長城逶迤以西封，東望中原之漫漫兮，固產富而藏豐，久夫強鄰之儉視兮，椎關怒瞰而懾凶，忽變亂發於一夕兮，頓暗名墨之莊容，天地草木交爲色變兮，何彼生類反不推胸，悲士卒用命而主將猥怯兮，極千古之昏庸，人亦有言之諜諜兮，獨充耳而若聾，義軍突起於塞外兮，羣相詔曰，「誓爲聲援」，何今世之多口而鮮手兮，空聞救國之風言，傷義軍之喋血苦戰兮，諸子正擁妓而酣眠，彼以槍砲我以血肉兮，橫師遍野而誰憐，彈不濟兮援又絕，聲震天兮短兵接，砲似雷兮機若蜂，頭乍斷兮肢旋折，風颯颯兮砭骨寒，天慘慘兮又降雪，沙漠漠兮氣陰陰，互千里兮川冰結，馬嘶嘶兮猿啾啾，對白晝兮疑鬼蜮，國殤死兮素餐降，山震怒兮海嗚咽，名關悲兮眩欲暈，古懸璣兮今斷碣，亂曰，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兮，古國緣以喪土，彼要人之偷樂以晏慢兮，名關用夫東渡，遙瞻塞雲之凌亂兮，槍潛潛其淚下，恨悠悠其何極兮，予焉能忍與此終古。

淞滬之役，吾軍所傷實多，海上人士，倡爲追悼會。羅却先生作國殇詩以輓之云，在物願爲士，得葬國殤魂，在詩願爲騷，得弔國殤冤，壯士爲國殤，精爽萬古存。炎黃非弱種，賴君一昭宣，苦哉卅日戰，屢追強敵奔，傷哉媚敵徒，卅日無救援，君功敗垂成，國人同酸辛，臨風遙奠君，永爲國戰神；游君介園擅刻石，發願爲殉國將士留名印譜，刻石數百方，徵予詩，予題其後云，日蹙國百里，新亭淚暗吞，願將心化石，一石一忠魂，永嘉馬君過稱爲絕唱云。

君隱既作東北四哀詩，哀瀋陽長春龍江錦州之失也，已見上，其後熱河秦皇島冷口復先後淪於敵手，余痛憤至歐血，君隱感之，復作三哀詩，哀熱河云：邊郡囊書發，秦師遂向東，馬嘶關塞黑，龍戰海波紅，棄甲憐諸將，揮戈幾鬼雄，赤峯愁北望，眸子射酸風，其一；浪擊須彌頂，魔攻善見城，有軍來鐵鶴，無劍斬長鯨，已失燕脂塞，餘聞草木兵，軍前新樂府，爭唱董逃行，其二；絕徼崇朝盡，蟲沙劫可哀，吹唇驚沸地，發掌失鳴雷，天險資人守，邊門竟洞開，相州兵一潰，胡騎便南來，其三；誰負城門責，前時牡早亡，如何誇必死，又此撤邊防，故國愁聞雁，穹廬縱盜羊，四方齊咄咄，傳笑國昏荒；其四。哀秦皇島云：北倚榆關南秦島，天險由來鬼工造，一朝關陷島獨存，鵬吻摩雲圖一餽，黑雲朝壓城南門，軍未見賊先逃奔，豈知賊來僅五十，而况五十皆遊魂，將軍乃爲萬全計，詎肯孤軍輕一試，

從此灤東無漢旌，析津旦晚烟塵驚，嗚呼誰掌北門鑰，聚鐵三邊成此錯。哀冷口云：石屹界嶺左喜峯，漆城蕩蕩天當中，灤東鏖鏖爭冷口，賊傾全甲來環攻，九攻九拒輸與翟，黃昏電透畫蛇擊，殺氣飛鳥不敢停，長城萬里走辟歷，黑雲十萬落雁都，吞賊氣挾山岳趨，斫陣拍刀立相啖，如此雄師天下無，玄黃龍戰腥四野，十日昆陽飛屋瓦，一朝賊軍蹈背來，太息籠東竄萬馬，天跳地踔神怒號，旭旗影捲黃雲高，蛇盤烏權天險失，奪還何日犁腥膜。

東事既起，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屢有議論，自華北停戰協定簽訂後，慨然曰，國事至此，無可談矣，昨遇樂善堂秘書處某君，謂老雖不發論，然頗作詩，爲大喜，亟錄於下，以餉關懷國疾與耆老瞻言者，其辭云。移山填海尋常事，上智由來出下愚，借問大癡能有幾，北馮南李唱嗚于；自跋云，老朽九四，目擊非人之禍痛矣，識大樹心儀其愚，果也在其內外夾攻中，而康寶沾多百萬方里之地，以收復聞，愚者果可及乎，跋語中有誤字，某君亦不能正，姑仍之。

倭人與我同種同文，實爲我之所自出，以義言，固當共爲提挈，以待天下之變，倭之遠者，未嘗見不及此，乃一二疆桀，薰於利欲，忘義忘本，至欲割其根本，非特爲我害，亦且自殘，終以速亡而已，嘗讀張文襄贈倭人長岡護美詩有云，止有合縱紓急劫，故知通道勝要盟，自注，此皆席間所談，真蘆蕘言，吾欲持此兩語，於九洲三島間，家喻而戶說之。